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
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
始可與言詩矣告諸往而
知來者信近於義言可復

論語 三百講

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
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謂好學也已巧言令
色鮮矣仁見賢思齊焉見
不賢而內自省也

下篇

傅佩榮 著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目录

宪问第十四

【第206讲】

【第207讲】

【第208讲】

【第209讲】

【第210讲】

【第211讲】

【第212讲】

【第213讲】

【第214讲】

【第215讲】

【第216讲】

【第217讲】

【第218讲】

【第219讲】

【第220讲】

【第221讲】

【第222讲】

【第223讲】

【第224讲】

【第225讲】

【第226讲】

【第227讲】

【第228讲】

卫灵公第十五

【第230讲】

【第231讲】

【第232讲】

【第233讲】

[【第234讲】](#)
[【第235讲】](#)
[【第236讲】](#)
[【第237讲】](#)
[【第238讲】](#)
[【第239讲】](#)
[【第240讲】](#)
[【第241讲】](#)
[【第242讲】](#)
[【第243讲】](#)
[【第244讲】](#)
[【第245讲】](#)
[【第246讲】](#)
[【第247讲】](#)
[【第248讲】](#)
[【第249讲】](#)
[【第250讲】](#)
[【第251讲】](#)
[【第252讲】](#)
[【第253讲】](#)
[【第254讲】](#)
[【第255讲】](#)
[【第256讲】](#)
[【第257讲】](#)
[【第258讲】](#)
[【第259讲】](#)
[【第260讲】](#)
[【第261讲】](#)

[阳货第十七](#)

[【第263讲】](#)
[【第264讲】](#)
[【第265讲】](#)
[【第266讲】](#)

[【第267讲】](#)

[【第268讲】](#)

[【第269讲】](#)

[【第270讲】](#)

[【第271讲】](#)

[【第272讲】](#)

[【第273讲】](#)

[【第274讲】](#)

[【第275讲】](#)

[【第276讲】](#)

[【第277讲】](#)

[【第278讲】](#)

[微子第十八](#)

[【第280讲】](#)

[【第281讲】](#)

[【第282讲】](#)

[【第283讲】](#)

[【第284讲】](#)

[【第285讲】](#)

[子张第十九](#)

[【第287讲】](#)

[【第288讲】](#)

[【第289讲】](#)

[【第290讲】](#)

[【第291讲】](#)

[【第292讲】](#)

[【第293讲】](#)

[【第294讲】](#)

[【第295讲】](#)

[【第296讲】](#)

[【第297讲】](#)

[尧曰第二十](#)

[【第299讲】](#)

【第300讲】
版权页

宪问第十四

【第205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一章。

我们常常提到，要把《论语》的二十篇都记熟的话，大家最好一次记五篇，记的时候顺便把篇序念出来，比如□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这个比较好记。接着□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再来是□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最后还有□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最后□尧曰第二十□。你把它分开四组就比较容易记了。

在这里谈到□宪问第十四□，“宪问”是两个字，本来应该分开的，“宪”是孔子的学生原宪，又名原思；他请教问题叫做“宪问”。原文是这样的：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上轨道才可以做官领俸禄；国家不上轨道而做官领俸禄，就是耻辱。”原宪又问：“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种毛病都能免除，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说：“可以算是困难的事，至于是否行仁，我还不能确定。”

先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孔子为什么不能确定是否行仁？因为行仁一定不能离开个人，对张三来说这样做算是行仁，对李四来说同样的做法未必就是行仁，应该就当时的处境做一种灵活的思考，明智的判断，才能确定，这是孔子的意思。孔子并不是浇他冷水，他讲了四

点，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点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点都不做，还是不能谓之行仁，只能说这是困难的事。

首先谈谈原宪。这个学生很特别，他曾经做过孔子的家臣——管家。孔子当司寇是大夫，可以有大夫之家，就请了管家和各级官员，让原宪担任他的家臣，给他的薪水是小米九百石。原宪说我不能接受。孔子说你最好接受，这是你该得的，你可以把多余的分给家乡的穷人。在庄子笔下特别称赞孔子的三位学生，一位是颜渊，大家都推崇；一位是曾参，大家也很熟悉了；第三位便是原宪。庄子为什么称赞他们呢？因为这三个人都很穷，与庄子处境很接近。庄子称赞原宪时，有一段话非常生动，他说：子贡很有钱，坐在马车里，拉车的是一匹又高又大的肥马，他穿着天青色的衣服、白色的衬里，去找老同学原宪。因为原宪住的地方非常偏僻、非常狭窄——“居陋巷”，马车进不去，子贡只好下了马车走进去。他对原宪说，老同学你怎么这样落魄呢？原宪说，我这不叫落魄，一个念书人有志向不能实现才是落魄。他倒反过来批判子贡。子贡很惭愧，进退不得。原宪接着说，有学问是用来炫耀的吗？你学了老师这么多理想，有没有实现呢？这就是原宪的表现。本章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我们常常提到儒家的思想有一个特色，要把个人的作为用社会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原宪很想知道人活在世界上如何可以了解或者避开所谓的耻辱。孔子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在国家上轨道时，可以做官领俸禄，如果国家不上轨道，却做官领俸禄就是可耻。在别的地方孔子也提到，在国家上轨道时如果贫贱那是可耻的。因为国家上轨道代表政治清明、人才辈出，如果这个时候没能出来做官，又过着很穷困的生活，代表此人并非人才，所以应该觉得自己可耻，好好修练吧；反之，在国家不上轨道时又富又贵也可耻，此人一定是同流合污，完全没有原则。

所以一个人应该有钱还是应该贫困，要看时代、看环境而定。

原宪大概就是因为这句话，后来看到孔子也辞职周游列国去了，便不愿意再做官，此后便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天下那么乱，连老师都待不下去，学生更该好好修养自己。接着他再问，如果有四种缺点我都避开的话，老师认为这是行仁吗？“仁”这个字在《论语》里面统计超

过一百次，大概有一百零七次。像樊迟三次问仁，三次得到的答案都不同。同学们大概都知道了，所以每一个人在课余就常常想，那对我来说，什么叫做行仁呢？原宪并没有直接问老师什么叫做行仁，而是主动提出他的心得，说我避开四种毛病：第一，好胜。第二，自夸。其实好胜和自夸两者十分接近，我胜过别人才能自夸，二者联在一起代表自我膨胀。我不要这样做，我要避开这两个毛病。第三，怨恨。第四，贪婪。怨恨和贪婪也可以放在一起，我贪婪，不能够得到满足，我就怨恨。因为贪婪表示我有很多欲望，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也想要什么。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好像我专门犯小人，没有贵人相助。这四点都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对自己完全放纵，因而本能、冲动、欲望都表现出来。所以原宪的这种理解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就是尽量约束自己、收敛自己，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说法是“克、伐、怨、欲，不行焉”，这四点我都免除；而孔子教学生有一个原则，分两面：第一方面，要设法避免所有的不好的行为；第二方面，要正面积极地去做好行为。所以当学生说，老师，我要免除四种缺点，这样做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一定会说：这个固然是困难的事，你要说这是行仁，我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说要积极地去做什么该做的事。人的正确行为本来就包含两方面：第一，不要做不该做的事；第二，去做该做的事。第一种属于有所不为，偏向狷者；第二种属于勇敢去做该做的事，偏向狂者。这是孔子的思维模式。所以一个学生如果说我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孔子认为这样还不太够，应该积极地去想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这才是正面积极的。

【第206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章，原文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的话，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

这段话分两方面来看，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有德和有言是两个情况。有德的“德”在古代的用法与获得的“得”可以相通。孔子提到德会强调“据于德”，紧紧把握住德，因为那是自己修养的心得，很可能会失去的。德需要不断累积，不断修练，有了好的成果还要继续下去。一个人修练有了德代表有了心得，对于做好人、做好事有了理解，这时说出来的话就是实践的心得，所以“有德者必有言”，因为诚于中、形于外。但是反过来，“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个“不必”不是“不需要”，而是“不一定”的意思。说话说得很好听的人，他不一定有相应的德行。难道一个人很有德行就一定能说出很好的话吗？其实，他不见得是口若悬河，讲的不见得是长篇大论，但是他说出来的话一定很中肯。比如孔门德行科的闵子骞，当鲁国想扩建一个叫长府的仓库时，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意思是照过去的规模就好了，何必把它扩建呢？因为扩建一个仓库就要收容更多的财物、更多的武器，对鲁国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孔子就给他一句评语，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中肯，击中要害。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因为他知道一个国家重要的不是武器、不是粮食，而是在上位者有德行，所以劝在上位者不要老想着扩建仓库，要想着自己的德行够不够。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的一个例证。

至于“有言者不必有德”，因为口耳之间不过四寸，可以道听涂说。听者觉得讲得真道理，其实说者是只是转述别人说的话而已。自己并没有实践、也没有真的心得。所以孔子对于道听涂说很反感，他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路上听到什么就去说，这种人对道德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他缺乏修练、缺乏自己的心得。所以讲到德与言，不是口才的问题，而是实践的心得的问题。当听到一个人说话说得很好，不要以言举人，也不要以人废言。因为坏人的话不见得都不可信，有时候坏人可以说出很好的话，因为有的坏人也念书，也会说出正确的话。比如在《孟子》里，引用过阳虎的话——“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我们今天还在用。阳虎就是阳货，他在鲁国是一个有名的有权力的人，是季氏家的总管，做过很多坏事。他说，如果拼命想发财，就不会做好事，称为“为富不仁”；同样，努力做好事，不会发财，称为“为仁不富”。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先发财再做好事。

第二段谈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行仁就应做到“当仁不让于师”，碰到该做的事对老师也不要客气。再加上见义勇为，遇到该做的事就要勇敢去做。为什么“仁者必有勇”呢？老子曾说他有三种法宝，第一是慈、慈爱；第二是俭、节俭；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要让、要在后面，不要抢先。这出于《老子》第六十七章。老子接着说，“慈故能勇”，一个人真正有慈爱之心的话，才能够勇敢，俗语说“女子虽弱、为母则强”。母亲表现的勇敢经常会让人吓了一跳，父亲都比不上。因为母爱是天生的，一旦表现勇敢时，是可以舍命相救的，这就是“慈故能勇”。与“仁者必有勇”一样的意思。一个人有爱心、有仁德之心，遇到该做的事便比谁都勇敢，绝对不落于人后。这是儒家的思想，和道家在这一方面正好一致。真的有爱心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行为表现呢？

反过来说，“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非常勇敢，不一定有慈爱之心。《世说新语》里记载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冲入敌阵，所向无敌。他的叔叔被围困了，他就一个人杀进去把他救出来，有点像金庸小说里面的萧峰，千军万马之中他一个人把统帅抓出来。后来别人就把他的像当做门神一样，专门用来挡煞。这个人确实勇敢，他有仁吗？不见得。仁者的勇敢不以杀人或者伤害别人为目的，最后还是要实现“爱人”的理想。

所以，有德者必有言，我如果要劝别人行善，一定要自己行善之后有了心得再劝，这样才有效果。我们在学校里面教书，对学生说要好好

孝顺，自己却没做到，说出来的话就理不直、气不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仁者必有勇。做任何事都要问动机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表现勇敢，好勇斗狠也是一种勇，那不好。真正的勇敢是遇到该做的事就不落人后。

【第207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君子而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

这段话为什么值得思考呢？因为照字面的意思来看，孔子提出，从来没有小人会行仁。这让我们很奇怪，难道一个人没有志向，不能偶尔也做好事吗？这里我们把“仁”字理解为“择善固执”。因为择善固执是需要一辈子做验证的。既然小人代表没有志向的人，他凭什么要择善固执坚持一辈子，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呢？

君子偶尔会做不到择善固执，这种例子是有的。

让我们回顾孔子所说“仁”的意思。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整个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怎么去理解这个“仁”呢？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人之性。我生下来就有这样的本性，我把它理解为人性向善。孟子后来说得很多，我如果行善就心安、心忍；不行善，就心不安、心不忍。这说明人性是向善的。孟子说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我的心喜欢理、义(理代表合理性、义代表正当性)，就好像我的口喜欢各种美味的料理一样。生命的存在难免牺牲消耗另外一些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不必多去深究，孔子也曾打猎，他不射那些在巢中休息的鸟，要射就射在天空飞的鸟，一方面练习箭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休闲活动；他钓鱼的时候只用一根鱼钩，他不用一根粗绳子绑很多钓钩，一次钓十几条鱼。孟子所说的“我的心喜欢理义，就好像我的口喜欢料理一样”，代表我的心不等于理义，我的口不等于料理，但我的口喜欢料理这是天性，我的心喜欢理义这也是天性。这就是人性向善。最主要的是真诚，这种本性才会自然流露。孔子说过很多话，都是强调要真诚。比如他说，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诗经》三百零五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

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这就是我学习儒家的心得所在，不强调人性向善的“向”，那力量就显不出来。仁的第二层是人之道，就是一个人一生要往哪里走，也就是要如何择善固执的问题。人的一生都在择善固执，而最后的目的是第三个层次，人之成。人的完成是止于至善。那是一个完美的境界。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择善固执是需要智慧的。要学习何谓善，并且配合内心真诚的力量去做选择，根据情境和对象来决定该怎么做。孟子特别强调，“固执”绝不是顽固，儒家最讨厌不能变通的人。孔子说自己是“无可无不可”，我没有必要非这样，也没有必要非那样。所以，“固执”是坚持原则，但是要配合实际的状况加以变通。

孔子说：一个君子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做君子的人努力择善固执，但偶尔还是会犯错，犯错之后再改。孔子也承认自己经常会有小的过失。他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专心研究《易经》，以后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这说明他学《易经》可以避开大的过失，但是偶尔有小的过失还是难免的。在《论语》里面他的小过失也让别人发现了，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孔丘很幸运，只要有过失别人就会发现。后来他的学生子贡说：我们老师犯过失就像日蚀月蚀一般，当他有过失时，大家都看到；一旦改过以后，别人还是一样仰望他。说明君子努力在择善固执，偶尔也会做不到。从来就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则说明小人偶尔会择善，他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什么志向，但偶尔还是会做好事，只是从来不会择善加上固执。至于说择善固执到牺牲生命，那更是不可能。因为为了择善、为了仁义而牺牲生命，称为“杀身成仁”，就成为很完美的君子了。孔子说要杀身成仁，孟子说要舍生取义，表面上牺牲了生命，其实是完成了的生命，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成就了这一生的目的。人生自古谁无死？能够在活着的时候选择正确目标完成生命的要求，这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这一段讲到君子小人，是不易理解的。许多人碰到这一段就跳过去。我们要强调的是：就算我们有志向想要做个君子，固执还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人会松懈，所以孔子教育学生要做到“无倦”，不要倦怠。设法把每一天当做新的一天，把每一次做事都当做第一次做，就比较不

会倦怠。我自己教书三十几年了，还是认真讲课，因为我常常当自己是第一次上课。我讲《论语》讲过多少遍了，每一次都把它当做我这一生第一次讲。这样我才能够让自己不要倦怠。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每一次都不同。能有这样的理解，生命的力量才能够日新又新，源源不绝。

【第208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孔子说：“爱护一个人，能不让他劳苦吗？真诚对待他，能不给他规劝吗？”

这两句话最适合用来教育孩子。很多父母照顾孩子无微不至，要求孩子把书念好就好了，别的事都不要管。这句话害了多少孩子，让孩子变得比较自私自利，遇到任何为大家服务的事都不做。所以很多学生上了大学连扫把都没拿过。请问他将来如何去组织自己的家庭呢？怎么和别人合作呢？太难了。在很多大学里都加了一门劳动服务课，让学生在学对于他本系的系馆，或者学校某些公共活动的地方，去作清洁服务，也算学分的，但不打真正的分数，由老师来督促。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学生拿拖把像拿毛笔一样，乱挥的，因为在家里没拖过地，还要老师示范。对小孩过度保护绝对不是好事。

西方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说过一句话，说要伤害一个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从小心想事成。这的确值得思考。孩子从小要什么给什么，这小孩就完了，就变成废人了。所以做父母的对于小孩怎么教育呢？“爱之，能勿劳乎”，让他做一点事。小时候父母叫我们分担家务，帮父母扫地、洗碗、倒垃圾等。有些父母会要孩子好好写功课，不要管家务事。请问这种话要说到他几岁呢？孩子一路长大都没有做过家务事，这是让人担心的。柏拉图不愧是一位哲学家，他自己没有子女，虽然没有亲身的经验，还是可以看得出一个孩子难免有生物的特质——好逸恶劳。让他劳苦活动，他更懂得珍惜环境。比如定期让孩子在家里扫扫地，他就会保持干净。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个宝贝儿子，他请了一个菲佣来照顾孩子。家住三楼，早上起床之后，小孩下楼都要佣人背，背到上初中了还要背。我心里想，这样能背到几岁呢？孩子最终还是要自己走路。自幼

好逸恶劳将来怎么独立呢？其实一个人最可贵的是能够替别人着想，知道自己所得来的一切都要感恩。没有感恩的心，一辈子和别人相处都会有困难。因为他得到了不知道感恩，稍微失去、需要牺牲奉献一些，就会抱怨不已。所以爱护小孩就要让他练习劳动，有时候可以稍微谈谈条件。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父母都谈条件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我们好好帮忙家务，下个月父亲发工资时会给五毛钱。我们小时候总把五毛钱存起来，非常珍惜，知道这个钱是努力挣来的，不能乱花。自己努力劳动之后，就会特别珍惜环境，保持干净整洁，因为知道弄脏了自己要负责。这样多好，否则随便浪费资源、糟蹋环境总有人收十善后，这样的孩子永远无法独立。

第二句话，“忠焉，能勿诲乎”，这个忠当然不是指忠于长官或忠于国家，而要理解为“真诚”。别人若真诚对你，能够不给你规劝吗？有人劝告是幸福的事情。一个成人有错误、有缺点，别人看在眼里多半会选择沉默以对，那么大年纪，能改早就改了，如今大概已改不了，何必苦劝又惹你嫌呢？我有时会想如果父母还在世的话多好，印象比较深的是自己都已经四、五十岁了，母亲那时候还在，有时候看到我会说，你衣服穿得够不够，会不会着凉，要不要帮你打一件毛衣。我母亲卧病在床三十年，半身不遂，我心里想您老人家照顾好自己就好了，不要担心我，我到处跑来跑去健康得很。有父母亲这样关怀，是多么幸福的事啊。父母亲规劝是为我们好，老师规劝也是为我们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说呢？可以不说的，尤其是学生到了大学以上的阶段。很多学生因为从小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什么是战乱、什么是贫穷，以为一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谁能保证一生都那么顺利呢？也许外面还是太平，但个人的遭遇就很难说了，往往是前半生越顺利后半生受的苦越大。美国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家里有钱的孩子，到了中年之后，特别容易觉得人生乏味。一个人工作了好几个月，才挣钱买到一双鞋子，一定会很珍惜；如果是父母买的，过生日一口气买了三双鞋子，孩子会珍惜吗？反正穿坏了又来三双新的。父母还在时可以照顾孩子，将来总有一天孩子要独立的，怎么办呢？

从这些话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很了解人性。要一个年轻人成长就要给他训练，甚至是磨练。军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香港人拍很多电视剧，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真道理，“慈母多败儿”，一个慈爱的母亲经常会教出败家子。这时候我们要提醒了，慈爱的母亲很好，但是要有智慧。该批评管教就批评管教，否则孩子成长到生命的一个阶段，来不及了。就好像一棵树，小时候没有帮它剪枝叶，它不能长得挺直，长成了以后再去砍断，那就伤筋动骨了。

孟子强调要易子而教，孔子是就普遍的意义来说，对待年轻人，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要爱护他就要让他劳动、让他辛苦，让他以自己的力量去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要完全靠别人给予。对他真诚就要劝导他，而不是一味的宽容或替他找借口。

目前我们所读的，在《论语》里面是属于后半部分，越到后来很多话越有分量。尤其是将来会看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戒等。所以读《论语》不能永远只看前面几篇，要有恒地继续读下去，对于所有的话都要认真思考。

【第209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二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请教怎样才是理想的人。孔子说：“明智像臧武仲，淡泊无欲像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加以文饰，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稍后又说：“现在所谓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看到利益就想该不该得，遇到危险愿意牺牲生命，长期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生期许自己的话，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

本章提到“成人”，在《论语》里是第一次出现。成，代表完成，是理想的人。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直爽，他有很多优点，相对的也有一些缺点，所以他很想知道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孔子的回答内容非常丰富，他举的人物都是当时大家认识的。鲁国的很多名人各有专长，但是孔子把四种人合在一起说，再加上礼乐，那是难上加难了。他谈到五点内容。

第一，要明智。像臧武仲。臧武仲是当时鲁国的大夫，以明智出名。

第二，要淡泊无欲。像公绰，没有欲望和私心。

第三是勇敢，像卞庄子。

第四是多才多艺，像孔子的学生冉求。可见冉求这个学生多才多艺是鲁国人都知道的。

孔子举出当时有名的四个人，各有一项特色，我们分析的时候可以把前面三个作为一组。三者类似于现代心理学所说，一个人的生命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三方面：知、情、意。在知方面要求要明智，就好像

我们说一个人了解人情世故，每一次选择判断都非常正确；第二是不欲，要做到不欲是不容易的，孔子说过“无欲则刚”，代表一个人在情感上没有牵累；第三是勇敢，勇敢代表在意志上能够坚决，比如见义勇为，这要靠意志来作用。所以我们把西方的心理学或西方有关的学问拿来对照时，就会发现，孔子思考时很自然就把一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照顾到了，明智、无欲、勇敢，再接着是才艺，多才多艺方能有路可走，做官做事都没问题。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之后，还要“文之以礼乐”。我们一再提到“文”这个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用礼乐来文饰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受过教育，说话做事合乎规矩，自己的生活也有音乐来调节。孔子说这样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我们一听就知道想达到这些标准非常困难，通常一个人能够有前面四种特色之一就可称为人才了，四者具备真是太难了。这说明人生的修养永无止境。

儒家观察人，是看潜能是否发展，如能加以发展，一辈子便不会停歇。孔子自述五十、六十、七十，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境界。我们相信，假设孔子活到八十、九十，他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一般人只把某一方面的才干或专长发挥出来，他需要修练的是其他方面，尤其最后还要文之以礼乐，那更是不易做到。

孔子讲完之后，隔了一会儿又说，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他接着讲了三点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第一，见到利益就要想该不该得。在《论语》里面经常出现利与义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儒家都排斥利益，谁不要利益呢？但是要问该不该得，这就是衡量的标准。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比如我在学校上课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在外面上课待遇不同，这就是合约的问题，不能说，以前这样的待遇满足了，现在怎么不满足呢？这个社会还有供需的问题，大家要协调，很多时候不要和别人比，“人比人气死人”。我记得在念中学时有位同学，三年都不敢和我讲话，因为我考试都考第一，他排在后面。中学毕业之后念大学，隔了二十年大家开同学会，他开着一辆宾士轿车来，我是坐计程车的，散会之后他便载我回家。他那时候的表情充满了自信。说实在，我也替他高兴，何必一定非念书不可呢！我就是书念得太好只能教书了，这条路很辛苦的，要念很多书，一直念，念不完的。那个同学呢，他中学时代不喜欢念书，但是

他发展别的才干，毕业之后去做生意做得很好。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事。但是如果他以为他今天有了钱，开一辆好的轿车，就觉得好像高人一等，可以向我炫耀的话，那他又错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价值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不要以为只有钱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不要抱持“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这种老观念，过去的读书人出路的确比较有保障，但现在呢？满街都是大学生了。我们知道有些人获得诺贝尔奖，那可是了不起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是要教书，还是要做研究。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去应聘，这个大学给的特殊待遇，就是有个专用停车位，其他没有任何优待。这个第一流大学校园停车困难，通常要一大早去才有地方停，一开走再回头就找不到停车格。学校给诺贝尔奖得主的优待，就是画一个停车位，写上名字给予专用，所以很多人去这个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很好，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受到尊重。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不要钻牛角尖。

孔子后面说的话，“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是两方面，利代表好处，危代表坏处。遇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遇到坏处就要想是不是该拼命，不能一看坏处就逃。“久要”的“要”代表约，就是非常穷困。这一生都要讲一些理想，但是经过长期穷困之后，还能坚持吗？这三点做到，孔子说，也可以算是现在所谓的“成人”，也就是理想的人了。

【第210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这个人，他说：“公叔先生平常不说话，不笑，也不拿取财物，这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传话的人说得夸张了。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别人不讨厌他说话；真正高兴了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应该拿取的财物他才拿取，别人不讨厌他拿取。”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你说得好，但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这段话很有趣。孔子到了卫国，要与卫国很多大夫接触，这时就会听到一些传言，说公叔文子这个人修养非常高，不轻易说话，不苟言笑，同时更难得的是，他也不贪财。孔子就请教公明贾说：公叔先生真是这样子吗？公明贾就说：传话的人说得太夸张了，但他后面的解释更夸张，简直把公叔文子捧上天了。他说，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话。

注意“时”这个字，它经常出现，都指适当的时候。比如“学而时习之”的“时”，千万不要理解为“时常”，它也是指“适当的时候”。一个人在该说话时说话，别人便不会感到讨厌。有些人说话很麻烦，不该他说他也说，该他说他却不说，同时他说话不看别人的脸色。孔子批评过这样的人。适时发言很重要，我教书久了之后对学生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因此很少规劝学生。都已经上了大学，劝告他会有用吗？真的不知道。他如果愿意听老师的话，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哪一个老师没教他孝顺，哪一个老师没教他行善避恶？所以要知道，说话有适当的时机，对孩子越早教越好，那个时机一错过，将来你要花加倍的力气才能再让他走上正路。

第二点，他真正高兴了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注意，这里都会强调别人不讨厌。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笑不觉得讨厌，代表他时机适当。那我们就要问了，难道有人在笑的时候，其他人会讨厌吗？当然会的，一个人中了奖大笑特笑，别人看了就生气，他那么得意，他中奖我没中奖，自己太委屈了。所以不要随便笑，得意时就要想到有人失意，否则，刺激了失意的人，恐怕令他更难过了。我们不要因为某些外在的因素而感到得意，要内心真正快乐了才笑，这种快乐是自然的表现，别人看到我们的快乐，也感受到这个气氛，顺着这个脉络渐渐被感染，然后我们笑的时候别人也会乐意接受。

第三点，义然后取，更难了。我们谈过见利要思义，义，就是该与不该。了解这个字，可说是了解儒家的关键之一。孟子讲仁义礼智，第二个就是义；孔子也经常谈到义，所以大家要知道何谓义？义者，宜也，适宜。但是昨天适宜的今天不见得适宜，张三这么做适宜，李四这么做却不见得适宜，所谓适宜有时并不好判断，义从“宜”到“适当性”，从“适当性”到“正当性”，想到义就要想到正当，而正当经常要配合社会规范。比如说我现在开车，绿灯亮了我开，这是义，红灯亮了我还开，就是不义。如此一来，正当与否，也要配合外在的条件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

孟子说过“义是人要走的路，礼是人要走的门”。要出去一定要经过门，就是礼，要有规范；走出去后该选哪条路走呢？这是义，需要与选择配合。孟子经常提到，仁是从内而发的，义也是由内而发，但还要配合外在的判断。当时和他辩论的人认为，仁是由内而发，义是由外而来。孟子却认为虽然义要配合外在的情况判断，但不能忽略，它还是要由内而发，也就是要有真诚的情感，见到老师应该鞠躬，我鞠躬，但没有真诚的情感，那不叫做正当。正因为义也是由内而发，所以该得的才去得，别人不会讨厌你得那么多。

这三点是公明贾进一步解释这位公叔大夫的特色。孔子听了之后当然很感动，他也知道很不容易做到这三点。所以他说，你说得好，但接着又说，真有像你说的那么好吗？很多时候传言会有一些失真，因为那个人恐怕人缘不错，大家都希望说他好话，尤其像我们当学生的，

有时候有人问起我的老师，我一定都说老师的好话，否则，我为什么要追随这位老师呢？我若是说我老师不好，我不是更差了吗？有各种关系可能导致传言失真，比如公明贾有可能是公叔文子提拔的。

所以我们听了别人的评论后，还要亲自观察，看看实际的作为。只听别人讲，未必可靠。比如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家乡，离开一段时间后，所回忆的都是经过过滤的、美好的。有些话听来很有趣。一位英国作家说，如果一个英国人不曾离开过英国，他就不认识真正的英国，离开英国之后与别国对照比较，才知道自己国家的特色何在。另一位荷兰人说，我回到荷兰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荷兰，因为现实的荷兰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我们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去了，就发现与小时候不太一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家乡都有一个憧憬，真正的故乡在自己心中，永远不会褪色。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

【第211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六章。这一章很有趣，我们看看原文。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而自杀，管仲却仍然活着。”接着又说：“这样不能算是合乎行仁的要求了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会盟，使天下没有战争，都是管仲努力促成的。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

整部《论语》中只有六个人被孔子称赞说合乎行仁。管仲之外的五个人下场都很凄惨、很辛苦，比如将来会看到□微子篇□第十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末年有三位仁者，微子是商纣的哥哥，他离开了朝廷，因为商纣横行霸道；箕子是商纣的叔叔，只好假装发疯，才保全性命，后来被关了起来；比干也是商纣的叔叔，被剖心而死。孔子说，这是商朝末年三位仁者。另外两位时代也差不多，就是伯夷、叔齐，他们劝周武王不要革命，武王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活活饿死。《论语》里面五个人行仁，我们看了都觉得害怕，行仁难道真要那么惨吗？幸好还有第六位，就是管仲。

管仲是一个具争议性的人物，齐国到了齐僖公时代，他有好几个儿子，接他位置的是齐襄公。襄公无道，胡作非为，被一个名叫无知的人杀了，国人又把无知杀了，齐国大乱。这时候两个公子逃到国外，一个是公子小白，另一个是公子纠。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公子将来一定有一个回来当国君，而另外一个恐怕下场就很惨了，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国君，尤其在竞争这个位置的时候，手段恐怕都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表态选择投靠的对象，以确保自己的将来。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管仲当时就有投资观念，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他对鲍叔牙说，我们两个人要分两边跟从，一

定有一边赢、一边输，记得到时候赢的一定要救输的。管仲跟着公子纠；鲍叔牙人比较老实，糊里糊涂跟了公子小白，结果跟对了。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后来这两边还打过仗，管仲曾经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带钩。带钩就像男生皮带上的铜环，故宫博物院里面还可以看到。一箭射中带钩，如果再往上几寸，或往下几寸，就没有齐桓公了。所以公子小白痛恨管仲，发誓将来一定要对这个差点射死自己的人报仇。后来公子小白回到齐国，成为齐桓公，准备要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说，请问你只想当齐国的国君还是想当天下的霸主？齐桓公说，当然想当天下霸主了。鲍叔牙说，那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就是管仲。齐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怎么可以让他为相呢？鲍叔牙说，你大人要有大量，他是齐国的人才啊。这时候管仲和公子纠、召忽这些人都在鲁国。因为鲁国国势一向比齐国要弱，齐桓公上来之后鲁国当然怕得罪他了，就把公子纠、管仲这一批人全部关起来，听候发落。齐桓公说，我那个兄弟你们看着办，鲁国就杀了公子纠。齐桓公想当霸主，也想用管仲，但他不放心，对鲍叔牙说，你知不知道管仲以前做官的时候贪污？鲍叔牙说，他家里有老母亲，所以只好贪污了。齐桓公又说，你知道管仲以前打仗的时候临阵脱逃，打了一半往回跑吗？鲍叔牙说，他家里有老母亲，所以只好保全性命。他拼命帮管仲讲话。齐桓公很了不起，决定重用管仲，但是不能明讲要用管仲为相，因为鲁国人一旦知道真相，一定会担心管仲将来报复。齐桓公很聪明，就说，管仲是我的仇人，我要亲手杀他。鲁国一听，很合理，齐桓公被射中带钩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把管仲捆绑起来，送回齐国。管仲一进齐国边境，桓公立刻拜他为相，称为仲父。仲父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他叫管仲，底下加一个父，代表父执辈；第二，仲父代表叔父，这么称呼就表示以后都听管仲的话。后来齐桓公果然称霸。这是管仲的背景。

很多人，尤其像子路这么讲义气的人，就认为管仲太差劲了，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是和管仲一起服侍公子纠的，召忽自杀了，管仲却没有死，这种人不能算行仁吧。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因为齐国国力强大，其他各国都愿意听他的话，所以他九次组织开大会，让各国的诸侯都来会商，大家不要打仗。其实不只有九次，总共有十一次。“不以兵车”这几个字最为关键，不用军队、不用武力，而可以达到目的，这

都是管仲努力的结果。换句话说，齐桓公能够称霸天下，是靠管仲用外交手段避免战争，透过协约的方式来维持安定。所以孔子说，这就是管仲的行仁表现。管仲是齐国宰相，本来只负责照顾齐国百姓，现在透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照顾了天下百姓，所以管仲的功劳难以想像。这就是孔子的观点。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还记得吗？孔子前面还批评过管仲这个人气量太小，又不知节俭，同时又不懂得礼仪，说明管仲的私德、个人的操守实在是不太合格。齐桓公有三处公馆，他也要弄三个公馆，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又不兼差，换句话说，三套人马服务我一个人。他每一次回一个公馆，另外两个公馆的人员就自动休假，多么奢侈浪费。可见管仲的问题很多，但是孔子肯定他。看一个人要看大节，不能老盯着小地方，否则就没法做大事了。所以当子路觉得不能接受管仲这样的做法，认为他不仁时，孔子却替管仲辩护。管仲已经死了上百年，孔子也不是齐国人，为什么要替管仲辩护呢？孔子有他整套的人性论，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死伤的大都是年轻人，管仲让战争没有发生，这个功劳是孔子知道的。孔子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不求全责备，对一个人的判断是着眼于我们所说的“善”，才可看得比较清楚。

【第212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七章。这一章与上一章主题相同，原文是：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说：“管仲不算行仁的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没有以身殉难，还去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举而使天下得到匡正，百姓到今天还在承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已经沦为夷狄，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襟。他难道应该像坚守小信的平凡人一样，在山沟中自杀，死了还没有人知道吗！”

这是孔子又一次为管仲辩护，而这一次提问的人是子贡。子贡的学问、口才当然在子路之上。子路只说管仲有问题，召忽跟着公子纠，公子纠死了，召忽自杀，管仲没死；子贡加了一句，管仲还去给桓公当宰相，帮对手的忙，这样不能算是行仁吧？管仲自己怎么想的呢？在《管子·大匡篇》里说：如果要我管仲死，必须在“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的情况下。今天国家社稷并没有破，祖先的宗庙并没有灭，祭祀也还在继续，我是齐国的大臣，凭什么因为我跟错了领袖，失败了我就得跟着牺牲？我是齐国人，要为齐国所用啊！管仲的意思是如果国家灭亡我绝不苟且偷生，但是国家现在还在，新的国君上来，我们再好好替他服务吧，为的是造福百姓啊。

子贡提出问题后，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即一举而使天下得到匡正。“民到于今受其赐”，这个“民”没有特意说是齐国人，而是指天下的百姓，他们到现在还受着齐桓公、管仲的恩惠。因为没打仗，避开了很多战争。他说，“微管仲”，微就是没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要“被发左衽”了。被发左衽，是用来描写当时夷狄的情况。中原各国男子到了二十岁加冠，头发就束起来，看起来很规矩；夷狄则披散头发，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游牧民族，骑马打仗，

要他们把衣冠都弄整齐，不太方便。中原人士的衣服是右边开口，而少数民族的衣服则是左边开口，其实这只不过是当时穿服装的习惯，左右开口没有太大关系，也不必做优劣比较。因为中原各国互相征战，到最后自己把自己的力量打散了，外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原各国以前都肯定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就把东南西北称做夷、蛮、戎、狄)，他们打过来我们挡不住，一直到秦朝、汉朝，匈奴还是很厉害。匈奴以前就是北狄。后来还有西戎，也不断造成各种边境问题。外面这几个部落会打仗，所以中原各国不团结，这个文化有什么用呢？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这些百姓经过这一两百年下来，早就被异族统治了。

孔子说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管仲没有用，历史上就需要像管仲这样的人。我们学儒家应该记得，要从大局来判断一个人。为什么我常常提到孔子、孟子了不起呢？因为他们判断人的时候，就从大局着想。我曾经提过像颜渊这样的人在《论语》里常常出现，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德行第一，好学唯一。但是颜渊成就了什么？活到四十岁就不幸短命死了。孟子怎么还他公道呢？孟子说，禹和稷和颜回，如果交换处境，他们的表现是相同的。禹是治理洪水的，稷是周朝的祖先后稷，是教老百姓种田的。这两个人都是古时候了不起的人物。但孟子把颜回和禹稷并列，各位想想看，颜回地下有知，也许会痛哭流涕，感念孟子是真正的知音。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生命来成就自己，前半生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修养？念书也好，修养也好，假如来不及服务社会就结束生命，那不是浪费了吗？事实上，人格的价值不在于成就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度过这一生。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最重要的是转到正确的方向，至于能做几件好事，就要看机缘；能成就什么伟业，也要看机会。很多人没有机会，生不逢时，但他照样能够像孔子说的，理解了道，那么任何时候牺牲都无所谓。我的心思念兹在兹，所想的都是人生的正道，整个人的价值可以完全呈现。人的生命有属于生物的一面，称为生物性，需要吃、需要喝；但是也有属于人的特别的部分，所谓五行之秀、天地之灵，我们称作人的神性的部分。西方更直接说人有兽性，也有神性。尼采说，人是悬在空中的绳

索，一边是生物，一边是超人，要走过去就代表要超越自己，要克服、摆脱各种低层次的欲望，如生物性的欲望、现实的各种利益，超越它们之后生命就往上提升，这样才能够完成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否则，请问人为什么活着？如果人活着只为了吃饱喝足、传宗接代、继续教育孩子，这样的活着可以肯定生命的特殊价值吗？所以，活着一定要能够觉悟到，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

我们看到孔子再次替管仲强烈辩护，认为他能够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这样就造福全体中国人了。要管仲像一般老百姓，坚持小的信用，然后在山沟里自杀，死了别人还不知道他是谁？还是希望管仲活着，替齐桓公做事，让天下安定？所以谈儒家时，要记得不是泛道德主义，儒家的道德从来不能离开事功，一个人对社会没有任何服务与贡献，凭什么说自己是一个道德圆满的人？善是不能离开自己与别人之间互动的关系的。从这两章对于管仲的辩护，我们再次看到孔子基本的价值观，以及他对人性的理解。

【第213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一章。原文是：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之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陈成杀了他的君主，请您出兵讨伐。”哀公说：“你去向三卿报告吧。”孔子退了下来，说：“因为我曾担任大夫，不敢不来报告呀。君主却对我说，去向三卿报告吧。”孔子去向三卿报告，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孔子说：“因为我曾担任大夫，不敢不来报告呀”。

这一章的背景相当复杂。首先，陈成子就是陈恒，也称为田恒(古代陈与田是同一个姓)，他杀了齐简公。记得前面谈过齐国与鲁国建国之初的情形，当初周朝封建时，鲁国由周公的后代管辖，齐国为姜太公的后代。周公与姜太公是国家大老，两个人聊天谈到治理国家，周公说，“尊尊亲亲”，尊敬值得尊敬的人，亲近有亲戚关系的人。姜太公说，鲁国从此弱矣。“尊尊亲亲”所用的亲戚朋友不见得是人才，所以鲁国只能维持衰弱的局面。周公反问姜太公，姜太公说，“举贤而上功”——把优秀人才推出来，谁有功劳就用谁。周公便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现在陈成子弑齐君，就是现实的证据。鲁国的确比较弱，但毕竟比较忠厚，不会出现弑君的事，当然其中也发生过三家大夫把国君赶走的事，但还不至于真的下杀手。但齐国不同，陈氏在齐国是大族，势力一向很大，出了很多大将军。他们善于收买人心，在饥荒出现时，百姓向他们借米，他们借米给百姓用的斗特别大，比公家的斗大一倍；百姓还米的时候，用公家的斗。结果百姓等于是赚了一倍。大家都赞美陈氏，所以他起来造反杀了国君，百姓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当时的国君非常昏庸。

孔子那时候已经七十一岁，在鲁国当国家顾问。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便斋戒沐浴，穿上整齐的服装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成杀他的国君，请您出兵讨伐。为什么呢？因为从管仲开始，各国有协约，任何一国有人弑君，其他各国就要组联军来主持正义。到了春秋末期，大家自顾不暇，谁还理会这个约定呢？鲁哀公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兵力，他在鲁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力量，所以他对孔子说，去向三位正卿报告吧。三位正卿就是孟氏、叔氏、季氏。孔子觉得委屈，他说我曾经当过大夫，有责任奉劝国君按照共同约定的国际公约做事，因此向国君报告说，您可以出兵讨伐，并且号召其他各国组成联军，对付那个弑君的坏人。鲁哀公没有这个实力，只好让孔子去向三卿报告。孔子向三卿报告。这三卿觉得莫名其妙，我们鲁国的内政都管不完，你怎么还叫我们去管齐国的内乱。三卿就说，不行，我们不出兵。因为军权在他们手上，孔子没有办法，只好感叹说，因为我曾经当过大夫，不敢不来报告。明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那还要不要说呢？有人描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就是一个证据。难道他不知道鲁君和三位大夫不会出兵讨伐陈氏吗？他当然知道。但是若不报告，会觉得自己有亏职守，报告了没有结果，那是另一回事，总之他要尽自己的责任。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读书人应该有他的风骨，有他的责任，这是很好的传统。但是从汉代以后，真正的读书人已经不多了，往往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就和权力妥协，所以到后来，在专制统治之下的读书人便很委屈。到了明朝末期，读书人上朝，如果和皇上意见不同，触怒了皇上，严重的就要廷杖。廷杖就是当廷拖出去打屁股。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朝廷昏庸，一个有学问、有品德、有声望的大臣被打之后，回到家乡反而受到欢迎。大家都说，他被打了，说明他是忠臣。有个大臣被打得太严重了，被人抬回家后，就把打烂的肉弄成腊肉，挂起来，好像准备当做传家之宝。被打得越凶，代表越是忠臣，社会风气如此，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在孔子的时代大概不至于如此，但是真的去表达与统治者不同的意见，他不见得会放过你。孔子因为七十一岁了，是国之大老，鲁哀公这位比较年轻的国君，对他还是很敬重的。鲁国的三家大夫，也知道孔子是个人才。但他们同样知道，照孔子的办法推行仁政，首先就要约束自己，要过俭朴的生活，那我何必

当国君？何必当领导者呢？所以中国的传统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自古以来的圣君，如尧舜禹汤等，都非常刻苦，后代君王则一心想要享受。如果明知要生活刻苦，想必很多人会拒绝当国君。这说明很多人虽然身居重要地位，像负责国政的鲁君，其实是极端没有志气的。一个人地位高常是因为运气好，能当鲁君不是因为伟大，而是因为正好生在帝王之家。我们不要太重视血统，又不是要赛马，何必讲血统呢？孔子有谈什么血统吗？孟子有谈什么血统吗？人要靠自己，这才是儒家思想的真谛。

【第214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三章以及第二十四章，这两章比较短，可以合在一起讨论。

第二十三章说：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孔子说：“君子不断上进，实践道义；小人放纵欲望，追求利益。”

这段话不好解释，因为上达、下达是两个方向，上达是往哪里？如果是指做官往上升，那下达呢？哪里有人是越来越往下走的？所以它不是指官位，也不是指其他方面，而是指君子的心思往上提升，小人则往下计较。还是道义与利益之分，君子所明白的是义，小人所明白的是利，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我们就要了解，人的生命是怎么回事。

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一副对联，上联写“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习与逆水行舟相同，为什么说不进则退呢？一方面别人还在进步，我们不进步相对的就是在退步了。就好像我们坐在火车上，火车明明停着，怎么像在动呢？因为旁边的火车往前开了，我们就觉得自己坐的火车好像是在向后退了。其次，如果没有进步，前面所学的也不见得能够应用，恐怕学到一个阶段就跟不上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比喻。下联写“心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我们的心像脱缰野马一样很容易放的，但是不容易收回来。一般学生最喜欢放暑假、放寒假，而老师呢？最担心放暑假、放寒假。学生放假回来之后，如脱缰野马一样，以前学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很多学校一开学先收心，严格做几个测验，让学生警惕起来。有一次有位读者登报投诉，说儿子上了大学，才念了三个月，放寒假回家，每天不到中午十二点绝不起床。儿子对她说，大学生都是这样子。这当然是唬弄母亲的话。中学的时代准备考试很紧张，每天鸡还没叫就起来了，努力念书，看起来真是有为的青年。父母看到小孩这么用功，也真是开心。但这种情况

不会维持太久，一旦上了大学之后便松懈了。我们的教育经常是小时候上紧发条，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然后呢，发条慢慢松了，上了大学之后便跟不上了。因为缺乏激发奋斗的意志。人的生命与能力是有限的，除非有特别强的动机，否则太早全力去拼，往后便无以为继。所以我比较赞成循序渐进，越来越高。比如一个学生想念硕士班，我就看他四年的成绩，如果第一年八十，第二年八十五，接着第三年九十，第四年九十五，代表这个学生一路往上走，那非收不可；另一个学生第一年九十五，第二年九十，第三年再往下走……他们两个最后的平均分数是一样的，我当然选第一个学生。

人生就是一个抉择的过程，端看自己想要什么。“君子上达”，他的目标是上。孔子说过自己“下学而上达”。下学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功夫要做得扎实，学习的时候不能离开生活经验；讲上达，比较偏重志向，就是学习的东西都非常实在，把基础打好，而理解的程度越来越高，往上提升。也有人说，孔子“四十而不惑”就是下学，了解人生各种事情和道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从天而来的一种命令，知天命当然是上达了。我四十岁的时候了解人间所有的事情，比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假设一个人得到别人肯定，他一定以前做过好事，他如果被人家批评，一定是以前有亏欠的地方，这其实并不复杂。如果有人问我，他为什么人缘不好？我会告诉他：先检讨自己的个性有什么问题，而不要先问为什么别人对你不好。有人问我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迷惑，其实我当老师很久了，人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迷惑，自己学哲学，你要从哪一派来看都可以讲个道理出来，连生死都可以大概知道。教书的时候经常会有学生提问题，我非常欢迎。这等于是测试一下，看我是否真的不惑。但是我们回答问题有很多技巧，通常能够回答问题的就是提出问题的人。孔子教学生也一样，他说有一个乡下人很诚恳地问我问题，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我告诉他如果这样做有什么结果，那样做有什么结果，两端我都帮他推敲完毕，他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了。这是四十而不惑。那“五十而知天命”呢？请问，我一生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有谁能给我一个答案？努力的人不见得一定出头，尤其是不见得一定会有社会成就，颜渊就是个例子。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这就是上达，越往上去问，最后就问到天了。屈原那么委屈，他就问天，写了《天问》。人类有很多问题

不能解决，就要问到最后、最终极，上天给我这样的一生，这个命运是我该得的吗？为什么我的遭遇就这么不幸呢？如果我还有理想，要向谁交代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代表他向天交代。他后来的“六十而顺”，就是顺天命的时候，曾经有两次碰到危险，他都把天抬出来，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换句话说，天如果给我这样的使命，你们不能对我怎么样。这种话说出来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别人要杀还是照杀。但说明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我自己还是要尽力而为。颜渊如果早一点去算命，知道自己只能活四十岁，还会这么认真修德、好学吗？答案是：照样会的。活多少年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想过我该过的生活，就算知道明天生命要结束，还是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这是儒家的立场。

所以，“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可以理解为，君子一定要追求生命的最后依据，小人就一直往下堕落了。

再看第二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子说：“古代的学者认真修养自己，现代的学者一心想要炫耀。”

孔子说的今，是指他那个时代，他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情况更严重了。孔子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当做现代，商朝是古代、周初是古代，孔子认为在商朝、在周初的学者，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而孔子的时代很多人念书是为了出来炫耀，今天更是每下愈况，更严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应该怎么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出来介绍这些思想，有社会需求吗？不管怎样，首先要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比如我介绍《论语》，我如果自己不相信这些，不去实践这些，为什么要讲呢？我绝不敢说自己做到了，但至少有个努力方向，这样我才敢开口。换句话说，我做学问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如果光为自己的话，那心里会想，何必浪费时间，浪费力气去教别人呢，自己受用就好了。但儒家的思想不容许你只自己受用，因为它所说的善是就我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而言。

【第215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五章。原文是这样的：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派人向孔子问候。孔子请他坐下谈话，并问他说：“蘧先生近来做些什么？”他回答说：“蘧先生想要减少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位使者离开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蘧伯玉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后来到卫国就住在他家里。古时候判断一个大夫好不好，就要看什么人来到这个国家住他家里，如果此人是好的学者，代表他这个人有好的朋友；同时也要看他到别国之后住在谁的家里。蘧伯玉是卫国一位很好的大夫。孔子曾经说他，国家上轨道就出来做官，国家不上轨道就卷而怀之。这说明他懂得应变。可见蘧伯玉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这次因为有事便派人到鲁国去请见孔子，就记下了这段对话。

孔子请这位使者坐下来谈话，当然要谈蘧先生最近过得怎么样。“使者对曰”，这说明使者一定还年轻，地位比较低，才用“对曰”，这是古时候的规矩。这个人就向孔子报告，说蘧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一般人都会想，这算什么使者，哪里有使者这样报告的呢？一般人多半会谈具体状况，最近是不是又升官了，身体如何等。而蘧伯玉派来的人居然这样回答——这肯定是蘧伯玉的意思，使者不可能自作主张——他说我们蘧老先生毛病很多，他想要减少却还没成功。说明蘧伯玉真的是这样做，而他的使者去向孔子报告。这说明，人实在是不可能没有过错，因为过错来自于性格类别，像孔子说的，每一个人的过失“各于其党”，党就是性格类别。什么性格的人就犯什么过失，你这一生只能努力慢慢减少。蘧伯玉就是这样的人。

《庄子》也曾多次提到蘧伯玉，他说，蘧伯玉年纪到了五十而五十化，到了六十而六十化。庄子喜欢用“化”这个字，意思是说蘧伯玉到

几岁就变化到几岁的样子。庄子的理解很正确，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不断改善过失的话，他就不断变化。我们也提过《易经·革卦》中“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的话，小人只是革面，心没有改，所以叫小人。像蘧伯玉这样的人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就直接说他是一个君子，“君子哉蘧伯玉”。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说，三年不见了，近况如何？他回答，老样子。有些人说，我数十年如一日。事实上，变化是正常的，我们讲《易经》的“易”就是变化，宇宙里面哪里有不不变的东西呢？但是不能只有身体的变化，又变老了、又变胖了，这些变化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有没有改善过失。

我以前有个同事很有意思，他当教授每周上课大约八小时，两天就把课上完了，另外五天都放假，所以教授如果不用功的话，可能变成很无聊。而他当教授，在家里面念书，电话响了他不接，他太太说，我正在厨房忙，怎么电话响了你不接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上班吗？他把每天八小时念书当做他的上班。我与那位教授虽然不熟，听了这话也蛮感动的，他把念书当做上班一样，每天八小时去念，太难了。我当研究生念博士的时候，每天念书十二小时，只有多没有少，但是当老师以后，每天要念书四小时都不容易呀，都要抓时间。我开始教书的时候，立志当老师要比学生更用功，这很难做到，学生每天念书十几个小时，我怎么比他们更用功呢？但至少可以拿这个作为目标，提醒自己每天要念书。当然，念多少书、做多少学问，那是专业的问题，一般人不见得做学问，但是修养自己改善过错却是普遍的要求，不能说我上班好累，凭什么叫我改善过错？我们有些同事上班二三十年，毛病一样没改，变成他的风格了，大家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大叫一声，什么时候会生气，说话说到一个程度，大家都知道不能再讲了，再讲要吵架了。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我们都知道需要修养，怎么过了二三十年都快退休了还是完全一样？这样的人只能说很可惜，生命里浪费了很多重要的部分。所以，人可以从事不同的行业，但是对于自我修养没有逃避的借口。这是普遍的要求，也是儒家的理想。只有不断修养自己，才会感觉到生命是一种力量，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解释《易经》的《易传》讲到“乾卦”这句话的时候说，你看到天体，太阳、月亮、星星，刚健不已，不断运行，我们该

如何效法呢？自强不息。有人说，我每天慢跑，多么有恒，这叫“自强不息”。也有人说，我每天读书，很有恒心，这是“自强不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并不是指这些，所指的是“日进于德”，每天修养德行，因为只有这方面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如果自强不息是指每天慢跑，能跑到八十岁吗？如果是指每天念书，等老花眼加青光眼时，眼睛都看不到了，还念什么书？但是修养德行是一辈子的事，只要活着就要继续做。儒家思想就是把握了这个重点。

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到，孔子和他的老朋友蘧伯玉，他们之间的来往真是标准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大家交往的时候都是问：最近改善了没有，过失少了没有？有这样的朋友就像有了一面镜子，促使我们一直改善自己，不能落后，落后了之后将来就没有话题可谈了。

【第216讲】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子说：“不是担任某一职位，就不去设想那一职位的业务。”曾子说：“君子的思虑以他自己的职位为范围。”

从不同的位置看一件事情，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今天很多人说，有些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他原来在比较低的位置，总认为高层没做好，等他自己到高的位置之后才发现，他原来想的太天真了，他也没办法做好。别人就说，你以前不是老批评别人没做好吗？怎么今天你自己做了还是一样？事实上，到了不同的位置，所见的材料也不同。比如我们今天书生论政，说国家应该如何如何，哪一天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才发现千头万绪，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当初只看到某一方面可以改变，没想到这一方面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全盘掌握真的不知道事情之复杂。像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国家越大，情况越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去做你该做的事，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多说无益。

后来孟子说，天下有道，老百姓不会随便议论。而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中期，到处都有议论，各种说法都出来了，认为国家应该如何如何，让人无所适从。比如有一个国家叫滕国，国君滕文公也是孟子的朋友，在《孟子》里面就有□滕文公篇□。滕文公是一个很好心的人，听了孟子的话想行仁政。结果一个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带着一批弟子几十个人到了滕国，说：听说你滕国要行仁政，我特地带我的弟子们来这边支持你。滕文公就给他划了块地，让他们自己盖房子，自己过日子。后来有一个儒者，看到这些农家大家一起耕田，一起吃饭，尽量过简单的生活，做得不错，就改投到农家的门下。孟子对他有意见，他们就开始辩论。这个人就说了，滕文公虽然不错，但是他还是

有仓库，说明他收老百姓的税收，收了之后囤积资源，他自己可以享受。

因为农家主张农业为主，每一个人都要耕田才能生活，老百姓每天耕田，而国君没有耕田，却有仓库、有各种资源、粮食，那不是剥削吗？孟子觉得他这种想法太天真了，问道，许行他烧饭用的锅自己做的吗？不是吧。学生说，他忙着种田，没时间造锅子啊。那别人花时间造锅子不能种田就错了吗？如果只有种田是对的，那你种田之外生活所需，都需要各行各业的帮忙，但是各行各业并没有种田啊。所以农家很狭隘，把焦点放在最重要的民生上面，认为你要种田才有饭吃。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社会就不可能发展，只有各人做各人的行业，产品互相交换之后，才能够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步。农家连这个道理都没弄清楚，所以根本不是孟子的对手。今天让你换到上面位置去，假设能当国君，请问，你还是每天耕田吗？那如何去处理国家大事呢？万一旱灾怎么办？为了预防，你就要先盖水库；万一水灾怎么办？你要疏导。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农夫能做到的事呢？要盖水库，很多农夫就不当农夫，当工人去了，最后不能说这些工人没有种田不能吃饭。人家会反问，种田没水，怎么收成呢？所以，为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在是因为不同位置看到的资料、所看的范围不同了。孔子的话没有错。

曾子也讲了一句，意思是君子的考虑不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为什么我们特别讲这一章？因为曾子这段话和《易经》里面艮卦的“象传”所说的几乎一样。什么是艮卦？艮是两座山，遇到山就要停止，所以你该停止就停止，思考事情的时候不要超出自己的范围，别人自然有别人该想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替别人出主意，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叫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们的毛病就是喜欢当别人的老师。假设今天有个邻居说我们家屋顶破了，怎么办呢？那保证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建议，说要这样做、这样改、这样修，找哪一家、找谁，结果好像是大家都懂，就是那个家里有问题的人不懂。事实上，等你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反而六神无主，又需要别人给你建议。其实我们一直强调，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才能解决，即使拜在孔子门下，但不能够自我修养、自我反省，孔子也无能为力。

我们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讲“君子思不出其位”，大家至少对自己的事可以负责。不要怕限制，没有限制就不会集中力量针对目标去努力，没有限制就显不出价值。假设攻读博士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念，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正因为现实中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才说明他适合读书，适合继续深造。同样的，成年之后想要学钢琴，随便弹几个音自我娱乐也是可以的，但想要弹到像朗朗一样，那怎么可能？他三岁就开始弹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分寸，在能力范围之内做好自己的事。

接下来是第二十七章，它的原文很短：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说：“君子认为自己如果说得多而做得少，是一件可耻的事。”

我们经常引用有关“耻”的论述，是因为它可以代表儒家思想的特色。我们现在有机会碰到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和他谈到文化差异，就会提到西方人有罪恶感，中国人有羞耻感，这是很简单的差别。我说的话超过我的行为，就是我有很多事还没做到就拼命说，这是可耻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很喜欢讲我要如何如何，结果常做不到。应该要把理想放在心中，尽量谨慎，说话说得少，做事做得多，先做再说；如果先说再做，就不能打折扣，也没有退路了。

这两段合起来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真是要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处境与责任何在，然后认真地过实际的生活，不要好高骛远。

【第217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八章。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君子所向往的三种境界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行仁的人不忧虑，明智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子贡说：“这是老师对自己的描述呀。”

本章特别提到的是君子。前面已有许多篇章讲到有关君子的内容，这一次又把君子与这三个特征联系起来。这三个特征在《中庸》里面称做“三达德”。《中庸》提出“五达道”与“三达德”，五达道就是让一个人可以走得通的五条光明大道，指父子、夫妇、君臣、朋友、兄弟这五伦；三达德，是智、仁、勇，君子所表现的风格或境界的三方面。德代表方法，也代表我们修练的心得。顺序和本章原文不同，原文是仁者、智者、勇者。

谈到生命的修练，人有身、心、灵(也称作精神)三个层次，身是身体，它是必要的，每天要吃饱喝足，好好运动，好好休息；关键在于心，我的心思、我的念头、我的理智都属于心，它的表现是三方面，知、情、意。所以孔子讲“君子道者三”，所扣紧的也是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修练，目的是要从身体、心智到精神的层面，以达到完美的境界。所以人要把修练的重心放在心智上。早上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只要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学习，可以思考，我就是个正常人。这个时候要修练什么呢？第一是知，是要达到智者，能够不惑。就心理学角度来看，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信息，第二个是知识，第三个是智慧。打开报纸一看都是信息，讲的内容也不见得都可靠，尤其上网一看很多谣言，这时就要有专业的知识，把很多混乱的信息构成一个系统。知识的特色在于有系统地了解某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它是有分工的，学农的不见得懂工，学工的不见得懂文，学法律的不见得

懂医，它是分别的，各有各的知识，合不起来。但是我们非要加以整合不可，因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就牵涉到智慧，从信息到知识到智慧，就要提炼一些东西出来。杨振宁先生是有名的物理学家，三十五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自传》说自己从三十岁以后做人处事全靠《孟子》。他的专业是物理学，但不能靠物理学做人处世，《孟子》里面讲的是人生的智慧，要靠孟子这种儒家的哲学做人处世。在求知时如何能称为“智者不惑”呢？一个人学物理学恐怕对于文学很迷惑，学文学恐怕对于医学很迷惑，人都有不同的专长也相对的有很多迷惑，而学习儒家的思想重点不在于信息，不在于孔子说过哪些话，它是千锤百炼，已经不再是知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生活的某一方面的技能、专业的技术，它给予我们的是智慧。各行各业的专家，各行各业的学者，拥有各种不同的知识，都可以学习儒家，因为它会转化为智慧。智者不惑，代表遇到生活上的各种挑战都不会困惑，因为懂得儒家的思想，知道该如何抉择。

第二、仁者不忧。这里要讲到情绪、情感、情操三个词。人人都有情绪和情感，一时之间被引发的称为情绪，情绪很容易冲动，情感比较稳定。比如我们对父母的情感，那不是情绪；我们说同窗之谊，同乡之谊，也属于情感。再有就是情操，即我这一生的操守，什么是我的风格。仁者不忧，便是指情操。提到仁者，我们会想到孔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但是不要忘记孔子说过的另一句话，“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他所爱的是好人，他也能厌恶坏人。若只说仁者爱人，那如何对待坏人？难道仁者也去爱吗？那就变成道家的老子了，不分好坏都去爱。那是不同的学说，老子的主张，儒家并不赞同。

第三个讲到勇者，这与意志有关。我们平常比较少谈意志，仔细阅读《论语》就会发现，有些人意志坚定——“三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意志多坚定！一旦打定主意，打死不退，天下人都拿他没有办法。孔子的意思是：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人可以把他的志向夺走。决心要达到他至死不悔的决定，得有坚强的意志。所以意志和勇敢有关，因为坚持的时候会有各种阻碍，各种反对的力量，这时就需要勇敢。

所以儒家讲智、仁、勇三达德，若用今天最新的心理学理论去相互对照，发现也可以丝丝入扣，一一对应。所以为什么儒家的思想那么重要，因为学会了之后(不是学会一两句话，而是学会整个的观念)，让我们除了有身体之外，心智的运作(每天都要想一些事)，情感的互动(每天都要和别人互动)，面对每天都要做的一些选择，可以确知方向何在。

【第218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九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评论别人的优劣。孔子说：“赐已经很杰出了吗？要是我就没有这么空闲。”

这段话的背景很清楚，子贡口才太好了，很聪明。聪明人会觉得最难忍受的就是愚笨，因为他自己很聪明，无法体会别人的痛苦。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数学不好，请教老师时，老师再三讲解我也想不通。数学好的同学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笨呢？其实数学这种学问，基础很重要，因为它是有延续性的，基础没有打好，后面根本就掌握不了。像子贡这样的学生，一定常常认为别人提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被他掌握。方人的“方”，就是比较。子贡喜欢评论别人，甚至连孔子也被子贡批评过，他说我们老师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博学多闻，记忆力不错。孔子知道后便表示自己的学问可不是零零碎碎的，而是“一以贯之”的。子贡这位学生喜欢评论别人，被孔子知道了。孔子也没办法去禁止他，只是提醒说，子贡你已经很杰出了吗？要是我就没有那么空闲。批评别人需要时间，总是在研究别人的缺点，再就是听别人讲谁的闲话，太空闲了吧？再怎么无聊也不需要做这种事。像孔子这样的人，每天学习不厌倦，书是念不完的；他还要教书，加上他中间还做过官，年轻的时候做过基层的工作，所以他是没有时间老和别人比较的。子贡这个学生有时间去观察别人、评论别人，等于是犯了年轻人常有的毛病，因为年轻人往往很有理想，眼高于顶，总觉得这些在上位的人好像都不够完美，各方面都有限制。但别忘了每个人都曾年轻过，我们将来年长后就一定比他们好吗？不一定。所以年轻人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有理想固然很好，但是理想主义旁边常常住着虚无主义。这是两个极端。有些有理想的人，经过一再的挫折打击，就突然觉得人生根本毫无意义，活着没什么意思，再努力也一样不会有结果的，这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觉得做好、做坏都无所谓，反正

最后会结束。这种语调非常消极，而这样的人往往是以前最积极的热血青年。

我们今天谈到年轻人，像子贡，批评别人当然代表他有很高的标准，但自己做得到吗？儒家的希望是要求自己尽量严格，标准可以高一点，要求别人尽量宽松，因为别人有别人的苦衷。我有时候看到学生作弊，常常想，他是不是有他的苦衷呢？可是作弊实在是一件不能原谅的事。有些人觉得我大概很会教孩子吧？其实我只教一件事，从她小学第一天入学的时候，就对她说念书考试绝对不要作弊。小孩子很聪明，她才七岁不到，就问我：那考不好，你会不会骂我呢？那么小的孩子都知道作弊可以考得好一点，说明这是普遍的观念，我真是很难过。我说我绝不骂你。我和女儿的约法只有一章，不要作弊。我教书教了几十年，知道作弊对年轻人伤害最大。一个人作弊之后，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合乎标准的事，怕别人发现，拿到分数之后也觉得惭愧，这不是我该得的分数。这样的人还算好的，至少知道惭愧，作弊成了习惯之后就没感觉了，认为每个人都一样。那就糟糕了，将来进入社会之后一有机会不就贪赃枉法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开头就不能放松。

所以，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检讨，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多少呢？西方当代心理学家帮助别人时，一定问一个问题：你心理上有困难，你觉得不快乐，请问你了解自己吗？你了解自己什么情况会快乐，什么情况会烦恼，你知道自己这一生要追求什么吗？如果你这些都不知道，却说有烦恼，那实在没有必要。就好像慧可禅师去拜见达摩祖师，一开口就说：求大师为我安心。大师真是了不起，马上说：把心拿来，我替你安。慧可说：我找不到我的心。大师说：我已经替你安完心了。什么意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常觉得很烦，谁在烦？我在烦。连我都没有了，那谁在烦呢？就没有烦了。这是佛教的教义，从根本上把这个“我”字去掉，我本身并不存在，它是各种条件合成的、因缘合成的，把它抓太紧便称为执着，那样不是自寻烦恼吗？把我当做很多人之一，我这样做，我有这种愿望，别人也会有，我做这件事，别人做那件事，各自取其所好，为什么我要比别人突出呢？所以先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路，这是最重要

的。所以孔子说，我就没有这么空闲了。因为我要忙于自我了解，同时自我反省、自我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子贡仍是很好的学生，后来老师要他与颜渊比较，他说我差太远了，颜渊闻一知十，我只闻一知二。孔子过世以后，能让孔子的名声传遍各国，主要是子贡的功劳。因为子贡后来在鲁国做了大官，贡献很大，而他的口才又特别好，学问也不错，他和各国人物来往时，毫无保留地推崇老师，所以孔子的名声能够四处传播，子贡功不可没。他在年轻时尽管有各种毛病，但经过老师的指点后能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善。等老师走了之后，他更发现自己的老师确实伟大。现在孔子坟前有一间小屋子，前面石碑上面刻着“子贡庐墓处”，子贡在这儿为老师守墓。别的同学守三年，子贡守了两个三年。我们将来看到关于三年之丧时，再解释大概的情况。

【第219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一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孔子说：“不先怀疑别人将会欺骗，也不猜测别人将会失信，但是又能及早发觉这些状况，这样的人真是杰出呀！”

《论语》念了好多遍之后，我才发现这段话的重要性，把这段话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上当。“逆”是预先，“诈”就是诈欺，不预先去怀疑别人将会欺骗我，比如一个朋友向我借钱，朋友有通财之义，我正好手头比较宽松，就借吧，我不会先怀疑他会欺骗；也不猜测别人将会失信。又能及早发觉这些状况，这点最难。一般而言都是事后发觉，已经发生了，损失惨重，所以我现在多半不愿意和朋友有任何金钱上的来往。对我来说，这些也是学习了解人生，我知道别人可能有困难，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谁愿意被人家一天到晚指责骗钱呢？当然也有些人毫不在乎，让我们来探讨骗子的心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打诈骗电话呢？因为骗子有个逻辑，他们心里想，如果你终究会被骗，与其被别人骗不如被我骗，所以诈骗电话就出现了。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这样猜想一个朋友呢？既然称为朋友就一定有些交情。孔子为什么讲这段话？他一定也有过一些经验，比如车子借给别人，别人开到别国去不还了；或者别人希望什么事情要同他合作，到最后失信，他也无从追究。想必孔子累积很多负面的经验，然后才说“能及早发觉”太难了，这样的人太杰出了。说明一般人都和我一样，无法及早发觉。古代社会与今天的社会其实很多地方类似，我自己有过多次的受骗经验之后，对这段话就感觉特别亲切。

“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我们常常讲先知先觉，谁能做到呢？我认为自己学习儒家在许多方面算是很早知道了的，绝不是因为有国学热才开始念《论语》的，我在十年以前就把《论语》解读全部写成了，也一直在教这门课。我先知先觉的不是国学热，而是对儒家的爱好。一个人把《论语》仔细念一遍，再想想看，这是谁讲的话，

他为什么这样讲，讲得对不对。不要有什么偏见，不要说自己喜不喜欢孔子，当然也不要理解错误，就自然会有许多心得。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孔子，是因为《论语》第一句话就让他们伤心了。学生对我说：老师，孔子太不了解我们学生了，他居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说：学了之后时常复习不也高兴吗？而实际上我们学了以后要时常复习与考试，苦不堪言，所以孔子太不了解我们了。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我说《论语》改一个字，我们就喜欢孔子了。假设今天翻开一本《论语》，上面写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同学们就会觉得，这个孔子很了解我！但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的时，不是“时常”的意思，现在许多翻译本还是把“时习之”讲成“时常去复习”，其实孔子说的时，是指“适当的时候”，这个字一定要掌握住，否则太冤枉孔子了。儒家讲“时”非常用心，比如《易经》里面有《易传》，《易传》特别强调两个字，一个是时，一个是位。《易经》的时就是时机。易是变化，变化的时候要看时机。六十四卦里面有十二个卦特别强调时机，这是很高的比例，别的概念很少重复那么多次。什么是位呢？就是位置。在不同位置，就要知道它的吉凶不同，同样一个卦里面有好有坏，就好像我们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也有好有坏，关键要看位置在哪里。有的是位置在高的地方好，但太高的话也不好，高处不胜寒，像乾卦上九“亢龙有悔”，龙飞得太高，已经有所懊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要做到像孔子说的真是不容易，要累积很多生活经验，多去了解人生的失意状况。我现在和朋友来往的心态是别人一有困难，大的忙我帮不起，小的忙还可以，帮的时候不去想他要不要还的问题，他有困难，我就算是急难救助中心，帮了就算了。我这几年学儒家也学道家，在实践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心得，其中之一是不管做了多少事，不管做得好不好，转头就忘。比如我今天上课上得很开心，转头就忘了，上过课吗？忘记了。人要活在当下。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只是想，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上课的时候我就不想别的事，如果我现在想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休息吃饭，马上就分心了，就没办法专心讲课了。要练习转头就忘，忘记过去的事，高兴的与不愉快的都忘记。有的朋友看到我就跑，因为还没还债。但是我看到他很高兴，因为我忘记这件事情了。但他心里记得，说明他也知道自己不对。那他为什么还这样呢？他恐怕有困难。我常常想，

我们活在世界上还能够帮别人忙，还能偶尔受骗，也是很幸运的，至少比骗人的人要幸运多了。

我这样讲是有哲学根据的，根据谁呢？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假设你可以做一个加害者，也可以做一个受害者，你选哪一个？苏格拉底选择第二种，要做受害者。因为加害别人叫做行恶、做坏事，受害者一定是被恶行所伤害，我宁可做个受害者，不要做个加害者，比如下雨天我到餐厅吃饭，雨很大，我把伞放在门口，出来一看伞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拿别人的伞吗？我心里想，我拿别人的伞，别人问的话，我就把自己当做是拿我伞的人， $A=B$ ， $B=C$ ，过去了。可以这样做吗？如果我的伞被人拿走，我也拿其他人的伞，那我与拿我伞的人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就想，算了，再买一把吧，我就不用为这些事情烦恼了。君子要不惑、不忧、不惧，至少不忧与这点有关，多了解自己便没有什么可忧愁的。

【第220讲】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二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对孔子说：“你这样子修饰威仪是为了什么？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吧？”孔子说：“我不敢想要讨好别人，只是厌恶固陋而已。”

我们平常讲的“栖栖遑遑”与这里的用法不完全一样。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奔走，这一国跑完跑下一国，席不暇暖，很辛苦的，叫做“栖栖遑遑”。很多人说，“栖栖”在这里为什么不翻译成“到处奔走”，却把它翻译为“修饰威仪”呢？因为栖栖本来就不只一种解释，这就要看上下文了。微生亩这个人一定是孔子的同辈，才会直接叫他丘，如果不是认识的老朋友怎么会直接叫名字呢？都要称夫子或子。微生亩直接说，你这样子修饰威仪是为了什么？该不会是为了讨好别人吧。佞，本来是指很会说话，讨好别人。我们现在请问，到处奔走与讨好别人有什么关系？不太容易说得通。但是修饰威仪和讨好别人就比较有关系了。孔子周游列国，有好几辆马车，孔子在中间，学生前前后后都有，浩浩荡荡。孟子提到，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出疆必载质，也就是离开一个国家的边界一定带着一只雉。雉就是野鸡，古代可以作为见面礼，孔子准备去见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君。这是修饰威仪还是栖栖遑遑？栖栖遑遑就像逃难一样，哪里有心思去找见面礼呢？而且微生亩说，你这样子栖栖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吧？那么，栖栖与讨好别人一定要连得上，否则的话，你说栖栖是到处奔走讨好别人，这不太能说得通。孔子说我不敢想要讨好别人，只是厌恶固陋而已。说明修饰威仪就不会固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固陋代表节俭才会固陋。孔子说，我讨厌固陋而完全不讲礼仪的人。我们是念书人，周游列国的时候希望有机会做官，当然要有个读书人的身份，表现一定的规格，所以我修饰威仪去见任何一国的国君，人家也会比较重视，认为这个人不是来讨饭吃的，他有他的本事，也有他的主张。所以把栖栖翻译

成修饰威仪，这样才能符合别人的质疑。儒家讲究文质彬彬，不能只有质没有文，这样理解的话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这样讲到底有什么用意呢？一方面想了解孔子，因为在《论语》里面像这样的话很少出现，双方意见不同，有些争执。微生亩是谁？在《论语》里面姓微生的有两个人，这里出现的是微生亩，以前出现过一个叫微生高的，他们也许是同一个人，但我们没有把握，还是看做两个人吧。还记得微生高吗？孔子说，谁说这个人很直爽呢？有人向他借醋，他跟邻居借来再给人家。说明微生高有一个很直爽的名声，孔子不以为然。别人跟他借醋，他家里没有就说没有，这叫做直爽，想借的人可以去向别人借，去感谢别人；他叫人家等一下，再向邻居借醋，让人家感谢他，这是慷他人之慨，为什么贪图别人的感谢呢？所以孔子公开说微生高不能算是直爽。当然就拿借醋这件小事情去发挥，有点小题大作了。微生亩恐怕是微生高的堂兄弟或是亲兄弟，他可能知道老哥(或老弟)被孔子说成是没有那么直爽，结果看到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穿得很整齐，马车装备都不错，就批评他了，你这是不是想要讨好别人啊？他也知道孔子很讨厌佞，佞就是口才善巧。像孔子的学生仲弓，别人说仲弓这个学生能够行仁但是口才不好，孔子说什么？他能不能行仁我不知道，但是和别人相处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口才越好的人越容易得罪别人。这一段是有这样的背景，我们把它连在一起。

谈到周游列国，孟子后来场面更大。因为孟子那个时代，各国诸侯在争霸的时候，要主动表示请天下有本事的读书人来，叫做卑礼厚币。卑礼就是说我国君谦卑，用非常礼貌的态度对待你；厚币就是用很厚的奖赏，别人给你多少我加倍，待遇很高，以这种方式吸引人才。所以孟子周游列国时，后面跟着几十辆车，从者数百人，有人甚至质疑他“传食于诸侯”。什么是传食呢？这家吃完吃那家，那家吃完吃下一家。这样不是太过分了吗？相比起来，孔子周游列国有些狼狈，将来看到□微子篇□第十八你会发现，老师和学生走散，子路饿得没饭吃，别人请他吃顿饭，感激得很。孔子和孟子，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作为儒家基本的规格还是要的，礼仪教化还是要的，这不能少，也不能打折扣，各种设备、装备不能没有，

否则便缺乏威仪，没有威仪却希望别人重用我，那不容易做到。微生亩把这种修饰威仪当做讨好别人，其实孔子是讨厌固陋。还记得以前说过“学则不固”吗？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见多识广，对许多事情就看得开，见解通达。学习儒家思想，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能够明白很多道理，任何事情都不用大惊小怪，都有个道理可以说。

【第221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四章。原文是：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有人说：“以恩惠来回应怨恨，这样如何？”孔子说：“那么要以什么来回应恩惠呢？应该以正直来回应怨恨，以恩惠来回应恩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儒家与道家的不同。

或，就是有人，他一定是听到有些隐居的属于道家学派的人强调以德报怨，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以德报怨出现在《老子》第六十三章，叫做“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说人间很多事情，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多、有的少，你何必计较呢？别人对你不好，让你感觉到怨恨，你要用德来回应他。因为以德报怨，别人的怨才会完全化解，老子也说过，“和大怨必有余怨”，大的怨恨化解之后会有剩下的怨恨。比如我与你有长期的仇恨，和解之后余怒未消。我只有对你加倍的好，让你觉得，既然这样就算了吧，已经矫枉过正了，就一笔勾销吧。但是，一个人若对不起我，我还是原谅他，甚至反而对他更好，就有可能变成姑息养奸，使他变得更坏了。这个时候儒家就提出他的原则，孔子不认为以德报怨是好的，他说，你以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呢？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位老师，我们对他非常好，他对我们也很好，但是另外有几个学生经常对他很没礼貌，在背后也批评他，他也知道，他对这些学生就是以德报怨，也像对我们这些好学生一样的好。我们几个学生就不太高兴了，我们对老师那么好，老师对我们很好，他们几个对老师这么坏，老师对他们也很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对老师好呢？因为对一个人好是要努力的。我费心费力费金钱照顾你，另外一个人呢，到处去说你的不是，你对他像对我一样的好，那请问我为什么要做好人，继续做好事呢？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如果问孔子，孔子会说这个老师做的也不对。应该以直报怨。直代表真诚而正直。你骗我钱，该诉诸法律就诉诸法律，或者我要让你知道你错了，你要正式说

明你怎么还，并且道歉。这是以直报怨。若以德报怨，别人骗你钱你还安慰他鼓励他。

我真的做过这种事。朋友向我借钱，到最后他承认是骗的，好了，经过调解(尽量不要上法院)，我就对他说，你有钱再还，不要着急。调解人都很感动，说我们专门替别人调解有关借钱纠纷的，第一次看到这么有礼貌的，果然是一个教授。但是我苦不堪言，心里想我已经没有了里子，不能再没有面子。你让我一个教书的人同别人大吵大闹，摔桌子、摔椅子说拿钱来，这个做不出来啊。别人不能以为我是以德报怨，我希望以直抱怨。然后，要以德报德。谁对我好，我对他好，天经地义，这个社会才能够走上正路。

我们要问，为什么老子要讲以德报怨呢？因为老子是道家，我们如果想懂道家就要大概知道一下，它和儒家有什么不同。道家的道代表整体，眼光比儒家看得更宽，它看的不是只有人的世界。比如我们人类，像孔子是人文主义，家里马厩失火烧了，一个工人、一个佣人被火烧伤，孔子都不能接受，他不在乎有没有马被烧死，这说明人比较重要，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动物呢？像马、就算是熊猫好了，再怎么贵重也不能和人相提并论。这是儒家。道家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人看得这么重要呢？人也是万物之一，你应该开阔你的心胸眼光，把万物当做人一样来加以欣赏、加以珍惜。这是道家。所以道家很强调万物都从道而来，最后又回归于道。道代表整体，讲整体的话就不要在乎恩恩怨怨。法国有一句谚语说，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请问，一个人为什么对你不好？他有他的遭遇，他从小是个孤儿被人家欺负，有多不幸你知道吗？他不认为对别人好会有用，他不对别人凶别人便对他凶。他有这样的背景，你了解之后，就不忍心责怪他了。谁喜欢被别人责怪呢？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杀人放火的都有理由了，造反有理。美国的律师喜欢替犯人辩护，说做坏事实实在不能怪他，是这个社会太坏了，害他从小无家可归，然后在黑社会里面混，他不杀人，别人就杀他，所以他今天杀人不能怪他。难道和他一样背景的人都是杀人犯吗？太离谱了吧。有部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两兄弟都是穷困得不得了，哥哥误入歧途了，弟弟却努力上

进。兄弟俩的背景很接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关键还在于自己。

道家强调整体，从整体来看的话，德与怨是相对的，别人如果对我不好，我对他还是很好，因为我知道他有他的苦衷，他有他的理由。在整个道里面，其实我也没什么损失，因为我所得的一切也是从外面赚来的。比如一个人向我借钱不还，而我的钱也是赚来的，来来去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八个字一讲就不用计较了。在整体里面你计较什么呢？

我们学儒家经常会设身处地，就是换位思考。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他，我恐怕做得比他还差；如果他是我，他肯定做得比我还好。我们没有向别人借钱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但是别人不见得不努力，只是他没有好的条件，或者没有碰到好的机缘，所以就一筹莫展。如果我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呢。从道家的角度来看，明明是别人对不起我，但我得到的一切也是我生下来之后才慢慢得到的，那我何必认为这些非属于我不可呢？自己用不完让别人用，这也没什么不对呀！这样一想就不同了。我们要记得，儒家是人文主义，如果不坚持正义，不坚持真诚，人的社会就会混乱；最终有些人做了坏事没有受到任何教训，他不知改善，这是对他生命的浪费。儒家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够接受的，任何一个人做坏事，我以直报怨是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可以走上正路。

老子与孔子说法不同，并无孰是孰非，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思想系统，主张自然相同。

【第222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五章。这一章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它的原文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备人，广泛学习世间的知识，进而领悟深奥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么多的学生居然让孔子感叹没有人了解他。我们要问，是孔子的思想太复杂深奥，还是同学们太不用功呢？孔子的教材是以《诗》、《书》、《礼》、《乐》、《易》为主。同学们学会之后可以设法去做官。但孔子不止是一个教书匠，他和一般大学(古时候也有大学，贵族子弟去念的)的老师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位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以西方标准来说，有三个特色：

第一，有自己一套新的概念，可以用来面对、解释所发现的真实的世界。因为一般的概念别人在用，用久了之后失去解释力了。我们平常讲话都已经是随俗从众了，说出来的话和实际的现实情况对照起来有差距了。所以哲学家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概念。而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而学生没有人知道何谓仁。孔子如果不讲“仁”字，他的学说有什么重点呢？

第二个特色是设定判准的标准。有些人是小人，有些人是君子，这标准是孔子定的。他定的时候参考的因素是立不立志，志向对不对，有没有一直往上提升。

第三个特色是建构系统。只要是哲学家一定有完整的系统。孔子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这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有一个中心思想连贯

起来成为系统。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这个念一点、那个念一点，不然就是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全世界懂他的学问的人屈指可数。

孔子这样一位大哲学家，他了解的是人类生命的特色，只要是人，依照孔子的指导去做就没错。但他教书的时候不能谈这些，只能谈学生所需要的具体的知识与能力，让他们有机会去做官。加上学生里面只有颜渊既好学又有德行，他有可能了解孔子，但是比孔子还早过世。所以孔子说“莫我知也夫”，这几个字真是很深的感伤。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里没有特别感觉，觉得不过又是一章。我们记得的是“下学而上达”，或者是“不怨天不尤人”。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他才说完“不怨天不尤人”，后面又说只有天了解我吧，这不是在抱怨吗？后来年纪大了才知道，“莫我知也夫”真是让人伤感，有时候几乎都要替孔子掉泪了。还好，一百多年之后孟子了解他。

当时子贡在他身边，子贡是够聪明的，就问，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孔子说，我不去怨恨天也不去责怪人。奇怪，这和是否了解你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孔子并没有说别人不了解我，因为我有什么样的思想，他只说没有人了解我，但是我不怨恨天，也不责怪人。“下学而上达”——我先了解人间所有的事情，然后往上到深刻的程度。人的生命其实很简单，和万物有什么差别呢？有出生就有结束，顶多活个一百多岁，然后这一生过去了，留下子孙面对同样的问题。自古以来哪一个人不是如此？多少人是糊里糊涂过一生，很多人碰到战乱，莫名其妙就过世了。请问怎么样让这一生有意义呢？

孔子对这样的问题有他全盘的理解。他最后说了一句，知道我的只有天吧，说明他和天之间有一种相互的沟通。我们可以对照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他了解天命，这个天命不只是孔子个人的天命。天为什么要让人类出现呢？如果没有人类，宇宙也有它生态的平衡，没有什么问题的，恐龙该出来还是出来了，别的动物该起来就起来了。没有什么善恶是非的问题，纯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人类出来之后问题就大了，就有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孔子有他一套完整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不了解。一般人只注意到眼前的生活，或者近期的目标。那样所取的典范就是两个字：富贵。我这一生只要得到富或贵，

谁不说我成功？相反的，如果我落到贫贱的地步，谁又看得起我？如此，人的价值就变成在外不在内，因为得到富贵与陷入贫贱，有时候不是看有没有努力，也不是看有没有德行。像颜渊，这么有德行，这么努力，还是处在贫贱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了解我的只有天吧。他还是很有信心，相信天了解他，他这样做不是白费力气。

孔子提出对人的一种新的理解，即人的价值在内不在外。外面是看我的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但是内在的价值，古今中外是普遍的、公平的，就看自己能不能振作起来。人格的平等不是在外面的，在外从来没有平等过。一样身高吗？一样聪明吗？不可能的。人类都自由吗？西方学者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但到处都是枷锁。这些枷锁很多是外面别人所加的，这个社会从古到今什么时候让一个人完全自由呢？若让人完全自由，做任何事便会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自由只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等我们年纪大了、衰老了，别人同样伤害我们。所以孔子的理想为什么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者、少者都是弱势群体，一个社会有没有文明，就看这些弱势群体能否受到照顾。谁不曾经过幼年时代、谁将来不会变老呢？所以孔子的志向一看就知道很不平凡，他这样一种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古今中外，要找出这样的思想，屈指可数。越是往古代上溯，阶级、地位的区分越明显，甚至是个奴隶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奴隶，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后来慢慢到了封建社会，贵族出现，一般老百姓还是被统治。请问谁能给人类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要计较富贵或贫贱，而纯粹从人格的角度上肯定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责任让自己走向完美，从向善到择善到止于至善，孔子有这样的学说和理想，却没有人了解他。这是他的损失吗？是没有理解他的人，当时的人的损失。后代如果还是不理解孔子，则是后代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于这段话要特别用心思考，知道孔子有他的委屈。而我们今天要让他的委屈逐渐化解掉，从自己开始，让孔子的理想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实现的机会。

【第223讲】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六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子服景伯告诉孔子这件事，说：“季卿的想法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不过现在我还有能力对付他，让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孔子说：“政治理想果真实现的话，那是命运在决定；政治理想最终幻灭的话，那也是命运在决定。公伯寮怎么能左右命运呢？”

这段话的背景应该是子路在季氏家族开始要受到重用，这时有人进谗言，说子路的坏话。鲁国有三家，孟氏、叔氏、季氏，代代相传，这些家族的子孙，又称为孟孙、叔孙、季孙。子服景伯因为听到有人对子路有意见，便好意向孔子报告，说季氏已经被迷惑了，我现在还有一点兵力，可以把进谗言的公伯寮杀了。肆诸市朝，就是把他的尸首放在街上让别人看到。如果孔子同意把他杀了，这样子路就有机会继续做官，那必然酿成党派之争，此非孔子的作为。孔子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所以提出“命”的观念。孔子希望学生可以把他的想法用在实际的政治上，造福百姓。他说政治理想如果能实现，那是命在决定的。命，代表大势所趋。古代人相信一切都来自于天，《诗经》中有“天生烝民”，烝民就是众多百姓，都来自于天。还有“天作高山”，我们所见自然界最宏伟的高山也是天创造的。人类和大自然都来自于天，人类存在自然界中，有人拥有富贵，有人陷入贫贱，一切都要归之于天，用一个具体的名称，就是命。所以天与命在根源上都是以天为主，命代表遭遇。比如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命运，命运是指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为什么遇到这件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碰上，这就是命，换言之，不能理解而发生的事，就是命。《孟子》里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没有人知道这件

事情怎么做成的居然做成了，那是天；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居然发生了，那就称为命。所以命是结果，就遭遇而言的；天，是就事情的运作过程来说的。讲天，是将所有的一切都归之于天；讲命，是特殊的事件、某一个人的遭遇便称为命。

本章孔子说政治理想要实现，鲁国要上轨道，那是命；鲁国不上轨道，那也是命。公伯寮算什么？怎么可能因为他一个人就左右整个命运呢？意思如果季孙氏聪明，能够看清谁是人才，公伯寮怎么讲季孙都不会受影响；相反的，如果季孙本身没有什么见解，也不能分辨好人坏人，就算公伯寮不来这边进谗言，还有很多公伯寮第二、公伯寮第三，想进谗言的人多的是。意即季孙当政，他本身如果明智，谁来说话都不受干扰，鲁国自然就上轨道了。如果他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谗言，即使把这个进谗言的人杀了，一样会有别人讲谗言。所以孔子把这一切归之于命，代表大势所趋，不是一、二个人所能决定的，形势比人强。对于像这样的情况，儒家就把它理解为“命”。

我们谈到命时，可以把它当做各种条件的总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这些不是条件吗？像孔子这样的人才，从任何方面观察都可以发现，他学问这么好、德行这么高，有为有守、能进能退，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那么准确，该做就做，有人用他就出来发挥抱负，没人用他就隐藏起来，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真是大臣风范，在不同的时代肯定会有特别的作为。但是孔子也只好说这是命。但是没关系，就因为这样的限制，使孔子的生命有如河水冲刷下来，遇到大的岩石挡道，激起的浪花更加精彩，让我们从浪花里面看到河流是多么强劲。

简单说来，“命”至少有两种：第一是无可奈何的遭遇；第二是使命。外在的遭遇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这是什么时代，这是什么社会，谁来当政，谁有什么问题，不是由我们决定的，称为命运，无可奈何；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使命。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命运，这一切不是我要它发生的；第二个是使命，我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命运是盲目的、无奈的、黑暗的，使命是自己选择的、主动的、光明的。我为了我的使命而牺牲，是杀身成

仁、死得其所。比如颜渊，孔子说他“不幸短命死矣”，短命就是不幸了，谁能保证一定活得很久呢？这是命运。但是颜渊虽然年寿有限，只有短短的四十年，但焕发出多少光彩？他并没有绚丽的社会成就，但只要提到儒家，谁能不学习颜渊呢？像他这么贫贱卑微、这么穷困，却依然快乐。有多少人富贵而不能快乐呢？如果让颜渊身处富贵，他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毋庸置疑，他即使富贵也一样快乐，因为可以照顾更多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思想。

所以，有理想就好好做，能不能做成不要太执着。很多事情还是要各种条件的配合，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成败从来就不是英雄主要的考虑。

【第224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八章，它的原文是：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路在石门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入城，守门者问：“从哪里来的？”子路说：“从孔家来的。”守门者说：“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

这段话真有意思。它的背景其实很简单，就是子路回来太晚了。古时候的城门有宵禁，晚上十一点之后城门关了，不让人通行。因为子夜时分，不关门便有引来盗贼的危险。所以十一点门一关，子路就只好在门外过夜了。第二天一大早，城门刚开他就进城，别人当然要问了：你从哪里来的，进城要去哪里？子路回答是从孔家来的。这个时候孔子在鲁国应该是当司寇，是大夫之家，大夫相当于是部长级别，古代一个国家部长级的官员并不多，一说从孔家来，守门的人就知道了。

古代守海关的、守关卡的人，确实比较见多识广，如果没有这些守关的人，谁留下老子的《道德经》呢？当然这是一个传说。老子在周朝负责管理国家档案，当图书馆馆长，后来退休了，看透了许多事情，就骑青牛出函谷关。守关的人拦住他说，知道你是有学问的人，把你的智慧留下来吧。所以老子就写下《老子》五千言。当然，这做为趣谈是可以的，《老子》这本书怎么可能几天写下来？它应该是一群长期共同生活的智慧结晶。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故事说明道家也不是不谈学问。一般人以为道家真是太好了，儒家老是教我们念书，道家说最好不要念书，求道就好了。错了，老子是管图书馆的，该看的书都看过了。庄子呢？在司马迁笔下，说他是没有书不念的，叫做“其学无所不窥”。这是道家，要了解了之后才能超越。还没有念完书，便谈超越，要超越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些守关的人是不简单的，此人对孔子的这句评论，千古以来只要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便是指孔子。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他自己的学生也说不清楚。还记得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吗？子路不回答，他怕讲错了不好意思。所以孔子就教他你以后要这样说、那样说。现在，一个守门的人，阅人多矣，旁观者清，他对孔子的理解是：知其不可，明明知道行不通；而为之，还是要去做。究竟动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动机呢？一般人知道行不通就不做了，或者等待别的机会，或者半途而废。孔子不同，虽行不通仍照样做。旁人都觉得奇怪，分明行不通，天下人都知道，他为什么还执意去做呢？因为孔子的动力在内不在外。人性向善，这个向善是我真诚带来的力量，不是他人给我的力量。力量来自他人，就如同气球，不给它力量，不久便消气了；自己有力量，则好比发电机，力量是内在的，本身可以发电。如果不是由内而发，而是别人鼓励、给掌声才努力奋斗，当外来的力量消失了，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为什么还要奋斗呢？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由在一套完整的人性论，不是要不要选择，而是身为一个人，就没有第二个选择，只有一路往前走，坚持始终行善了。与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后世的庄子。庄子的年代和孟子一样，是战国时代中期，属于梁惠王的时代。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意思是知道事情无可奈何，我就安心接受它，当做自己的命运。道家不主张在行不通时继续努力，他们会绕个弯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做，事半功倍。所以道家的关键在于智慧，要判断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是时机成熟。儒家是有智慧的，智者不惑。但是一个仁者，内心的力量身不由己，非要往前走不可，虽然知道行不通，但是没办法停止。最后能不能做成是另一回事，往前走的奋斗精神就足以感染天下人，让天下人都知道做人没有别的选择。后来孟子就发挥得很好，他说，孔子说过“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人生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行仁，一条是不行仁。该选哪一条？当然是选择第一条了。

我们谈人性向善时，肯定人生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善。不能避开人群，必须身不由己地，由内而发地，真诚地与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创建适当的关系，这是唯一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生在这个时

代，遇到这些人成为我的同学、同事，真倒楣。如果能换另一个环境，和更好的人做同学、做同事，说不定自己就表现更好了。不要抱怨，就因为有这些你以为不好的同学同事，正好对你加以磨练。要感谢他们给你修养的机会。想想看，如果身边都是好人，需要修养什么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世、环境、背景不理想，反而是一个磨练的机会，让我们精益求精，把最好的一面，人性的精彩一面不断地表现出来。

【第225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九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击磬于卫，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留居卫国时，某一天正在击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说：“磬声里面含有深意啊！”停了一下又说：“声音硁硁的，太执着了吧？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放弃算了。‘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走过去。’”孔子说：“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这段话再次说明孔子认为没有人了解他。如果只有以前讲过的“子曰：莫我知也夫”，你恐怕会认为《论语》材料这么多，只有一次，大概是偶尔感叹一下吧。现在证据确凿了。这一次孔子在卫国击磬。我们在博物馆看到过，磬是石头做的乐器，排成一排。怎么击磬我们也不太清楚。孔子的音乐技术非常高超，他可以透过击磬表达自己心中深刻的情感。他在卫国的时候，很可能是住在蘧伯玉家中，他在屋内击磬，有一个人挑着竹筐经过他门前。这个人叫做荷蕢者。古代很多人不印名片的，你问他什么名字，他不理你，那你怎么办呢？就把他形容一下。比如你一说荷蕢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挑着竹筐的人，这变成他的名字了。其他还有人叫接舆，就是靠着你的马车的人。这个人曾经说过孔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是楚国的一个狂者。

这个挑竹筐的人显然是个高人，整部《论语》里，孔子在演奏音乐时，只有这么一位知音。而这个知音与他是不同门派的，但是聪明之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同门派的人成为知音很累，金庸小说里面写道，两个人一正一邪，成为知音之后演奏“笑傲江湖曲”，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不忍心，因为在江湖上两个人是势不两立的。这个荷蕢

者说，“有心哉击磬乎”，击磬的这个人内心里面有很丰富的感情啊，有心意要表达。他就继续听。听了之后就说，声音太执着了。“铿铿”这两个字孔子用过，“铿铿然小人哉”，现在别人居然用这个来讲孔子。说你这个声音太执着了。然后他听出孔子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所以这个人就说了：没有人了解你就算了，放弃吧。他真是个知音者啊！

我们也替孔子高兴，总算有一个人是知音了，但是这个人孔子的做法不以为然。劝他不要知其不可还要去做，放弃算了。他引用《诗经》的话“深则厉，浅则揭”，水深的话穿着衣服过去。因为把衣服脱下来举在头上，恐怕连头都淹没了，衣服还是湿掉了。既然知道衣服非湿不可，那何必还要担心衣服会不会湿呢？就穿着衣服过河去吧。浅则揭，揭这个字古音念“弃”，水浅的话就把衣服撩起来走过去。不要在岸边犹豫不决，看看水的深浅，赶快决定吧。可见听的人都替孔子着急，磬声中传达了很多意思，你究竟想做什么？他像是在质问孔子。古时候房子没有很好的隔音设备，外面人大声讲话，常常是有意让屋内人听到。孔子在房间里听到他的话，就回应他：“果哉，末之难矣。”像你这么坚决地要离开这个世界，那还有什么困难呢？《论语》提到好几次有些人脱离尘俗世界，我们没有谈这些篇章，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可能脱离这个社会呢？要下定决心不再去关怀同情老百姓受苦受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道家与儒家有何不同呢？从整体上看，道家知道天下一定有人受苦受难，你能救几个人？一个人能改变潮流、改变趋势吗？太难了，怎么做都不会有效果的。所以道家就是靠智慧，知道趋势何在，他不愿意费太多力气，或者不愿意白费力气；儒家则不考虑自己费多少力气，也不在乎能不能达成结果，而是问自己该做的事是否做到。道家并没有非做不可的事，因为都在整体里面，我今天失败下次成功，今天成功下次失败，所以不管成功失败，都不要得意、也不要难过。这是道家。儒家不同，成功便与别人分享，失败则设法再改善。不断修炼自己、不断努力奋斗。目的是为了把儒家的善的概念，即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做到最好。道家不谈善，道家知道善永远谈不清楚。

标准何在？是谁定的？把这一代人救好了，下一代人怎么办？那为什么不让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所以不同的学派就有不同的思想。

我们对先秦这两派特别重视，因为他们都有完整的系统。其他先秦各家学说问题很多，漏洞很明显，除非做专业研究，否则花时间去研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没有必要。对一般人来说，要以儒家为主，年轻的时候学会儒家，中年之后再学道家。这两派掌握住之后，年纪更大一点学《易经》。这样就够用了。

所以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儒家是最根本的学说，绝不能绕过它，一旦忽略它便找不到生命正确的理解和方向。

本章要配合前面孔子说的“没有人了解我”。现在有一个人了解孔子，但是他所了解的就是孔子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而这个人偏偏不是孔子的学生，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孔子想与他沟通也没有用。于是孔子很感慨，他说我与你不同路，像你有这么坚决的弃世之心，准备脱离这个世间的各种烦恼，那就很容易了；我难道不知道？但是作为儒家就是放不下。我曾经和一位佛学大师讨论过佛教与儒家的差别。他告诉我佛教是六个字：“看得透、放得下”。我说儒家和你有一个字不同：“看得透、放不下”。佛教看得透，儒家看不透吗？一样看得透，但是儒家放不下。因为我的心不安，天下有一个人没有安顿，我的心就不安、就不忍。

佛教有另外的境界，我们这里不宜做比较。我们只是说不要以为儒家只是一个入世的学说，只教做人处世的道理而已，那样的认知是把儒家看得太简单了。

【第226讲】

《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十二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请教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以至能认真谨慎地面对一切。”子路再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至能安顿四周的人。”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至能安顿所有的百姓。修养自己以至能安顿所有的百姓，尧舜也会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啊。”

这段话最后提到连尧舜都很难做到。“尧舜其犹病诸”这个词曾经出现过，在《雍也》第六，当时是对子贡说的。子贡问，如果能够广泛地对百姓施恩，又能够真正地帮助大多数人，这样算是行仁吗？孔子说，这不只是行仁了，已经到达圣了，连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尧舜是天子，要照顾天下人，所以正好是博施济众，但是能照顾多少人？像尧舜联合起来统治天下五、六十年，社会上依然有很多坏人。这一代的人你照顾好了，下一代呢？所以尧舜都很难做到。这里再度出现连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的话，是什么事呢？“修己以安百姓”。我们今天讲百姓是指一般老百姓，古时候真的是一百种姓氏，代表各个部落、各个家族。

子路这个学生的学习态度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他首先问老师怎么样算是一个君子——孔子说过很多君子的好话，子路就问怎么样才算是君子呢？孔子说“修己以敬”，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从修养自己开始。“敬”这个字，就是认真负责地面对所有的一切。所以一个人修养自己到最后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对任何事情都认真去做，绝不要视之为小事。我们做事的时候会分辨重要与否，但是任何事只要是我做的，别人以为再小的事我都以为是重要的，因为花的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花一小时做这件事，我也要把它看作是

大事，因为我这一生活到现在，这一小时除了这个事之外别的事我不能做。所以每一件事都与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小事。当然这样听起来太严肃了，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我们去看医生时，医生可能会认为我们得的是小毛病，也许真的是小毛病，相对于大毛病来说，这病才刚开始，很容易治疗。

这是医生的判断，它有程度的区分，有小病大病之分。但是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宗教家，对他说我们现在的困难，对他来说就是大事，因为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不能说我们的问题是小事，他对于别人的苦恼、别人的痛苦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够忽略任何细节，那是和灵魂有关的，除非他是假的宗教家。儒家也同样具备类似的态度。只要是我在做的事就没有小事。因为我这一生，今天此时此刻做这件事就不能做别的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事就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了。这样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所以人需要休闲、需要调节，需要搭配起来，不能老是处于这么紧张的状态。比如我现在去慢跑，你说慢跑是大事，那也太严肃了一点。儒家讲到的大事一定是和别人互动，如果是自己的食衣住行，那真是不用在意。孔子不是说过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所以对我来说什么是小事呢？和自己有关的反而变成小事了。吃什么、穿什么不要在意；但是一旦答应别人的事情，只要是正当的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是大事。

儒家分辨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步，我修养自己以至于敬，我们翻译成认真谨慎地面对一切，不能够松懈。很多事情就是一点点疏忽了、大意了，后果便不堪设想。多少事情都是由于不够认真造成的。西方有一个很简单的趣味故事，说将军骑着马准备带兵作战保卫国家，但是铁匠替他的马钉铁蹄的时候，一根钉子钉歪了，结果将军带着军队上战场，因为那个马蹄没有钉好，马摔了一跤，将军死了，军队打败了、国家灭亡了。请问这个国家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那个铁匠没有尽责任。有本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只看到书名，也觉得有它的道理，因为这种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写小说，往往是一个灵感促成的，这个灵感什么时候出现呢？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卡缪就说，很多灵感是在经过饭店的旋转门时出现的。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讲这个当然也有道理，很多细微末节一般人不在意，但是作为作家就会很注

意。一个人要有敬的态度，认真谨慎面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不能有任何松懈。这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以儒家到后来，特别强调“慎独”两个字，独处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与别人来往时别人都看着我，我当然很谨慎，每一个表情都要注意，希望给别人好的印象；但是我一个人在房间独处时，谁管我啊？以前也没有监控设备或针孔摄影，安全得很。所以这时候就是一个检验的机会。当然曾参在《大学》里面说得很好，“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代表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也好像旁边有五个人，十个眼睛看着我，十只手指着我，当然也要很谨慎。德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一个人独处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此与别人相处时，自然表现良好，不用伪装。

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到修己以安百姓。说明善就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修养自己最后能够安顿天下的百姓，这一点连尧舜都不见得做得到。“止于至善”就是这个情况，这个要求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了解儒家对善的界定，也知道人性向善，所有这些言论自然就形成了。由此可以明白孔子何以要求一个人修养自己，到最后能照顾好天下百姓。

【第227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十三章，它的原文是：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伸开两腿坐在地上，等候孔子来。孔子来了之后对他说：“你年少时不谦逊也不友爱，长大了没有什么值得传述的贡献，现在这么老了还不死，真是伤害了做人的道理。”说完，用拐杖敲他的小腿。

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历史上没有完整的资料，有些人说他很像庄子笔下的那些道家人士。据说他母亲过世时他不哭，孔子去他家里吊丧，他是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所以孔子很不能接受，又因为是老邻居、老朋友，一起长大的，所以孔子就不客气了。古代人坐有坐相，大部分是盘腿而坐，要不然就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有客人来的时候上身就立起来，叫做正襟危坐。原壤坐在地上，双腿张开，实在是没有坐的样子。事实上他在自己家里，可以很自由，但孔子毕竟是客人，客人来了主人就要有基本的礼貌，结果他就这样坐着等孔子来。孔子对他也很直接，分三段批评他：你年轻的时候不谦虚也不友爱，长大的过程里面没有任何好事值得别人称赞，如今活到这么老还不死，这不是伤害做人的道理吗？贼，在这里不是说小偷，意思是伤害、贼害。

一般人都以为一个人活得很老，是有善报。可以参考《尚书·洪范篇》，有五福之说，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排第一的是什么？寿、长寿；第二是富、有钱；第三是康宁，平安；第四个呢？攸好德，代表所爱好的是德行；第五个考终命，可以活得很老安享天年。所以第一个寿，最后一个考终命，都是指年岁很高，称为高寿。一个人能活得很老，更应该做为示范，让年轻人看到能活到这么老，是因为做了很多好事，年轻人便会期勉自己这一生也要多做好事，将来可以活得久一点。这才是老人家对年轻人最好的启发。可是，原壤从小没做好事，却活到很老，年轻人看了可能会认为反正他这么混也

活到这么老，为什么我不能跟他学呢？这不是教坏了年轻人吗？古人对于长寿有报应的观念，寿排第一，其实是比较古老的思想。经过儒家之后，德行排第一。真正的福报是一个人懂得修德行善，让他的人性顺利发展。我们常说福与德一致，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德行就有什么样的福报，这称做“圆善”，圆满的善。

哪一个人不希望这样呢？好人有好报，天下人就更愿意做好人。做好人若是为了好报，似乎动机不太单纯，先不论动机如何，就看他行善与否。我有时候觉得行善得到好报不见得是过于功利的想法。英国人讲道德很喜欢就功利面来看，道德对人有益，大家才愿意行善。英国哲学家休谟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一个人行善时，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但是行善之后有人称赞他，他是不会反对的。所以要注意到因果关系。我今天很孝顺，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称赞才孝顺的，但是我孝顺之后有人称赞我，何乐而不为呢？代表行善被别人肯定了，别人看到之后觉得很好，行善会被人家肯定，也愿意行善，那这个社会不是更好吗？这是英国哲学家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不同的看法。康德谈行善，是我该做我就做，不要管什么效果，别人知不知道是别人的事。这很高尚，但是不太符合人情世故。一般人是能够行善，也希望别人知道。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一个正面引导风气的作用。康德说如果人们行善的时候觉得快乐，那将来可能为了快乐而行善，而不再为了行善而行善。这也有道理，现在是该行善便行善，绝不考虑快乐与否。一旦考虑快乐，将来可能为了快乐而行善，就不是单纯的行善了。那请问如果哪天行善很累，还要不要行善呢？差别就在这里。康德的做法，和儒家很接近，该行善便行善，别人知道与否，称赞与否，根本不考虑，因为一考虑这些，将来就可能为了得到别人称赞去行善，没有人称赞就不行善，动机复杂化了。我们不在这里评论西方哲学家的优劣，只是把他们的见解拿来参考。

孔子感叹老朋友没有改变的希望，所以用拐杖敲他的小腿。但是这老朋友一点都不在乎。孔子批评原壤是有他的思考脉络，老而不死，伤害了做人的典型，对年轻人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有些人就把“老而不死是为贼”简化为“老贼”，这一点我不能接受。因为说到老贼，我们在学校教书三十几年，在年轻的学生与同事眼中，我们都是老贼级的。那

可以吗？不能乱用这种成语。老贼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年纪大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前面两个呢，“幼而不孙弟”，我小时候还是很谦虚、很友爱的，你就不能说我是老贼。“长而无述焉”，成长的过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别人称赞。我们总还是有一点作为，出了不少书。所以不能因为我很老，占着位置就说我是老贼，很不恰当，批评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自我反省。

我们都希望好人长寿，但这个世界上偏偏好人不见得长寿。我们看了特别痛心。那么好的一个人，到中年就结束了；相反的，有些人言行比他差太远了，还多活了几十年。就像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时候，就感叹天道无情。哪里有什么天道呢？像伯夷这么好的人遭遇这么惨，而像原壤这样的人居然可以活那么老。所以孔子遇到这种情况时，也无可奈何，只能说这句话来留点材料让我们警惕一下。

【第228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十四章，它的原文是：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的一个少年来传达信息。有人谈到他，就问：“他是肯求上进的人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又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是一个想求上进的人，而是一个想走捷径的人。”

这段话的意思相当清楚。童子在古代是指十五岁以下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负责传达信息。有人谈到这个年轻人，就问说：他是一个肯求上进的人吗？这其实是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事，只是就身边琐碎的事情来问一下，想了解孔子如何观察一个年轻人。因为孔子对于年轻人很尊重，他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你怎么知道他们的表现不会比我们更好呢？有这样的想法，国家社会才会进步。今天老一辈的大师凋零，很多人便担心起这个社会的将来，大家都忘了几十年前这些大师也是学生。著名的学者梁漱溟先生，他当然是一位大师。有一位美国学者写博士论文时就写到梁先生，他的书名是《中国最后一位儒者》。当时我们看到书名，就觉得过于夸张，中国哪一个时代没有儒者？儒家的传统只要不断绝，各代都会有学者出现。梁先生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位儒者。读过《论语》就知道“后生可畏”四个字，我们今天也一样，别看年轻人年纪轻，谁知道他们将来发展如何？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

对年轻人要全面肯定吗？也不一定。有些年轻人基础不够扎实，稍微站稳了就觉得有机会了，现在和一些前辈在一起，就想要赶快与这些人并驾齐驱。其实年轻人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下功夫”，不要着急，只怕学问不够，不要怕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所以对这位传达消息的年轻人，孔子观察入微，他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大人有大人的座位，年轻人就不应该坐在正式的位置上，应该找别的旁边的凳子，因

为还没有和大人平起平坐的资格。历史上也有些聪明的孩子。魏晋时代的《世说新语》记载：有一个小孩子很聪明，口才也很好。当时读书人喜欢清谈，专门谈《老子》、《庄子》、《易经》三玄，根本是漫无边际。这个小孩子表现很杰出，能和大人一起谈论。结束后大家就称赞他像颜渊。这个小孩子不到十岁，他怎么回答？他说：在座没有孔子，怎么知道我是颜渊？这样回答，大人都下不了台，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太厉害了。

聪明早发不见得是好事，往往就不愿意下工夫了。另外一家人有两个儿子，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家里面有几个客人在清谈，都是大人、都有学问，谈了一个晚上。走了之后这两兄弟就跑出来，把当天晚上大人所谈的你一句、我一句全部背一遍。他爸爸说，没想到我们家道中落，现在又有希望了。有什么希望？你越聪明，长大之后越危险。因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乱世，“名士少有全者”，有名的念书人很少能保全性命。这是魏晋时代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非常乖巧，又背《三字经》，又背《弟子规》，然后连□长恨歌□都会背了。这个时候大人应该要让孩子缓一缓，不要急，一步一步慢慢来。人生还是要按部就班。所以当孔子看到这个年轻人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好像是他该坐的。又看到他与先生并行，也就是和长辈并肩而行。这些日常的规矩，都没能谨守本分。这种规矩看似外在的规范，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态度。我自己教学生的时候，看到有的年轻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开始教书了，就以为天下都是他的了，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样的学生能走得很远吗？直到现在我遇到以前教我的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一定是恭恭敬敬，虽然我知道就专门学问来说，我已经教哲学那么多年了，一个中学老师教我《论语》，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得不太正确，我现在都可以加以修正，但是只要见到这个老师照样毕恭毕敬。人怎么能说将来有了成就，就觉得老师已经比不上自己了呢？老师在我们小时候给我们好的教育，这要终身感激。没有这些老师教导，我们会有今天的发展吗？

这个童子一定是有相当特殊的能力，比如天资聪颖、口才不错，但是孔子发现两个问题，知道他是想要速成。今天有很多速成补习班，这

个词用得不是很好，速成就是没有基础，欲速则不达，将来能有什么成就呢？

卫灵公第十五

【第229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二章的原文是：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在陈国没有粮食充饥，跟随他的人病倒了，没有办法起床。子路带着怒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走投无路时仍然坚持原则，换了是小人，就胡作非为了。”

这是对历史情况的真实描写。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在陈、蔡两国之间曾经被围困过一段时间，非常狼狈。《庄子》里也多次提到这件事。当然，庄子对儒家走投无路的情况特别有兴趣，他说，儒家这么喜欢服务社会、贡献人群，结果别人不买帐，自己反而陷入困境。不过，庄子基本上还是很能理解孔子，其中有一篇写孔子被围困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子贡在外面采野菜，准备带回来充饥。他们一面采野菜，一面抱怨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呢？批评他的人没罪，要杀他的人没事，他居然还弹琴唱歌，实在是有一点不知道羞耻。颜渊听到了，心里很难受，就向老师报告说这两位同学认为老师莫名其妙。孔子说，把他们找来。然后，孔子告诉他们：“君子穷亦乐，通亦乐，所乐不在穷通，而在于道。”就是说，君子在穷困的时候快乐，在得意的时候也快乐，他的快乐不在于穷困，也不在于得意，而在于道，子路与子贡听了才觉悟。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一定要安贫而乐道。有了道让我们内心快乐，才能不在意贫穷。子路与子贡听了之后，知道自己误会老师了，子路立刻拿起干戈，跳起武士之舞；子贡说，我们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

这是庄子的手笔，在更可靠的资料《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段话也让人感动。孔子带着学生在路上，忽然想到《诗经》里有一句话“匪

兕匪虎，率彼旷野”，意思是，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呢？他把这句诗用在自己身上，就分别问三个学生，这诗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先问子路。子路当然知道老师讲的是他自己，孔子带着一群学生，他们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子路说，真正的仁者，应该得到别人的肯定；真正的智者，应该有机会出来做官。孔子说，那我现在问你，伯夷、叔齐呢？微子呢？不是仁者、不是智者吗？得到重用了吗？都死得很惨啊。显然，子路不太理解孔子。他觉得，是不是老师需要自己反省一下。因为子路曾经很直接地问老师，哪里有君子像你这样走投无路的？孔子接着问第二个学生子贡。子贡说，老师你的道太高了，你降低标准，降格以求，把自己的理想讲得浅显一点，别人就能了解了。孔子答说，你叫我降低标准来迎合别人，君子可以这样做吗？他也不太满意。第三个就是颜渊了。颜渊说，老师，你的道是对的，别人不了解是别人的损失，你还是坚持你应该有的道，何必担心呢？孔子听了特别高兴，居然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就是说，颜家的这个年轻人啊，假如你发财，我给你当管家。这就是孔子。司马迁的手笔很生动，说明这三个学生常常争论，他们的性格、理解力和层次有差别。学生没吃东西，饿得起不来了，其中一定有颜渊，他身体一向不好。这时候，子路受不了了。很少有学生敢给老师脸色看，这时子路“愠”，生气的脸色就摆出来了，对老师说，君子也有这么穷困的吗？孔子说，君子遇到穷困的时候，坚持原则。君子固穷的“固”，意思是坚持，不是坚持要贫穷，而是贫穷的时候仍要坚持原则。这就是择善固执、绝不妥协。小人在穷困的时候往往胡作非为，先吃饱再说，不去考虑什么原则了。这一段很能表现儒家思想的特色。

司马迁又记载，孔子与弟子们在郑国附近走散了，学生找不到老师，老师也找不到学生。子贡见人就打听。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人站在东门那里，长相特殊，但是像只丧家狗。子贡听到描述，觉得很像我们的老夫子，就跑过去找，果然是孔子，于是向孔子报告，刚才我向别人打听时，那人描述你的头脸手脚，但是最后总结说像个丧家狗。孔子说，说我像尧、像舜、像禹都无所谓，长相并不重要，说我像丧家狗，确实很像啊。这是幽默的话。哪里有人连这种幽默的话都听不懂，真的把孔子当成丧家狗？孔子是丧家狗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一个人是归人，每个人都是过客。不论买了多少房子，还是过客，终究要离开的。哪个人不是丧家狗？谁在这个世界上有家？能待多久？相反的，尽管孔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但他的心很安，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样一个人，说他是丧家狗，其实不合适。如果只从一个角度与时代，看一个人不得志，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就说这个人没有出息，没有发展的话，怕是无法看清历史。苏格拉底活了七十岁，被人诬告，被判死刑，喝毒酒死了。耶稣只活了三十三岁就被别人冤枉，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有谁能否认他们的成就？释迦牟尼本来是王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天下哪一国没有王子呢？但是，他出家了，当乞丐，托钵为生，创建了佛教。你能说他是乞丐吗？有谁比他更富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哪一个不是很可怜？他们真的可怜吗？大家还是先可怜自己吧。

君子是儒家的人格典型。孔子说“君子固穷”时，当然认为自己就是君子，他也希望学生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受人尊重，不就是儒家的君子理想所建构的吗？尤其在患难之中，一个人的生命特质与思想高度才能真切地显示出来。

【第230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章的原文是：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说：“赐，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一以贯之”在《里仁第四》已经出现过了，“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子贡喜欢比较谁优谁劣，甚至把老师也比了进去。这篇就是证据。说一个人“多学而识之”不见得是正面的肯定，天天在图书馆看书，肯定学识很丰富；识之，“识”读音与用法同于“志”，意思是记下来，就是广泛学习之后，博闻强记。博闻强记是当老师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广泛地学习并记下来，怎么讲课呢？讲几句就查一下资料吗？有些人问我上课怎么不用电脑辅助呢？那多方便啊，一按就出来了。是很方便，但如果哪天上课上到一半，停电了、电脑坏了，怎么办？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吗？所以，有些细节必须要记下来。只要有心做，非成不可，再难的书也能背下来了。我讲课时经常提到一些西方的学者，其实我教西方哲学也教了很多年。很多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一出来，我就能说出他的生卒年，这没有什么技巧，多念几遍就会了。所以，多学而识之没什么稀奇。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地理老师，更是厉害。她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拿起笔一画，要画中国哪一省就是哪一省，要画世界哪一国就是哪一国，你打开书一对照，真的一样。我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江山美人，并问她，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闭着眼睛一画一个地图就出来了？她说，你们以为我是靠什么吃饭的？这叫专业，是应该做到的。那么，孔子是这样的人吗？当然不只如此。如果孔子仅仅是“多学而识之”，那就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后世怎么会如此推崇他呢？显然，子贡在背后这样说过老师，这话传到了老师耳中。古时候，师生关系比较亲密，学生常常跑来问，哪个同学

这样说你，你赞不赞成他的说法？所以，孔子很直接，上课上到一半就问，子贡，你认为我是多学而识之的人吗？子贡一听就知道有人告密了，有点下不了台，可是他还强辩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们今天看文言文的对答，觉得很文雅，我们的白话文也翻译得很客气。其实，孔子的口气很冲。他对子贡说，你乱讲！我不是你说的多学而识之，我是一以贯之。我的各种见解，我掌握的知识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成为系统。我们之所以说孔子是哲学家，就因为这句话。哲学家一定要有连贯的系统，思想构成体系。哲学家，就要了解人的生命。一定要清楚人生总是难免一死，生死的关系如何？要为什么理由而死。此外，应该如何与别人相处，这是人我关系。还有天人之际——天是一切的来源，我的生命也要归之于天，那天与我关系又为何？哲学家要把所学的知识连贯、整合起来，并且实践，力求做到知行合一。

所以，一贯，首先是思想一贯，第二是知行一贯，第三是天人一贯，第四是生死一贯。对儒家而言，这四个一贯都统一于“仁”的概念下。

当老师说了我是一以贯之后，如果子贡问何谓也？孔子就会进一步讲清楚。子贡很聪明，肯定明白老师的意图，但他没问，大概刚才被老师斥责了，心里有压力，不好意思了。

孔子觉得很可惜，想利用另一次上课的机会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找到曾参。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又比较鲁钝，孔子觉得这个学生一定不明白，会追问“何谓也”。结果，孔子又失败了。他问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本来希望得到的回答是“何谓也”，他就可以解释了。没想到，曾参居然说“唯”，是的。孔子反应很激烈，立刻离开了教室。同学们就问曾参，“何谓也”。这不是悲剧吗？结果，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已经讲了两个字“忠恕”，还说“而已矣”，这怎么是答案呢？我是“一以贯之”，忠恕两个字怎么去一以贯之呢？而且，忠恕讲的只是人我关系，属于知行一贯，没有包括其他三种关系。

这一章反映出孔门弟子的理解程度，而且孔子确实有自己的想法，学生并不了解。如果曾参所说的忠恕是标准答案的话，孔子为什么后来会说没有人了解他呢？这是最好的证据。

【第231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五章的原文是：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说：“无所事事而治好天下的人，大概就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罢了。”

这里提到无为而治的概念。一般认为，无为而治是道家的专利。道家讲无为，但是，在无为后要加一句，无不为。也就是说，道家认为，宇宙有它的规律，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所以，真正的领导者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事，否则，做了东边，西边出问题，左支右绌，不可能做得完美。不用主动做任何事，所有的一切自然就发生了。比如，我负责一个花园，刻意去选择某些花种，使花朵的颜色搭配起来很漂亮，但是，这不见得符合自然规则。相反，我把种子撒在花园里，该长什么就长什么，顺其自然，最后长出来的花反而非常漂亮。自然就是美啊！人为安排使花朵显示某种秩序，看久了会觉厌烦。它能显示这种秩序，就不能显示别的秩序，太死板了，不像自然风景，任何时候看，都有不同的味道。无为——我没有安排，无不为——该做的全部做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需要最高的智慧，只有将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用，最高的统治者才能完全无为。老子举无为而治的时候，并没有特别举出某人的例子，因为一个国家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何必一定要某人来治理呢？

儒家的无为而治强调德行，所以孔子以舜为例。天下人都知道，舜的德行很高。“正南面”是面向南方。在《易经》里面，南方代表光明。古人认为，国君面向南方，意味着向着光明治理百姓，让百姓进入光明的世界。“恭己”就是本身恭敬端庄。这两个字说明德行高。可见，儒家是德治，以道德来统治，最高领袖要有最高的道德，然后百姓就都上轨道了。就像《为政第二》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两段话都印证了，孔子主张人性向善。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国君再怎么恭己正南面，也不见得能够治理好天下，无为而治

就落空了。无为而治说明，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国家却治得很好；恭己正南面，说明君主德行很好，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就可以把国家治好，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君主德行很高，乐于行善，老百姓看到就自然跟随了。不用拉拢老百姓，百姓内在的力量会驱使他跟随。孔子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上位的人讲究礼仪，讲究道义，讲究诚信，四方的老百姓都会抱着孩子来追随。四方是指包括别国的百姓都来了，因为他们都是人，也都是人性向善。

我们也记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做到敬与恭，就能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别人相处没有问题。还有“德不孤，必有邻”，“必”字很重要，德行是不会孤单的，一定有人来支持你。因为人性向善，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看你行善都会来支持你。学习孔子的思想，如果没有理解人性向善的观念，很多内容都会变成死板的教条或信念，那就不是哲学了。我们讨论向善，很多朋友最大的担心是如果没有本心、本善，怎么会向善呢？的确，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讨论分析。重点在于指出：只要我们是真诚的就够了，若当不真诚，就不是以人的身份来活动，而是以一般生物的角色在活动，在计较利害关系。如果真诚，那才是真正的人，这时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这就是我们说“向善”而不说“本善”的理由。善一定要落实在行为上，没有行为，怎么会有善？如果善只是心中所想的，那何必真的去孝顺，真的去讲信用，真的去友爱呢？既然善是行为，就不能讲本来有什么善的行为，因为本来只是向善而已。

儒家讲人性向善的前提是真诚，真诚就有力量，力量就是“向”。当人不真诚的时候，根本没有本善、本恶的问题，只是个生物而已，只看利害关系。真诚，就要考虑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否适当，我孝顺了吗？我友爱了吗？我讲诚信了吗？我讲道义了吗？这样才能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第232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请教怎样可以行得通。孔子说：“说话真诚而守信，做事踏实而认真，即使到了南蛮、北狄这些外邦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诚而无信，做事虚浮而草率，即使在自己的本乡本土，难道可以行得通吗？站的时候，好像看到这几个字排列在眼前，坐在车中，要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展示在横木上，这样才能够行得通。”子张把这句话写在大衣带上。

本章最有趣的在于最后一句“子张书诸绅”。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书”字终于出现了，有人写字，而且是写在衣带上。那一定有像笔一样的物品，只是具体形状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据说发明毛笔的是秦始皇时代的大将军蒙恬。从子张的行为可以推测，其他学生也会把老师的话写在衣带上。大家各记各的，后来才汇集在一起，成为《论语》这本书。

这次，子张问，到外国去，到任何地方去，我应怎样待人接物、做事相处才能行得通？孔子就说了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真诚而守信。忠是自己负责，尽己之谓忠，我自己尽心尽力来自我反省；信是我履行诺言。行笃敬，做事认真而负责。能做到这些，就算到了蛮貊之邦，偏远落后的未开化民族地区，都可以行得通。

我们现在要在外国行得通，第一当然是学好英文了。那么，在古时候，是不是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呢？否则，连问路都不会。孔子不在乎这个，只要有善意就行。比如，两个人坐着船，在海上见面，就互相挥手致意。最早的时候，人们在海上用挥手来分辨敌人或朋友。挥手表示手里是空的，没有拿武器，也没有暗器，请对方放心。假如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别人语言不通，还能和别人相处吗？

当然可以，最好的语言就是微笑。所以，是否行得通，和语言关系不是很大，关键是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在一九九七年只身到荷兰去教书，就以“言忠信，行笃敬”为信条。我这样讲，绝对不是对荷兰不尊敬，把它当做蛮貊之邦。我觉得，连蛮貊之邦都行得通，何况荷兰这个先进国家呢？人生往往需要从头开始的机会，否则，会被过去的习惯、形象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想改善，别人并不接受，甚至说我们看你长大的，你再改也改不了。所以，来到新的地方恰恰是个机会，重新开始，自我修炼。到了新地方，与别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那就好好修行吧。

所以，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特别注意听自己怎么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真诚而守信。我还留意自己的行为。练习让自己分离开来，其实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自己。一面和别人说话，一面检讨我这话说出来别人能理解吗？如果对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迷惑，我就马上举个例子，多加几句说明。否则就会造成沟通困难。做事亦同，通常我们很主观，会把从小养成的习惯搬到一个新地方去，心里想，我们家乡都是这样做，为什么在这边不行？其实，我们应该入乡随俗。否则，在国际化的社交中很容易产生矛盾。比如，很多人学英文都学过，荷兰那一套，Go Dutch，意思是各付各的帐。在荷兰，不用说这句话，几个朋友、同事说喝咖啡去，千万不要以为提议者会请客，依然是大家各付各的。荷兰人特别节俭，尤其在吃喝上一点也不浪费。有个笑话说，怎么判断海面上的船是不是荷兰人的呢？如果船后面没有海鸥在飞，那一定是荷兰的船。因为荷兰人很节俭，绝不会有剩下的食物给海鸥的。所以，海鸥一看到荷兰国旗，就知道没有食物，扭头就飞走了。

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要记得“言忠信，行笃敬”，否则，就是在自己家乡也行不通。

【第233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八章的原文是：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去同他谈话，这样就错过了人才；不可以同他谈话却去同他谈话，这样就浪费了言词。明智的人既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言词。”

这段话的重点是说话。人与人交往，就靠说话互相理解，但问题是和谁说话？要怎么说话？又要说什么话？孔子在这里特别强调明智。如果可以和他谈话，却没有谈，就错过了人才。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朋友，事后觉得当时没有珍惜相处的机会。人在社会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彼此来往都有一些矜持，总觉得，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怎么好意思老和别人说话呢？或者我怎么能主动和别人说话呢？年轻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参加学术会议，见到有名的学者、长辈，一到休息的时间就蜂拥而上，前去请教。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德国学者到我们大学访问。八十几岁的老教授是某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我们曾经用过他的书作教科书。所以，我对他非常崇敬，赶快把我的英文著作送给他。外国人有时候很直接，他说，请你不要送我书了，我没有时间看。是啊，他八十几岁了，眼睛也不好，再怎么伟大的学说，他也没办法消化了。如果你看了他的书，发现了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也要先弄清楚他的记忆力好不好。他写书的时候四十几岁，现在隔了四十几年了。你再问他，您在哪一本书上写的什么怎么样。我写过吗？什么时候？四十几年前！太难为他了。所以，对于前辈学者，真正要接触的是他的书、他的思想。像孟子所说的一样，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向一个学者请教，那就私淑诸人。我私底下去学习、去改善我自己。

孟子讲学习方法时说过，隔了好几代之后，我们研究、揣摩前辈留下的书或资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学生与老师不一定直接见面，更没

必要对一个人过度崇拜。比如，我自己休闲的时候最喜欢听音乐，而且只听某几位西方歌手。有一次，我早年最喜欢的歌手到台湾开演唱会。我非常喜欢她的歌，任何时候听到她的歌声，我都会停下来几秒钟，心里想，多幸福啊，能听这么好的歌。于是有朋友邀请我去听演唱会，我婉拒了。因为那个时候，歌手已经七十一岁了，我怎么可能去听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太太唱情歌？她最精彩的曲目是她四十几岁的时候演唱的情歌，非常动人。但是，饶了她吧，那么大年纪还要全世界巡回演唱，恐怕现场只会让人觉得失望。对于我喜欢的歌手，他的唱片我一定买来听，但是他本人，还是让彼此活在各自的世界吧。所以喜欢一个人，就设法去选择他最擅长、最杰出的地方来欣赏、来学习，不一定要和他本人有所接触。孟子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学习与结交，那就“尚友古人”，往上与古人做朋友。我们虽无法见到古人，通过读书、了解他的事迹、想像当时的情况，仍可以和他做朋友。孔子则提醒我们，对人要注意，可以同他说话，而没有说话，错过了人才，会让人感到遗憾。

再则没有必要与他说话的人，却和他说了半天，浪费了言词。比如，有个人很好学，跑来找我。他其实有自己的意见，我怎么说都无法改变他，他只是希望得到我的认同罢了。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说，傅教授你赞不赞成我们恢复穿汉代的服装？我说，这不太适合吧。他就开始讲服装多么重要，日本学了唐朝的，有和服，我们中国人就要恢复汉朝的，比你日本还早了几百年。既然你讲求时间早晚的话，那为什么不穿春秋时代的服装呢？按照这个逻辑，穿原始时代的服装最好了。你怎么证明汉朝的服装最适合现代呢？汉服做一套要好几万，谁穿得起？我向他说明我的看法，他认为我太不重视文化了。其实，他不知道，文化分三个层次，有器物层次，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还有制度层次，就是礼仪、法律等等；最上面是理念层次，这才是精华。如果只关注器物层面，那怎么不恢复坐马车呢？我和他谈了半个小时，才发现完全是浪费力气。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讨论，他说希望恢复汉服。我说，好吧，你尽量去努力提倡吧。他要我支持，不可能。后来，他就公开批评我说曾经和我讨论要恢复汉朝的服装，我说那为什么不坐马车呢？好像我很顽固，不可理喻。我们今天学儒家，

学孔子，并非从头到尾都打扮得像孔子一样，头脑中的思想才重要。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外在的服装，而是理念。

孔子说，真正明智的人既不会错过人才，也不会浪费言词。这太难做到了。我们说话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交浅言深不行，第一次见面，就对别人说起祖宗三代，对方心中会感到惊吓。当然交情很深了，还讳莫如深也不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要出国教书了，却没告诉我。我反而从别人那儿听到消息，问他，他才讲，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尽管这个朋友做事很谨慎，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愿意说，但是，这件事也太见外了吧！所以，有时候，该不该说话，说到什么程度，确实很不容易判断。

【第234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九章的内容是：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说：“有志者与行仁者不会为了活命而背弃人生理想，却肯牺牲生命来成全人生理想。”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用的成语“杀身成仁”就出自这里，而孟子后来发挥的时候，说“舍生取义”。我们要特别分辨一下这两句成语。杀身成仁用的是身体的身；舍生取义用的是生命的生。孔子说，志士、仁人这两种人的目标应该是相同。志士是有志于行仁的人；仁人是正在行仁的人。他们不会为了活命，而牺牲了仁。仁指的是人生的理想。仁有三个层次：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我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仁这个理想，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此时，牺牲不是放弃、不是损失，而是获得、完成。因为人性向善，行善正好满足了人性最根本的要求。这一章可以作为儒家最基本的标志。

读《论语》与读别的经典相同，只要看到生死之事就要特别用心。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不能复生，怎么可以随便谈到死呢？既然谈到死，就要清楚地告诉我理由何在。何谓仁？何谓义？值得我牺牲生命吗？后代很多人把仁义界定为某些具体的行动。比如，做到国君的要求，就是仁义。但是，国君所言未必都对，很多国君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属下忠诚。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正气的意思是天地有正气。孔子很少谈到气，孟子讲浩然之气。正气的说法显然是受孟子的影响。中国人讲的气，是一种无形可见的精神力量，精神上的原则。所以，气可以与精神状态配合。气是无形可见的，但是又充满各处。它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充塞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有正气，其实是说，一个人如果行得正，坦坦荡荡，在天地之间到处都畅行无阻，走得通。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作为儒家代表的荀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君子畏患而不避义死”，君子害怕灾难，但是从来不逃避为义而死。只要是儒家，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儒家。儒家至少有以下几点共同主张：第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第二，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人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仁与不仁而已，要择其一当然是仁了。也就是说，有可能性还不够，还要有强制性。第三，当一个人成为君子，一定会影响或者帮助别人也成为君子。因为当我们行仁时，不能脱离与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我们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适当关系的实践，原因就在这里。比如舜，他想做个好儿子，一定会影响父母；他努力做个好哥哥，一定会影响弟弟。如果父母完全不受影响，那只能说明儿子的孝顺没有感动父母；如果弟弟完全没有受影响，那只能说明哥哥没有尽到责任。《易传》的困卦提到“君子以致命遂志”，我牺牲生命来完成我的志向。可见，只要是儒家经典，没有例外，都会为了仁义，代表人格完成的目标，来牺牲生命。而这时候的牺牲，其实是完成。这一章就是一个开端，影响后面整个儒家思想。如果不能了解生命的目的在于成就生命向善的要求，止于至善，就不足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第235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章的内容是：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请教怎样走上人生正途。孔子说：“工人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器具。你住在一个国家，要侍奉大夫之中贤良卓越的，并且要结交士人之中努力行仁的。”

之前，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而这一次，子贡请教为仁。仁前面加一个为，说明子贡知道仁是一种行动，不是一个名词，是动态，不是静态，需要做选择。孔子先用个比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人要把工作做好，要先磨利工具。这是事实。法国一位名厨做的菜好极了，别人说，你做的菜真好。他说我做菜完全靠这几把快刀，我这几把刀磨得很利，没有这几把刀的话，怎么可能把菜做好呢？你说萝卜切丝，切了半天，变成萝卜块了。菜要做得精致，必须有几把快刀才行。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引申一下，讲一点有趣的事。《庄子》里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非常精彩。庖丁就是厨房的工人，专门负责杀牛。一般听到杀牛，会觉得血淋淋，太可怕了。但是，他宰牛的时候，牛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旁边看的人觉得，他的动作像舞蹈，宰牛的声音像演奏音乐。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庖丁说，起初的三年，我所看到的是一整只牛，不知道该怎么下刀；现在我宰了十九年，牛在我眼前只是骨架而已。就是说，我杀牛杀久了以后，仿佛练就出可以透视的眼睛，一眼就看到牛的骨架，而忽略了血肉。所以，我下刀的时候，刀子轻轻一动就行了。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了，依然好像刚刚从磨刀房磨出来的。一般的厨师每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砍骨头；好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割肉。

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完好如初。因为牛那么大，骨头与骨头之间有很多缝隙，我用这么薄、没有厚度的刀进入这么宽的骨缝里面，真是游刃有余啊。所以只需要稍稍一动，就把牛解开了，牛还不太清楚发

生了什么事。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记得工具的重要性。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工具。比如说，电脑我是外行，忙得没时间学，看到有些人精通电脑，我真羡慕。他把所有教材做成档案，上课的时候一按，与所讲的内容完全配合。我有一位老师，上课铃一响他进教室，开始讲课，最后一句话讲完下课铃正好响。他不像有的老师，提早讲完了，只好东拉西扯找个故事来拖时间；要不然就是讲不完了，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别走，听我把故事讲完，这样太不够水准了。那么，这位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每天在家里对着镜子，拿着码表练习，所以上课时，说话节奏、前后逻辑都井井有条，简直就是表演艺术。其实，这还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接着，孔子建议子贡，如果想要走上人生正路的话，在任何国家都要记得，近朱者赤——这是好的；近墨者黑——这是不好的。所以，大夫中的贤者，谁比较杰出，谁比较卓越，就多亲近他们。与好的大夫、好的士交朋友，这才是相辅相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如果只靠自己走上人生正路，那比较困难，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正在努力走上人生正路的人交往，就好像走了一条捷径，工具得手，效果自然就好了。

孔子回答子贡的时候，知道子贡是个人才，将来可能去做官，就给他举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也知道，交朋友其实是双方的事，我们选择朋友，也被朋友选择。有时我们选择的好人不理会我们，坏朋友却找上门来。要记住，交朋友的时候，无友不如己者，不要交与自己志趣不相似的朋友，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理想不同，最好少接触。所以，交朋友的时候，要先打听。古代社会对于人的风评比较公开，孔子到了卫国，就打听公叔文子这个人如何？他真的是不言、不笑、不取吗？

在读书人中，要找仁者为友。仁者就是行仁者，而不是已经完成仁的。因为孔子自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没有见过仁者，他自己都说自己岂敢。读书人的目标就是要行仁，与他们做朋友，目标一致，这不是为仁最好的方法吗？

【第236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二章很短：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意思是：

孔子说：“一个人不做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很快就来的烦恼。”

“远、近”是就时间上相对来说的。其实，长远考虑是一个习惯。眼前的问题是过去没有长远考虑留下来的；今天若没有长远考虑，将来又会有今天没有考虑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人生应该做整体的规划。

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一个人轻易承诺别人，很少能够守信，因为你没有远虑，没有考虑清楚。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朋友要我做什么，没问题，结果真的要去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最终没做成，别人就责怪我。我答应了别人，他就不再找其他人帮忙了；如果我一开始说自己做不到，他就会找其他人帮忙，我也不失面子。谁规定我一定要随时教，任何时候都要把别人的事情做好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面对。多易必多难的意思是，如果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将来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所以，做任何事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它那么容易。任何事都可能出现困难，如果很容易别人不就自己做了吗？关于远虑与近忧，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例子。比如，健康问题。哪个人中年之后的健康问题不是年轻时造成的后果呢？年轻时不注意饮食、不注意运动、不注意休闲，中年之后就来了。父母把你生下来都很健康，为什么中年之后毛病那么多呢？身体方面的问题往往是自己造成的。一个人每天运动，就说明他有远虑，他不会将来再拼命找医生帮忙。如果人没有恒心，不愿意花时间游泳、运动。既然没有远虑，近忧就来了，花钱看医生吧。身体方面的事如此，别的方面不也一样吗？我们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也是因为过去没有远虑，等用的时候才发现近忧，眼前的麻烦来了。哪一个人不希望在碰

到问题的时候胸有成竹？但是，胸有成竹不是天生的，需要提前下工夫准备。可见，身、心各方面莫不是如此。

我常常答应别人去演讲，每次上台之前，就会想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下午的时间本来要睡午觉的，因为很爽快答应了别人演讲，只好不睡午觉去准备了。人都有惰性。开始答应别人的时候，心里想还早，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有什么关系呢？一定可以从容准备。可是，任何事情要做好、做到很完美，都是没有极限的。而且，演讲没有准备，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曾经在美国上学，真是很苦，因为用英文与别人竞争，功力先打对折了，根本是不公平的竞争。那时，学校要求考法文和德文，而且要在两年之内考完。念英文已经很辛苦了，还要考法文、德文。怎么办？既然来了，只好拼命，苦不堪言。两种考试，在美国本土每三个月有一次全国统一测验，各系自己规定合格标准。我们系属于人文方面，要求特别高，考法文满分七百五十分，六百分算及格，德文也一样。我大学时代学过法文，所以准备了三个月，一考，六百四十分，过了。德文从来没学过，就开始自修，借了一本用英文写的德文教科书，四百多页，三个月之内学完，去考试，考了五百九十分，差十分。我很不甘心。结果，有一个老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现在想起来，实在不高明。他建议我去和所长说，五百九十跟六百差不多，能不能算通过？他如果不同意，就与他商量，既然需要两种外语，能不能把中文算做一种呢？我很天真，就跑去找所长。结果，外国人真是一板一眼，他说，五百九十就不是六百，六百才能过；而中文是你的母语，怎么能算外语呢？这话很有道理。我立刻知难而退，再去念了三个月，然后考过了。我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希望大家做长远的考虑，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想想将来的后果。如果不能承担将来的后果，就先不要答应。一旦上了这条船，就一路往前走，不要再回头，更不要抱怨。最后走出了一条路，就是人生。我们学习儒家，要把其心得变成对整个人生的指导。

【第237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第十五章原文是：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孔子说：“责备自己多，而责备别人少，就可以远离怨恨了。”

“怨”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二十次，是所有描写情感的词汇中最多的。可见，人生很难没有抱怨。怨分两种，第一种是别人抱怨我。因为我事情没做好、话说错了，别人抱怨我；第二种是我抱怨别人。所以，怨是双向的，但不见得一定是你抱怨我、我抱怨你，互相抱怨。在《论语》里跟抱怨相关的字还有很多，像“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是生闷气。心里面生气，脸色难免不表现出来，这不也是抱怨吗？还有更严重的厌恶，那不是抱怨之至吗？儒家讲修养时，明确说没有经过儒家教育与修练的一般人，就是有怨而无耻，老是抱怨，很少有羞耻心。我们看看，社会上不都如此吗？很多人事事抱怨，塞车了、加班了，一切都是别人不对，社会有问题，自己没有羞耻心，从不自我反省。一个人接受儒家教育，对孔子思想稍有了解，他只要倒过来，做到无怨而有耻就成功了。就是不抱怨，任何事情发生先自我检讨；改变了自己，周围环境自然也随之改变。所以，我常常说，尽管我教书教了很久，但从来不敢想像去改变一个学生，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学生要不要改变，主要靠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从外在改变一个人，主动的力量不可替代。很多人看《论语》，都希望学会怎么教育孩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从小上学都很开心。因为他在班上总是倒数第一，不会给别人压力，所以人缘很好。但是，他缺乏信心。于是，他父亲对他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从今天开始，老师上课教的东西，回家之后爸爸再教你一遍。小孩学习，只要有人陪他，增加趣味性效果就很好。结果，下一次考试，孩子考了全班第一，他吓了一跳，老师吓了一跳，同学也吓了一跳。小孩回家跟父亲说，我考第一名了。父亲说，你要有自信，你看，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考得好，但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以后你还是考最后吧。这个孩子

就这样，直到小学毕业都是最后一名，玩了六年，度过了非常快乐而有趣的童年。上初中之后，他自己觉得不对了，主动对父亲说，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念书了。此后，功课就很好了。让孩子自己愿意念书，这才是重要的。老是靠父母威胁利诱，从后面推着、从前面拖着，那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从有怨而无耻进步到无怨而有耻，其实是培养人的高度自觉，绝不抱怨任何事、任何人，所有问题先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对于如何远离怨恨、或者减少怨恨，孔子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像伯夷、叔齐那样，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伯夷和叔齐不记得别人过去犯的错误，别人对他们的抱怨就减少了。哪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错，所以最怕老朋友记得你过去的错，念念不忘，大家聚会的时候，一见面就提醒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做过什么糗事。你肯定在心里想，我已经这么大了，你还提当年做过的一些坏事，多尴尬啊。伯夷、叔齐从来不提别人过去的错误，见到一个人，总觉得是新的人，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对人永远非常温和，希望对方努力向上。这样别人怎么可能抱怨你呢？就算你知道他过去的错误，他也不会担心你到处去宣扬啊。所以，不要老记得别人过去的错误和缺点，别人对你抱怨自然就减少了。

第二，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和别人相处，总计较利害，很容易引起各种怨恨。利益一向是僧多粥少，一个社会里面，好处就那么一点，谁不想要呢？但是，有些人也真是贪得无厌。你和他谈利益的时候他都要，你教他利益应该做合理分配，他不见得接受。你对他做了九件好事，有一件事没有顺他的心，他立刻忘记前面的九件事，只记得那一件不合意的事，这样的人怎么交往？只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第三，孔子告诉樊迟，批评自己的过错，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就能减少别人的积怨。就是说，责备自己多而责备别人少，就远离怨恨了。

怨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从以上三点着手，修养自己，应该会有有效的。

【第238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六章、第十七章都是孔子的感叹。第十六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来提醒自己的人，我对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听起来这段话很平常，好像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听到。这是孔子第二次提到“我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一次是说，你听到义正词严的话，你跟着做吗？你如果没有了解的话、没有改善的话是没用的。你听到婉转顺耳的话，你没有想通它的含义也是没用的。你光是听到了不去改、听到了没有想它的含义，我对这种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说的是走上正路要靠自己下工夫，老是靠老师在旁边提醒是不可能的。此处讲得更普遍了，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先自己反省该怎么办。你如果从来不想自己该怎么办，孔子也将无可奈何，帮不上忙。

行为的主体是每一个个人。人一定要常常想，我该怎么办。个人的选择虽然是独特的，但是也有一般情况。我常常提醒年轻朋友，要想了解自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十分钟自我反省，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些事情中我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一个月之后，自己就开始透明化了。什么是透明化呢？白天和别人来往，一开口说话，就知道说出来会有什么结果；一动手做事，就知道完成后别人的反应。因为过去的经验使我反省之后发现我与别人互动的模式与效果大概是什么样子。人最怕不知道自我反省。不知道自我反省，就会不断地重蹈覆辙，成为自己性格的奴隶。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会塑造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决定什么样的命运。从观念到行为，到习惯，再到性格，再到命运，一步一步发展下来。命运就是遭遇。今天有这

样的遭遇，恐怕是个人的观念出了问题。所以，人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有好的教育就有正确的观念，有正确观念就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一路下来，到最后，周围都是善人、贵人，谁不帮助你？可见，了解自己是人生的第一课。但是，这一点太难了。眼睛可以看到别人，但却看不到自己；照镜子只能看到外表，所以，人一定要有内省功夫，同时要有榜样可供学习。孔子强调的是一定要先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就是说，老师给了指点后，就要自己归纳方法，因为老师不能永远陪伴在身边的。离开学校后，没有老师指导，我们还是应该择善固执。如果自己不研究如之何、如之何，将来需要独立思考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连孔子也帮不上忙。天下没有老师一辈子在身边的，所以，老师指点几次后，就要靠自己进行判断了。

那么，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掌握三点即可：第一，我的真诚如何。我面对这件事、这个人要真诚，不要只计较利害关系。第二，我要看看与我相处的人，包括父母、朋友，对我有什么要求。我达到了吗？我能做到吗？如果要求太高，请他们降低；如果太低，请他们提高。这是双方互动。第三，社会规范。我们应遵守社会规范与共识。再怎么孝顺，也不能违法。孟子谈到舜的时候就说，舜的爸爸如果杀人，舜就必须选择，是要继续做天子，还是辞职只做一个儿子呢？舜的选择很清楚，既然不能两者都要，只有把社会规范先放一边，带着爸爸逃跑，让别人来追捕吧，先做一个好儿子。世界上两难的事情很多。舜也一定犹豫过，如之何、如之何。

我们遇到事情，应该自己考虑怎么办，而不要一开始就去请教别人，别人给的答案也不见得真的适用。这一章说明，孔子希望每一个学生能够早一点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自己的问题。

【第239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七章的内容是：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孔子说：“一群人整天相处在一起，说的是无关道义的话，又喜欢卖弄小聪明，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

说到言不及义，何谓义？为什么说话一定要和义有关？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学教书，有一天，他想听听学生在谈什么问题。校园中间有一棵大树，大树周围有石头凳子，大家可以坐在树下聊天。他过去的时候，几个学生浑然不知老师坐在另一面。他后来告诉我，听学生聊了半个小时，没有一句话是有意义的。我说，学生下课的时候当然要聊一些无聊的事，调剂一下。况且，学生认为有意义的事，老师听起来恐怕觉得毫无意义。学生也许谈起某些歌星、明星很兴奋，但老师会认为，这和课业有什么关系？这和做人处世有什么关系？如果学生都照老师的要求，下课之后坐在树下聊天还要谈道义，那恐怕压力太大了吧！有时候，老师真的太严肃了，难怪学生见到我们就跑，很少主动找老师请教。当然，言不及义并不只限于学生中，我们一般人和朋友聊天喝咖啡，十分钟之后谈什么？谈八卦吧，谁说了什么话，谁做了什么事，谁如何如何，都是没什么根据的，但是听起来很有趣，讲完之后则是一无所获。《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人们耳朵发痒，喜欢听新奇的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如果我们现在坐下来聊天，也要及义，一坐下来就说孔子说、孟子说。谁受得了？恐怕咖啡都不喝了，夺门而出。孔子说、孟子说都是对的，但那是在具体生活中，与别人来往时要做的，随时随地谈这些未免太严肃了。

好行小慧，就是卖弄小聪明。也有的版本把“慧”写作“惠”，喜欢施一点小恩惠。不过，与前边的言不及义相对应的，当然应该是卖弄小聪明了。孔子对这种行为的评价是，难矣哉。不是说这样很难，而是说，这样很难走上人生的正路。孔子所谓的难，一定是走上人生正路

有困难，不容易达到走上正路的目标。意思是，缺乏警惕，缺乏自觉，整天与别人相处在一起，说的都是一些无关道义的话。儒家追求道义之交。道代表人类共同的正路，义指的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该做什么事。其实，我们和朋友来往，最好有一个主题。我平常不太接受邀宴，别人说一起吃个饭吧，我会问什么事，如果这个事电话里可以讲清楚，那就不用浪费时间见面了，否则见面吃饭就成了负担，已经那么胖了还吃那么多，并且最关键的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简单明了，有什么事要说、有什么事要做，可以做就做，可以不做就不做。现代生活节奏很快，每天都有事要做，甚至已经排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以我来说，只要有人找我，我就充满感恩，心里想，他一定经过考虑、经过选择才请我做这件事，我要尊重他的想法。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有时候不需要太考虑这一点。我只是很多候选人之一，我不去，换一个人就行。我不去，他就不开课吗？真的开天窗吗？当然不会。如果我们太为别人考虑，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分割得太严重。所以，有时候不得不有些原则，尽管有些不近人情。比如，我面对一些邀请会考虑，这件事别人可以做吗？如果别人可以做，我尽量不做。大家分工。如果我到处接受别人邀请，什么演讲都去，那我怎么能有时间读书呢？所以，我不能讲，或我不愿讲的时候，让别人去讲不是很好吗？

人与人是有缘分的。因事生缘，就是因为某些事情而结缘，事情结束以后缘自然就灭了，叫做缘起缘灭。所以，不要执着。交朋友也一样，要结缘，要惜缘，要随缘。那为什么会言不及义呢？一群朋友固定要见面，从几年前开始就几个月见一面，到最后真的是无话可说。因为人的进步没那么快，书没念那么多，再见面，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说了之后，另外一个人会接什么，你也一清二楚。那何必参加这样的聚会呢？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很多时候要自己选择，有时候难免觉得困难，因为人总是有感情的，与一群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投入了某些感情，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团体，很有向心力、能够凝聚在一起，不愿意分开。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相处才能长久，否则，到最后难免变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很难走上人生的正路。这一章孔子谈到阻

碍人走上人生正路的方式，但偏偏是很诱惑人的，因为它不必费什么力气。我们应该特别警惕。

【第240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八章的内容是：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说：“君子以道义为内心坚持的原则，然后以合理的方式去实践，用谦逊的言词说出来，再以诚信的态度去完成。这样做真是一个君子！”

这里提到四个重点。要做君子吗？要记得自己的本质，即内在真实的基础，就是义。义指的是正当的行为表现。第二，要以合乎礼仪的方式去实践。不管再怎么样存心善良，如果行为不合乎礼仪、礼节，又忽略了礼貌，那也不行。礼包括我们现在说的礼仪、礼节、礼貌。儒家重在真诚。内心里面有真正的、正当的情感，表达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合乎礼的规范。所以，礼是形式，真诚的情感是内涵。第三，孙以出之，用谦逊的言词说出来。谦逊是不会有坏处的。在《易经》中有一个谦卦，卦象是地山谦，上面是平地，下面有一座高山。在古代，高山的意思是停止，因为那么高的山，让人感觉有压力。但是，现在把山藏在底下，上面是平地，一望无际，没有压力。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是六爻非吉则利。其他卦的六爻里，总是有好好有不好。所以，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特殊成就或才干，外表谦逊温和，就不会给人压力，谁不亲近他呢？相反，稍微有点本事，就拒人于千里之外，摆出高傲的神色，谁愿意接触这样的朋友呢？第四，还要以诚信的态度去完成。四点加起来就是君子。礼、孙、信着眼于实践、表现和完成，义是一切的根本。

讲这段话时，我往往觉得材料不太够，因为孔子很少直接谈义。一般讲到义都会强调内在和外在如何配合。因为义代表正当性，正当性不能离开适当性，适当性不能离开适宜的情况。所以，我常常强调，仁是出于内心的情感；义一定要考虑到外在，然后由内而发，到外面去实践叫做义。《孟子》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辩论，究竟尊敬长辈的义是由内而发，还是纯粹就外面来看的？比如，我看到一个长辈，我尊

敬他，这是义。但是，所谓长辈是从外表判断的，这样就变成义是由外而来的。但是，孟子强调，尊敬长辈的行为表现在外，而尊敬长辈的心还是内在的。儒家思想怎么可能忽略内在真诚的心呢？但是，孔子的义以为质，似乎把问题弄得复杂了。因为礼仪是外在的，义反而变成内在的实质了。于是，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总结为“摄礼归义”。摄就是统摄过来、收过来，把礼归于义。礼是外在的形式，其核心是义。然后再“摄义归仁”。义最后还是要回到真诚的内心。归根究底，要用真诚的内心情感去判断一件事该不该做；至于如何做，则和礼有关。该不该做，是义；为什么要做，是仁。

比如，我坐在车上，看到老太太上来，一定是出于真诚才会让座。怎么让座，这是礼。如果我站起来说：坐吧！态度很傲慢，老太太一定心中不乐意坐，感觉这个人让座给我，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呢？好像是施舍似的。可见，如果忽略了礼，就是做了该做的事也没有效果。礼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大家共同接受的人际规范。有真诚的心，做该做的事，别人就接受吗？还要看你的表现方式。孔子对君子的讨论不少，不论如何，君子绝不是天生的。“君子”是一般念书人立志的目标，然后多方学习修练，最后结成的善果。所以，首先就是动机问题。我们常常讲，起心动念。要知道，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大家都一样，我想要的别人也要，我讨厌的别人也讨厌。如果把别人当成自己来看，就要经常以真诚的心和别人相处。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只为自己着想，那是标准的小人。人要有志向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基本上也认为自己在努力做这件事，而且认为自己应该做得还不错，不过对于仁者、圣者，那还是有距离的。君子这种儒家的人格典型，是每一个人经过学习、努力都有可能完成的。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

【第241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都很短，而且都谈到君子与小人的对照。第二十一章是这样的：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孔子说：“君子要求的是自己，小人要求的是别人。”

类似的话我们亦读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小人只会怪别人，因为他要求别人；君子要求的是自己，要求别人的很少。因为能改变自己的话，是对自我性格的提升和圆满，等于是改善了自己的生命，真正受益的、成就的是自己。所以，求诸己，是非常正确的路。至于小人，很多事都去要求别人、责怪别人，别人改善了之后，小人依然如故，还是和以前一样。这一来，不是得失差别很大吗？如果一个人懂得自我要求，他的生命便会每天进步，日新又新。相反的，一个人要求别人，他自己则完全原地踏步。之后，周围的人都因为他的要求而改善了，他自己却还是原样。就拿我的小学同学来说吧，本来大家都差不多，后来慢慢不在一个层面上了。我从小上学的座右铭就是，强行者有志。所以，放假的时候我比别人多念一个星期，每天比别人多念十分钟。不要小看这十分钟，十年二十年下来就是这十分钟造成的差异。归根究柢，就是我要求自己。考试考不好，不会怨老师出题太偏，而是自己准备不够，下次努力改善。不能说，没考好是因为今天下雨了，心情不好；老师出题太偏了，我念到的都没出，他出的我都没念到。怎么那么巧呢？自己没有责任吗？我上学时，父母到周末就和邻居、朋友打麻将。麻将也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很好的休闲活动，但是不要赌得太厉害，否则就玩物丧志了。那时，父母亲和别人打麻将，我就在旁边的桌子上做数学。有一个长辈打麻将休息的时候，没事就在后面看我写。他问了一句，怎么旁边有人打牌，你还能那么专心啊？他不知道，我早就训练出来了。如果父母一打牌我就分心，那我念书还有希望吗？所以，君子求诸己，要自我要求，不要怪环境，而要慢慢培养专心的功夫。

接着再看第二十二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这话和前面讲过的“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泰而不骄”很类似。意思是：

孔子说：“君子自重而不与人争斗，合群而不成帮结派。”

君子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私心；小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私心太重。矜的意思是自重，不与别人争，别人要争的话，我就让。群而不党更难做到，我与别人合群但绝不成帮结派。这个世界上最怕党同伐异。我们是一帮人，谋求自己的利益，别人和我不同我就批评他，在学术界尤其如此。其实，学者的特色就在于有独立的人格，我读书懂得道理，我坚持我的原则。比如，我研究儒家三十多年始终讲人性向善，没有改过一次。很多人批评我，那就根据经典来探讨。但是，有些人成帮结派，认为他们就是属于人性本善派，非要坚持不可。他们恐怕也认为自己是择善固执，那我也没什么好争的，只能说各有所见吧。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凭良心做研究，你不能说我一定错，我也不能说你一定对。这是群而不党，我能够合群，但是一旦谈到学术问题，就不能不争辩了。

第二十三章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这也不容易做到。意思是：

孔子说：“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话说得好就提拔他，也不因为一个人操守不好就漠视他的话。”

我们很容易做到的是以人废言，比如，我知道张三是个坏人，各方面表现都不好，他说什么话，我们都会倾向于把他否定。有一句俗话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但是，一个人素行不良，做过一些坏事，他就不可能说出有价值的话吗？还是可能的。他也可能哪一天看书、看

电视受到启发，说出很有价值的话来。我们要把一个人和他说的话稍做区分。同样，再回到前一句，君子不以言举人。如果碰到一个口才非常好，像宰我一样，你说，这个人话说得真漂亮、真得体，我就好好提拔他。但是，他话说得好，有真正的德行配合吗？孔子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什么意思？有好的言论的人、会说话的人不一定有德行配合。两相对照，可见，孔子的意思是，听一个人说话要尽量客观，不要先认定这个人的好坏，同样的，他话说得好也不要太高兴，觉得这是个人才。且慢判断，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

【第242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二十四章的原文是：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孔子说：“应该是‘恕’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一切，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乎成了孔子的标志。这八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论语·颜渊第十二》的第二章，仲弓请教如何行仁，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次子贡问，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生受用呢？学生毕业的时候，往往请老师写下临别赠言。老师根据对学生的观察、了解，结合丰富的教学经验，几句话就能让学生终身受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请训导主任写临别赠言。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中年人，目光犀利，学生都很怕他。他说我是“小心谨慎”。说实在，高中毕业时听到这四个字，我心里实在不太开心。老师说我心心谨慎，那我还有什么出息呢？年轻人应该有理想吧，我想了很久，我确实小心谨慎。也许有人觉得，这个学生没什么出息。但是，小心谨慎保平安有什么不对吗？我素来没有冒险精神，危险的地方从不去。别人说游泳很冒险，来冲浪吧，我从来不去试。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多大本事，何必去冒险呢？另一方面，我也接受了孟子的教训。孟子说，君子不立乎危墙之下，君子绝不会站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墙底下。我的宝贵生命怎么能够随便冒险呢？所以，多年以后，我仍然常常想起老师给我的赠言。

本章的背景应是子贡要暂时离开老师了，他请老师给一个字，终身奉行。孔子说，恕。这个字真好，上面是如，下面是心，如心为恕，代表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具体作为就是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通常，我们都是别人对我不好之后，提醒对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对我不好，你一定也不希望我这样对你吧。我们大多用这八个字告诫别人，不要做

对我不利的事。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偶尔做了对别人不利的事呢？在背后批评别人、数落别人缺点时，也用这八个字提醒一下自己。通常，我们会把人设定一个范围，我的朋友都在这个范围内，对朋友都应该像对自己一样，但是朋友圈子以外的人就不同了，我何必在乎他呢？这样一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范围就很窄了。比如，我对本国人很好，对外国人就不一定了，尤其是肤色不同、语言也不通的。你叫我把他当做和我一样的人去如心为恕，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太难了。我做不到，外国人做得到吗？外国人有时候难免有一点歧视？我记得，我到美国上学的时候，拿到申请表，底下一定有一句申明：没有任何歧视。为什么要写这句话？正因为有歧视，所以要申明没有歧视。外国人来中国上学，中国人会对外国人说，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中国没有任何歧视。需要这样写吗？中国人对外国人哪里有歧视？我们一向非常好客，有朋自远方来，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况，一个美国人找不到路，立刻有很多人过来说，我能帮你吗？我们到外国去，别人会这样好客吗？不一定。比如，你会讲英文，到了法国恐怕行不通，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别人讲英文。法国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法国人至今念念不忘，而听到今日作为世界语言的英文，法国人有压力。所以，和法国人讲英文，很多人干脆装作听不懂。到德国去讲英文比较容易。德国在二次大战战败以后，德国人觉得自己应该改一改，要学习英文。在东德、西德统一的时候，我在德国待了四个月。路上常常会碰到东德过来的年轻人，用德文问我，有没有两块马克？这么容易的问题我怎么会听不懂呢？但我就要假装听不懂。否则，给不给他钱呢？两块马克我当然有，但问题是，我为什么要给他呢？说实在，如果碰到自己朋友，二十块也给了。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比较容易用在自己的同宗、同乡、同学、同道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对于不认识的一般人，或者外国人，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才是真正的修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括天下每一个人在内。这才是儒家真正的精神。区分是不是同乡、是不是同国，那就违背儒家的理想了。

【第243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二十七章的原文是：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说：“动听的言词足以混淆道德判断，小事情不能忍耐就会搅乱大的计划。”

这里分两段，首先是言与德的关系。巧言就会混淆道德判断。人活在世界上从小就接受许多教育，对于道德判断有基本认知，总认为某些事是善的、某些事是恶的，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发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单纯，以至于有些人口才很好，可以颠倒是非黑白。他做一件事，你说不对，他至少可以找出好几个理由。第一，别人都这么做，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呢？比如，开车闯红灯。很多人闯红灯没有被抓到，为什么专门找我麻烦呢？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道德判断上更加复杂的问题，也都被归结于别人先做了。这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人做过？任何可怕的事情、难以想像的事情都有人做过。第二，不能怪我，谁叫我有这种能力呢！这种观念在古希腊时代很流行。我们把它归结为一个公式：能够就是应该，应该就是必然。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就该做，不然上天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能力呢？这种观念非常可怕，我能够做的就是我该做的，我该做的就是我必然要做的，结果就有很多悲剧无法挽回。第三，用历史人物作支持。我这样做错吗？历史上谁这样做还不是赢了？《庄子》中的《盗跖篇》对此进行了有趣的描写。柳下惠是有名的好人，但是他弟弟盗跖是个大强盗。孔子建议说，哥哥那么好，弟弟这么坏，哥哥应该劝弟弟。柳下惠很诚实地说，这个弟弟我劝不来，他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太聪明了。他的心像泉水涌出来一样挡也挡不住，他的念头和飘风一样谁都猜不准。

孔子喜欢当老师，所以就自告奋勇，说：你给张名片吧，我替你去教你弟弟，并真的跑去找这个大强盗。结果，和强盗一辩论，被驳得灰头土脸下不了台。盗跖专门搜集了很多资料，谁忠心耿耿当忠臣死得

很惨，谁当孝子苦得不得了，可见，做忠、做孝、守信义都会很惨。其中就讲了这么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尾生，很守信用，他和女孩子在桥下约会，结果下大雨洪水来了，他就抱着柱子活活淹死了。他难道不会上桥吗？他说，不行，我约了在桥下，就不能上桥，一定要守约。人家女孩子到时间没来，人家不守约定，但我要守信用。孔子的理论是实践忠孝仁爱，会给内心带来快乐。但是，盗跖专门讲外在遭遇已经这么惨了，内心快乐又有什么用？一些坏人反而过得很得意。一听之后，自然觉得，为什么要做好人呢？孔子讲不过他，只好下山。子路、子贡在旁边陪着他，把驾车的缰绳交到孔子手上，缰绳三次掉落孔子都不知道。回到鲁国的都城，碰到了柳下惠。柳下惠看孔子风尘仆仆怎么搞得如此失魂落魄？就问是不是见到我弟弟了？孔子说，是啊，我到了虎口，捋了虎须，差点被老虎吃掉。这是《庄子》里最调皮的一篇，借一个强盗的口来批判儒家。这恰恰就是孔子所要批评的。你批评我，我还要说你巧言乱德呢！你现在说的这些话能不能用来教孩子呢？能不能用来一辈子实践呢？你现在正当盛年，胡作非为别人管不住你，你就开始宣扬这种偏差的观念，哪一天你有了孩子，怎么教？你对他说你不要孝顺吗？那你自己先就受不了。等你老的时候，你不希望晚辈尊敬你吗？你怎么教他们呢？这就是巧言乱德。

古希腊时代也有一派专门搞辩论的，而且主要和苏格拉底辩论。他们说，哪里有什么道德标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社会和社会法律不同，一件事在这边是好的，在那边变成不好不坏，再到一个地方变成坏的。苏格拉底就一一加以质疑批判，所以，很多人把苏格拉底称为西方的孔子，因为他也试图创建道德标准。

其次，讲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当你有大计划时，如果在细节小事上不能忍耐，那就麻烦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要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但恰好有个歌星开演唱会，我受不了诱惑非要去，隔了几天又有运动会和演出，我也非去不可。这些小事不能忍耐，还怎么参加考试？高中入学考是大事，三年的努力奋斗就看这一关了，所以必须要忍耐，尽量收敛自己的心性，集中时间、力气，针对最重要的目标，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对于小不忍则乱大谋，也有很深的切身

体验，说起来实在是有点难堪。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因为勤奋，很快就把学分修完了，又把语言考试考完了，在班上，我的进度最快。然后，在正式写论文之前，还要通过一个博士生资格考试。这个时候出问题了。所长告诉我，资格考试要请一位研究佛学的犹太教授当口试委员。他曾在日本读过硕士，受日本人观念影响很深。日本人以前统治过台湾四十年，总觉得台湾是日本的属地。而这位教授也是这么想。为了安排考试时间，我就特地在他教室门口等着。

教授出来看到我，很得意地说，你终于来找我了。因为我们两人的研究领域没什么关系，平时没交道可打。我说，是啊，所长要我来找您，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安排我的考试。他说，你从台湾来的吗？我说，是啊。他问，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当时是二月，我心想，二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有农历新年，或是元宵节了，可今天什么也不是啊，只好答说不知道。他说，你从台湾来，怎么可以不知道？我说，我是从台湾来，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说，今天是日本的开国纪念日啊。当时，我有个冲动，想打他一顿，但是一打，我的博士就没有了，只好在心里默念，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这时候不能忍耐，我辛辛苦苦读了几年的博士不就没有了吗？忍耐，不和他计较，这个狂妄之人懂什么，他接受日本人教育，以为日本人做的都对，和他去争也讲不清楚。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人的一生不可能完全顺利，很多时候只能受委屈，就看能不能忍耐，在这种时候修养自己。

【第244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二十九章特别重要，它的原文是：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说：“人可以弘扬人生理想，而不是靠人生理想来弘扬人。”

有一次，有个记者问我：“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孔子的理想？”我就选了这一句话，因为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听到道，大家会觉得很大、很高尚，人生本来就应该立志了解道、追求道，但是，人是主体，所有价值的基础在于人性。所以，孔子讨论人与道的关系时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假设我是一个乡下人，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什么是道，更不懂儒家、道家，那么我这一生还有希望吗？儒家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就算是文盲，只要真诚，凭良心做事，也照样有希望。因为道是从人性延伸出来的。《中庸》的第一句话讲得很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之谓道”，意思是，顺着人性的要求去走，就是人生的正路，哪怕没有老师教，只要真诚，依旧可以走上人生的正路。相对的，一个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掌握了各种文化知识，懂得道，那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吗？不一定。有些人读很多书，但实际生活上的问题很多。如此，学问再好，就算把各家的道全部了解了，又有什么用？他没有做到真诚。

这种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发展到宋朝分为两派：一派为理学，另一派称为心学。理学以朱熹为代表，主张格物穷理，就是尽量去正确地理解万物的道理，然后才能走上正路。他们要人念书，越多越好，而且还要思考。但问题是，念多少才算够？书是念不完的。心学的代表陆象山有一句话很值得参考。他说，就算一个字都不认识，也照样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理学当然也有可取之处。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立志求学、好好念书，以便懂得道理，学会变通，才能够应对人间各种复杂的情况，才能做到四十而不惑。但是，谁能保障天下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呢？受教育还不够，还要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多人受过教育，最后反而走偏

了。我们当老师的人都知道，不见得所有老师都是合格的，有的老师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心情不好，个性偏激，说出话来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谁来保障学生的权益呢？如果仍然强调格物穷理，那些环境比较特别，没有机会念书的人还能不能做好人呢？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这一生还有希望吗？理学家恐怕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对于心学这一派来说，就没有问题了。只要凭良心做事，真诚，内在的力量就会引导人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比如说，我很真诚，看到父母，内心中自然会有力量要孝顺，不用别人教。真诚的力量让人对该做未做的事觉得不安、不忍，这就是动力。而读书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方式来表达内心的真诚。最重要的是心中有主动的力量。宁可有动力而不懂得方法，这样至少比较纯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八个字在这么早的年代，就明确肯定人具有普遍的、共同的特质，就是内心真诚就有力量由内而发，引导人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这是儒家很重要的特色。我们今天学习孔子的思想，就要紧紧把握住人这个主体。有些人强调儒家特别重视群体，从家庭到社会，好像把个性忽略了。这种说法有部分道理，但不是全部真理。在《论语》里，我们多次发现，孔子强调的是自己要负责——每一个人只要愿意，走上人生的正路都不是问题，就怕没有诚意，就怕缺乏坚定的意志。如果缺乏诚意与意志，就算读很多书，知道所有的道又有何用？即令孔子亲自教学，也有学生赶不上，这个学生就是冉有。他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但是老师的道太高了，我力量不够。冉有在孔门弟子中排在前十名，不能说他不晓得道吧。可是，道对他没什么太大帮助。他后来做官，才华很高，但是方向不对，忘记去照顾百姓，反而替他的长官聚敛钱财，被孔子严厉批判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也反映孔子的思想非常开阔。他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听我的话、听儒家的话。如果一定要听孔子的话，那孔子以前靠谁呢？有些人写文章很夸张，韩愈就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本人怕也不愿意听到这种话，因为孔子崇拜周公，难道周公那时候也是一片漆黑吗？难道其他学者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见解吗？这种观点叫道统观念，太封闭了，太具有排斥性了，必然造成派

系对立，互相攻击。把道理说出来就好，没必要喊口号，没必要神化孔子。宋朝学者朱熹就有这样的问题。学生问，老师，孔子也会有过失吗？朱熹说，孔子是圣人，哪里会有过失呢？这话实在太离谱了。孔子是一个知过能改的人，他经常自我反省。他曾经表示德行没有修养、学问没有好好研究、听到该做的事没有跟着去做、有不善没有改过，这些是我忧虑的事啊。而且，孔子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什么好客套的。我们学习儒家要记得，正因为孔子作为平凡人取得如此不平凡的成就，我们平凡人才有希望。如果孔子生下来就是圣人，我们怎么学呢？我们平凡人的努力会有意义吗？

【第245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十章的内容是：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孔子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那才叫做过错呀。”

这句话非常符合人性的特点。人是软弱的，意志不坚定，容易受诱惑，有时因为愚昧无法认清形势，做出错误判断，行动没有原则，结果便犯错了。这里谈到“过”，很多人犯错是重复再犯，一而再，再而三，这是孔子所批评的。能犯了一次错就改的是颜渊。被孔子称赞为好学的只有颜渊一人，评价就是两句话，“不迁怒，不贰过”。好学与此有什么关系？可见，好学一定要与德行配合，好学却没能改变自己，学习有何用呢？只是卖弄学问而已。好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自己的行为。不迁怒，与张三吵架绝不怪李四；不贰过，绝不犯同样的过错。

《易经》复卦，特别提到颜渊，说不善的事他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之后没有再去做的。做错事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知道，当然，可能是做完才知道，或是做了一半才发现，已经煞不住车了。如果还没做就知道错，但还坚持去做，那就是居心不良，放纵欲望了。颜渊一旦做错事，绝不再犯第二次。这是不容易的。性格造成许多习惯，致使人们总犯同样的过错。西方有句话说，第一次上当是别人坏，他骗了你；第二次上当是自己笨，怎么没有学会教训呢？第一次受骗时还可以原谅自己。我受骗了，不能怪我，是骗子太坏了，设计各种陷阱让我相信他。这个时代，诈骗电话及信息越来越多，媒体经常提醒大家，什么样的电话及简讯是诈骗，以致有些人明明是真的得奖了，收到通知电话，他反复问，你们是不是在诈骗？即便如此，骗局也是防不胜防。但是，有过一次教训后，第二次上当就不要怪别人了，那是自己笨。我自己受骗的例子很多，都不全怪别人。我女儿曾对我说，你编一本书一定畅销，叫做《受骗记》。很多人一定觉得，这个人在学校教书，好像应该懂得道理，比较聪明吧？错了，我做人处世有时

候太单纯了，把人性看得太简单。我讲儒家认为人性向善，我也真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向善的。看到别人做坏事，我也可以理解，这是因为他不够真诚，是他自己的责任。而我自己一再受骗，根源也在自己，绝不会因为多次受骗，心灰意冷，就开始说人性是恶的。

一九八七年，我到新加坡开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十几位学者一起讨论儒家思想。与会者分成两派，绝大部分的人讲本善，只有我一个人讲向善。那时候，我很年轻，双方辩论得很激烈。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新加坡的教育部长来致辞。他说，听说你们在讨论人性本善还是向善的问题，根据我担任公职三十几年的经验，我可以向各位报告，人性是本恶的。他所谓的经验就是他看到的事实，看到一些人忘恩负义、欺软怕硬等劣迹。一位教育官员居然说人性是恶的，这在学术上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从年轻时起，三十几年来都深信人性是恶的，那今天竟能官拜部长，难道他是恶中之恶吗？或者说，唯独他自己是善，因此能受到提拔呢？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随便下判断。比如说，我这个星期总是遇到坏人，就说人性是恶的，但却忘记了上个星期常遇到好人，走在路上下雨，有人帮我撑伞，人性太美好了。哲学研究是要透过一时、一地的特别情况，发现其背后的普遍真理。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启发我们不要太苛责自己，犯错之后就改，改了之后重新开始；并且对于别人犯错，也应该理解，因为人是很软弱的。

【第246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十一章的内容是：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全部时间用于思考，可是没有什么益处，还不如去学习。”

孔子曾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应该与思考配合。学习时所学的是别人的心得，思考之后才能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心得。于是，我不用亲身去经验这么多复杂的人生遭遇，通过读书、体会可以使我的生命更为丰富，使我对不同背景的人了解得更为准确、更为深刻。有时候，我们觉得，书上写的都是古代的、其他国家的事情，我自己身边的事情不是应该多想想吗？孔子年轻时也做过这样的实验。他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思考，但是没有用，如果不读书光思考，所思考的内容一定是每天道听涂说的各种信息。此外还能想什么？想这些又有什么用？这些信息太复杂、太多了，而且很多不可靠。我经常与媒体来往，知道他们下笔的时候有一些技巧。有些媒体报导的，并不是我说的；或者就是采访完毕后聊天的那句话反而变成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如果依据这些材料思考，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材料不见得正确。于是，孔子说，不如去学习。这里的学习，指的是读书。找老师学习，老师不见得随时教；并且在孔子那个时代，连孔子也没有读过大学，他向很多老师求教，但还要看老师有没有空，如果老师在很远的地方，交通也是个问题，所以，阅读是最直接的学习方法，通过阅读可以知道天下许多事。当然，不要忘记《孟子》中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完全相信书上所写的话，那还不如不要看这些书。孟子特别提到，周武王起来革命时，《尚书·武成》上记载“血流漂杵”，死了很多人，血流出来可以把用来舂米的杵漂起来。孟子说，这一定有问题。周武王是最有仁德的，商纣王是最不仁的，以最仁德的去讨伐最不仁德的，怎么可能死这么多人，到了血把杵都漂起来的程度？

今天这个时代，出版太方便了。据说，每个月上架的新书大概几千种以上。这些书都可信、可靠吗？都值得阅读吗？读了之后，都对人有帮助吗？先不说能不能读懂，有些书读了之后，反而弄不清楚真相。古代比较单纯，书是一页一页刻成的，要去造假或者乱写，也很费时费事。现代人就要谨慎选择所读之书，否则，开卷不见得有益。当然读《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经典绝对是开卷有益，它们已经通过两千多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检验。但是有些书就要慎重了。假设我喜欢历史，翻开二十四史的任何一本都有益吗？倒也不见得。宫廷斗争、勾心斗角，有多少复杂的事情啊。当然，这个有益能够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很复杂，不要太天真。除此而外，正面的帮助不见得很多。再比如看《三国演义》，到最后曹操赢了。我会觉得，刘备、关羽、张飞这些人这么讲道义，不还是输了吗？而曹操这样凶悍阴险的人却成功了。学曹操吗？我们往往不能做，也不忍心这样做。所以，选择合适的书来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自己不能选择，那就请教长辈、老师。人的时间有限，今天读了这本书，就不能读别的书；今年读了这几本书，就不能读其他的书。很多人喜欢找老师开一张必读书目。我是不太敢开的。谁规定你这些书非读不可呢？而且，很多学者前辈开的必读书目，谁读得完呢？连十三经都出来了，就是读完又有什么用呢？恐怕也消化不了。只需就近寻求长辈、老师的建议，选择一两本多看几遍，温故而知新就行了。书不怕重复阅读，只要是好书，越读心得越深。像《论语》这样的书，一定要放在桌面，放在枕边，随时看一看。

【第247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十二章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说：“君子追求的是人生理想而不是衣食无缺。认真耕田自然得到了食物，认真学习自然得到了俸禄。君子挂念的是人生理想而不是穷困生活。”

这段话的意思本来很单纯，但因为中间有一个字不容易解释，所以出现了较多的讨论。我们常常说，为稻粱谋就是谋食。稻粱是我们的食物，一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要先让自己衣食无缺。但衣食无缺又可分为最低标准与无限要求两种。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在衣食方面着眼于最低标准，便不需要费太多心思。人应该去谋的、追求的是道，就是人生理想。道作为人生理想，不但是一个认知问题，更进一步，还要去实践。所以，孔子经常提到，一个君子应该追求道，那就不应该为吃得不好、穿得不好而烦恼，因为实践道，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并且要精益求精，永远还有更完美的程度，这是孔子的基本观念。“谋道不谋食”不是说不去找东西吃了，而是心思不要放在如何吃得越来越好、如何穿得越来越好这些事上，人应该将道实践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全。

耕者就是农夫，耕田有了收获，吃饭没有问题了。但是，问题是“馁”作何解释呢？馁的现代意思是饥饿。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一句话翻译成，就算你好好耕田，可能还是会有挨饿的时候，但是你好好学习的话，就可以得到俸禄。这话实在不通。事实上，“馁”有不同的写法与用法。在古代，它指的是食物，左边是食，右边是委，见于《康熙字典》。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认真耕田，就有饭吃；你好好学习，就有俸禄、薪水。在古代，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大学，完成学业后，将来要从事政治活动。在大学中所学的礼乐制度是将来做官必须具备的条件。

《论语》的版本很多，而且古书在传抄过程中难免发生讹误。我讲《论语》时在文字上非常谨慎，没有绝对的理由不会轻易更改一个字，但是，有的字非改不可。比如孔子对子贡说，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很多版本就是“贫而乐”，没有“道”字。类似的问题，我在讲解时都做了必要的说明。有些篇章如果不增减字，整个思想都模糊了，好像孔子讲话有很明显的语病，而且在逻辑上、思维上有明显的障碍，与其他地方的表述无法对照。

孔子最后的结论是，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是说“仁者不忧”吗？怎么又忧呢？借孟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君子有一生的忧愁，舜由普通人变成圣人，而我还是普通人，没有成为圣人，这是我一生的忧虑；而没有一朝之患，朝就是早晨。我不会烦恼今天吃什么、喝什么。也就是说，儒家的忧，是担心一生没有成就完美的人格，而绝不是担心每天吃什么、喝什么。

【第248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十五章的内容是：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孔子说：“百姓需要走上人生正途，胜过需要水与火。为了得到水与火，我见过有人牺牲了生命，但是却不曾见过有人为了走上人生正途而死的。”

这段话我们平常很少注意。本章说到仁，又提到死亡，大家自然会想到杀身成仁。其实，它不但与杀身成仁的意思相同，而且更具体地指出，应该分清楚轻重。何者为轻？何者为重呢？人类生存一定需要水与火。如果家里没有水了，或者没有柴了，需得向邻居借，否则如何度过那么寒冷的夜晚呢？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活所需，但水与火是最基本的。除了水与火，老百姓更需要的是人生正途。有了水与火，可以做食物，活下去了。但是，哪种生物不是活着呢？耶稣说过，天上的鸟不耕田，也不除草，但你什么时候见过鸟饿死的，很少啊！天生的天会养。还有地上的百合花，什么时候见过它辛苦地织布？但是，即便是所罗门王最盛的时代，他的王袍也没有这些百合花漂亮。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不追求人生正途的话，与生物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你的漂亮比不过一朵花，你生活的悠哉比不过一只鸟。人也许会羡慕自然界里面的不少动物。自从两只熊猫到台湾之后，很多年轻人就很羡慕它们，说：如果有下辈子的话，希望做熊猫，生下来就那么可爱，整天就是拼命吃，吃完就睡。如果人生只有吃和睡两件事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呢？有些人觉得委屈，早知道我生下来是一只熊猫多好！但你已经是一个人了，人是万物之灵啊，你还没有发现做人的快乐啊。

我到各地讲《论语》时，独自一人住在旅馆里，有时孤独，于是就听音乐。有些音乐真是好听，欣赏时感觉到真幸福，做人真好。尤其在这离乡背井，又时常十分忙碌的时候，忽然有半小时可以休息，优美

的旋律会把人的所有烦恼全部扫净。不但如此，还能让我自由想像，舒展心灵，这就是音乐的作用。古往今来，多少伟大的艺术家把他们的研究和心血贡献出来，让我们平凡人享用。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其他动物不可能想像这些，它们靠本能生活，生活就是一个词——单纯。而人听音乐、吃饭、与别人来往、工作，总的目的都是要走上人生的正路。

孔子感叹说，我见到有些人为了得到水火而牺牲生命，也就是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钱是身外之物，是让人快乐的一个手段。如果拼命赚钱，最后反而牺牲了生命，那是本末倒置。人生就是要分辨何者根本，何者次要。赚钱是次要的，根本的是有钱之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钱是替人服务的，不能倒过来，为了赚一点钱而牺牲了健康、甚至牺牲了生命，那就太不值得了。所以孔子说，我见过很多人为了水火而牺牲生命，为了赚一点钱而陷入困境，却没有见过有人为了实践人生正途而牺牲的。真的非牺牲不可吗？到了关键时刻，肯定要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各位不要担心，这种关键时刻平常不会出现。比如，文天祥被关在监狱里，要他抉择是活着当宰相，还是要以死报效宋朝。这样的情况一般人很难碰到。有的学生担心，动不动就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学儒家看起来好像很危险，似乎动不动就要牺牲生命似的。不用担心，其实儒者强调的是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道义。比如为了钱要出卖朋友吗？这绝不能做，朋友的价值远远胜于金钱。但是，在这个社会上，为一点钱出卖朋友、向朋友借了钱不还的人，还是不少。孔子不是真的叫我们去蹈仁而死，而是提醒我们，为了实现仁德，再大的牺牲都是应该的。

【第249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十六章的内容是：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说：“遇到人生正途上该做的事，即使对老师也不必谦让。”

这句话很精彩。通常，老师与学生有年龄差距，闻道有先后，但目标都相同，希望将来可以实现理想。人有长幼之分，基本礼貌是应该有的。孔子曾教导子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有事情要做，让年轻人来服务；有酒菜食物的时候，长辈先吃。但是，也不是任何事情都要谦让老师，特别是攸关行仁之事就不必谦让。比如，我们几个人都坐在公车上，一位老太太上来了。我们这些人的仁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乘客，一样的处境里该做的事相同。很多时候，我们的角色、身份是相对于别人而言的。我上课的时候是老师；下课的时候走在路上就是路人甲、路人乙；上车的时候就是乘客甲、乘客乙。结果学生说，老师我们有让座的机会了，请你先示范。这怎么可以呢？尽管老师应该示范，但是，在这个时候，学生应该按照“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遇到人生正途上该做的事，对老师也不要客气，立刻就做。我自己当老师很久了，坐车也经常碰到自己的学生，但是我让座的速度绝对胜过我的学生，这一点我非常自信。大家乘车都想坐着。但既然是福斯的运输工具，人人可坐，凭什么就我该坐，我上车就是我该坐吗？不是的。所以我上车找到位置坐下后，心里的想法是，任何时候只要有人需要，我就让座，这个座位不是我的，是暂时借我的。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于是，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睡着，只要看到有老人、孕妇、行动不便的残障者，我一定立刻站起来让座。我年轻的时候比较计较，总想着，我又不是最年轻的，还有人比我更年轻，身体看起来比我更好，气色不错，他怎么不让，要我来让呢？于是就坐着稍微等一等。结果，老太太快要站不稳了，我才站起来让座。这时候，别人就会瞪我一眼，好像说，你终于良心发现了。可见，做好事就应该第一时间做，一有念头立刻

做。拖延的话，不但中间的挣扎很痛苦，而且还会被别人鄙视。所以，我把当仁不让于师，改为当仁不让于任何人。我坐车时，感到最痛苦的是看到很多年轻学生坐着，但老太太站着却没有人让座。当然，我也站着，没有座位可以让。这些学生在学校受了教育，放学的时候因为学校离起点站近，上车就有位置坐，一路上嘻嘻笑笑、打打闹闹，看到老人上来却无动于衷。我对这种情况真是痛心疾首。千万不要小看这种事。年轻的时候对别人不同情、不体谅，难道家里没有老人吗？难道将来自己不会老吗？这样的学生，我肯定不收。其实，不只我这样想，大家都有共识。美国曾经有一任总统叫麦金莱。他在回忆录中说，在考虑派某人去担任驻英国大使的时候，忽然想起，年轻时，有一次下班两人同乘一班车。麦金莱坐在车子最后一排，此人坐在前面一排。一个老太太上来之后，此人居然假装打瞌睡，没让座。于是，麦金莱总统改变主意，任命了别人。我们固然不应该长期记得别人的缺点，但是，这样的细节反映出此人缺乏爱心。如果他当时知道再过几十年麦金莱会当美国总统，而他有可能被任命为大使的话，一百次的座位他也会让。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机会，就因为年轻时一次没让座而失去了。

当仁不让于任何人，这是人类共同的准则。因为走上人生正路是自己要负责的，不能找借口，也不能推托。

【第250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十九章的原文：

子曰：“有教无类。”

孔子说：“我教导时，不会区分学生的类别。”

有教无类的重点有两个：第一，老师有所教。当老师要先备好课再来教学生。古代教学，基本上是经与六艺。五经是传统的知识，六艺是传统的技能。教学要有教材，并据之培养学生；第二，无类。类指的是类别，比如阶级、地区、贫富、智愚等。只要十五岁以上，孔子没有不教的。在古代，十五岁以下有乡村教育。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照之下，有人开玩笑说，今天的时代是有类无教。把学生分类，工科、农科、文科、法科……；然而无教，什么都教了，就是没有教会做人处世的道理。学生掌握了专业技能，但是人格教育缺失了，人文教育也忽略了。

除了孔子之外，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老师都是有教无类，只要学生诚心来学，老师为什么不教呢？老师也是别人教出来的呀。我今天教书，心里想的都是我的老师们。他们教过我，我今天可以接过他们的衣钵，教年轻的朋友。教书与教武功不同。教武功的，师父都要留一手，否则，将来徒弟回头对付师父怎么办？这也说明，学生的人格教育是有问题的，所以师父才会担心弟子造反。教书没这个问题，恨不得学生比自己好。如果我教出来的学生比我好，我以他为荣。当然，学生也必须要有有人格教育，欺师灭祖当然不行，忘恩负义也不好。我对于以前的老师，都是终身以师礼待之。如果学生对我不好，我会先自我检讨，是不是我这个老师没做好？这一章为我们反思教育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再看第四十章，原文是：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说：“人生理想不同的话，不必互相商议。”

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人生的路本来就有很多选择。大家各有志向。孔子问学生的时候也说，“各言尔志”，各说各的志向，不用互相商量。我重视的你不在意，你重视的我不在意，商量什么呢？商量之后只有互相批评，没有必要如此。其次，人生的路除了志向不同之外，还有先后的问题。比如，因为阅历不同，我今天谈的观点你不赞成。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父母与子女。孩子对父母的苦心不太体谅，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养儿养女之后才知道父母的心情。我有个学生，结婚之后第二年生了个女儿，我到医院探望，这个学生的太太就对我抱怨说，人性果然不是本善的。我生的女儿每三小时哭一次。她难道不知道妈妈很累吗？我说，没错，人性本来就不是本善的。如果本善的话，小孩子知道妈妈很累就不哭，那她怎么活呢。哭是人的生物性反应。这时候，你应该说，我做了父母，才发现原来父母是这么辛苦。我最小的妹妹在家里排行老七，从小大家都照顾她。她毕业结婚了，生了女儿之后给我打电话，说当了妈妈才发现自己有这么丰富的爱心，以前是接受的多，不需要付出，当了母亲之后，才发现要付出、要给予，而自己的爱心是很多的。

孔子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他说，大家理想不同，何必互相商议，不用浪费时间。道并行而不相悖，最后会殊途同归，因为大家都是人。儒家有这样的自信。孔子认为自己对于人生理解得很透彻，他所讲的人生正路也是对的，他不但自己实践，也让学生们学会了之后去实践。实践时就会发现，内心感到充实圆满并且充满了快乐，人生的目的不就是如此吗？哪一个人不希望过得快乐，但是首先要分辨快乐有哪些。吃饱喝足是一种快乐，但这是生物性的快乐。吃饱喝足之后呢？又不快乐了。念书、求知、交朋友是一种快乐，但如果没有交到好朋友，或是与朋友吵架翻脸了，那就很痛苦。人生最高的快乐就是完成生命最根本的要求，人性向善，择善固执，最后止于至善。学习儒家之后，就会明白与别人相处应该怎样尽自己的责任。让自己接触的人都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得到安顿，还有比这更大的快乐吗？

【第251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四十二章的内容是：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说：“这是台阶。”走到坐席旁，孔子说：“这是坐席。”大家坐定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边。”师冕告辞走了。子张请教说：“这是与盲者说话的方式吗？”孔子说：“对的，这确实是与盲者说话的方式啊。”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章讲的是生活上的一个细节。这样的篇章特别值得注意，只讲大理论、冠冕堂皇的观念是不够的，生活细节才能真实反映出孔子如何做人处世。师冕是一位盲乐师。古代很多音乐家都是瞎子。眼睛看不到，他选择专业的范围就有限，使用乐器演奏时，听觉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掌握好。听觉用得越多，它就越灵巧。师冕和孔子约了见面，他来到孔子家中，孔子看到台阶就说，这是台阶。当然，作为一个盲者，他一定有自己的生活能力，不可能说看不到了，索性满街乱走，那太危险。也许有人带他走，也许他自己拄拐杖。但是，就算拐杖用得再熟练，健全人看他也会捏把汗。明眼人要体谅盲人的状态，是最难的。孔子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事，他很自然地说，这里是台阶；到了座位的时候，就说这边是座位；然后就介绍，子路在这边，颜渊在这里，接着是子张，还有子游、子夏这些学生都在这里。孔子也许特地安排学生们与师冕相见，和他聊聊天，闲话家常或者请教专业问题。

子张很细心。师冕走了之后，他问，这是与盲者说话的方式吗？孔子说，对的，这确实是与盲者说话的方式。可见，孔子并没有主动教学生说，各位同学，今天要来一位盲乐师，你们要照我的做法去学习，以下看我示范。如果这样，就好像刻意演出了。孔子很自然，因为这是日常生活，所有的道德不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吗？道德需要轰轰

烈烈、敲锣打鼓说，我要孝顺了，请大家注意吗？不需要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就是一切。

从这么简单的一段文字里就可以看到，孔子的为人是能将心比心，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学习的。我记得有一次坐朋友的车，经过斑马线时，一位老太太慢慢走、慢慢走，朋友不耐烦了，直按喇叭。我马上劝他不要按。我说，人家老太太走路慢慢走，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按喇叭做什么呢？难道你要开过去吗？那不是更危险吗？等一下就行了，不要着急。年轻时，如果没有人教，那是不幸；有人愿意教，那是幸运。我何必多此一举，多管闲事呢？他每天就是这样开车的，我今天这样讲了之后，他会改变吗？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看到就非讲不可，恐怕这是当老师的习惯吧。每个人将来都会老，将来走在路上，也希望别人不要按我喇叭，也希望别人让我慢慢走，那为什么现在这么急呢？

学习儒家之后，就要从这些细节着手改善及提升自己。若是学了之后觉得生活没有改变，为什么要学呢？根本没用啊。这一章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显然因为是一个生活细节。比较有趣的是，子张的提问“与师之道与”，把盲者称为“师”，这是与盲者说话的方式吗？孔子回答“故相师之道也”，“相”意思是帮助；师专指师冕这位乐师。古代把盲者称为师，有尊重的含义。而且，师放在名字前面代表他有专业，是专家。学术圈中有些人喜欢别人称他大师，其实没什么必要。教书，有老师的身份就行了，不一定需要特别的称呼。孔子也没有要学生称他大师，“子”在那个时代就是老师的意思。儒家对外在的称呼与头衔并不太重视，重要的是，是否做到了这个头衔应该有的标准，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要加一句，师师、生生，老师要像老师，学生要像学生。正常人就要有正常的表现，看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体谅他的困难，从他的角度来设想，如果我是他，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呢？我们就要这样对待他。

季氏第十六

【第252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一章很长，讨论的是政治，分析社会、国家应该怎么发展。原文很长，我们分两段来念：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与子路一起来见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了。”“事”就是要作战了。孔子说：“求，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颛臾，古代君主让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并且其领地在鲁国境内，是鲁国的附庸藩属，为什么要攻打他呢？”“求”就是冉有，他在季氏家担任总管，子路则负责军事事务，所以两个人一起来见孔子，报告说，我们的上司季氏要对鲁国境内的一个小国——我们称为藩属——动兵了。结果孔子就怪冉有。冉有说：“是季孙想要这么做的，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赞同。”冉有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了老板，说是老板要做的，我们没办法。所以，孔子以前说过，这两个学生是职业臣子，叫“具臣”，不是大臣。真正的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国君，行不通就辞职；他们两个行不通仍然继续留任，所以孔子对他们有不少批评。

孔子说：“求，周任说过一句话：‘能够贡献力量才去就任职位，做不到的人就下台。’这句话今天还是有效，你能够贡献力量、有专长、有能力、可以完成任务，你再去去做这件事；做不到，就换别人做，国家的事情不能耽误。”

然后，孔子继续说：“看到盲者遇到危险而不去保护，快要摔倒而不去扶持，那么这样的助手又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实在有些刺耳，把季氏的大家族领头季孙比作盲人，需要别人扶持。不过，有些政治领袖真

的与盲者差不多，需要贤能的大臣来扶持。即便是唐太宗，如果没有魏征，也很难想像他的表现。至于冉有与子路这样的臣下，连君上遇到危险时都不扶持，这样的臣子又有何用？

孔子接着说：“你的话真是错了。老虎与野牛逃出了栅栏，龟壳与美玉在柜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失呢？”古时候，犀牛与老虎很多，所以，大家谈话时自然会用这些东西做比喻了。老虎与犀牛逃出了栅栏，这是谁的责任呢？你们做臣子的应该事先把栅栏修好，确实关锁住老虎与犀牛。龟壳和美玉藏在柜子里面，毁坏了谁负责？是你们没有保护好！最终，冉有终于说出了真话：“眼前这个颛臾城墙牢固，而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地很近，现在不占据它，将来一定会给子孙留下后患。”看来，季氏想得很远，他大概也听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颛臾离我们的属地很近，那就先把它拿下来，我们的城池将来才能保得住，子孙也可以过得安稳。听到冉有的狡辩，孔子发表了一段长长的议论，陈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原文是：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说：“求，君子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一方面批评了冉有，同时也批评了季孙，他不说自己贪心，反倒说是为子孙着想。“我听说，诸侯与大夫不担心人民贫穷，只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口太少，只担心社会不安。因为如果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民和谐相处，就不会觉得人少；社会安定，就不会倾危。能做到这样，远方的人如果还不顺服，就致力于礼乐教化，使他们自动来归，然后就要安顿他们。现在由与求二人辅助季孙，远方的人不顺服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动来归，国家分崩离析却没有办法保全，反而想在国境内发动战争，我恐怕季孙所忧虑的不在颛臾，而在鲁君呀。”

这段话的内容确实精彩。孔子深刻指出，社会贫穷是一回事，但贫富不均才是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能杜绝贫富不均的现象。有钱

人也是努力辛苦挣钱的，他们的成功也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一个社会一定要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否则，贫富不均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西方有这么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穷得没有鞋子，那就和你打烂仗了，反正你穿着鞋子怕弄脏啊。到了这个地步，富人有了财富也不能享用，社会怎么能安定呢？只要大家平均一点，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了。“修文德以来之”才是重点。提高文化水准和个人的品德修养，让远方的人来顺服，这是上策。随便就动手打仗，绝对是下下之策。“墙”指的是屏墙，比如国君在堂上，他面前常常会有屏墙。“萧”本来作“肃”，意思是肃穆的、严肃的。“萧墙之内”，在那个严肃的屏墙后面的是鲁君。尽管当时季孙与孟氏、叔氏执掌鲁国大权，但是鲁君仍然保有名分。所以孔子说，我想季孙所担心的不是颛臾，而是鲁君——关键时刻鲁君可能会动手，挑起内战。

【第253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四章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原文是：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说：“三种朋友有益，三种朋友有害。与正直的人为友、与诚信的人为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那是有益的；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那是有害的。”

交友并不是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同学、同乡，甚至一起出去旅游的人都可能成为朋友。所以，朋友是各种机遇促成的，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缘”就是条件，但是，认识之后如何选择，则可以自己掌握，并且应该由自己掌握。孔子这里所说有益的、有害的朋友，是就一般情况进行的大致分析。

三种朋友有益。第一种是“友直”。“直”在《论语》里，意思是真诚而正直。若只强调正直，则难免给人压力，一见面就如同看到法官，所以除了正直还加上真诚感情，就可以协调了。朋友之间一定要真诚，不用多说客套话，也不必说假话，我们有过失，朋友会直接指出；朋友有过失，我们也要真诚坦白地告诉他，并好好引导他。这种朋友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自己性格上、做人处世上，甚至言语表达上的缺点，这样才能有过就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的成长会更为迅速。第二种有益的朋友是“友谅”。“谅”本来是指诚信。朋友讲诚信就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不妨再加一个小注解，“谅”也可以理解为体谅。就是说，朋友看到我们的做为，能加以体谅。比如说，管仲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鲍叔牙就很体谅他。虽然，在古代，“谅”主要是指诚信，但是，如果把现代的意思加上去，让它显得更充实，也未尝不可。第三种有益的朋友是“友多闻”。这当然很好了。大家在一起聊天时，任何事情他都能讲出道理来，因为他博学多闻，什么都知道。这样可以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否则，聊着聊着，好像没话说了，因为想说的话大家都听过了。这时候，只好找人讲笑话，

让大家开心一下。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专门背笑话，每次聚会，他都讲十几个笑话给大家听。所以，他一来，大家就放心了，绝无冷场。这也算是一种“友多闻”吧！

另外，还有三种朋友有害。第一种是“便辟”，就是装腔作势。有些人喜欢装腔作势的朋友，和这种人在一起，排场很大，说话痛快，只要有他在，仿佛天下无难事。第二种损友是刻意讨好，不够真诚与正直，所以说话就委婉柔顺。第三种是巧言善辩。这种人说出来的话也很好听，好像很有学问，但他并不是真的懂道理，而是自己瞎猜的、乱编的，颠倒黑白是非，把事情说得很像一回事，其实未必如此。

如果有两个朋友，一个真诚而正直，很尽责任，和他相处的候难免觉得有点儿压力；而另外一个则善于用言语刻意讨好。你喜欢哪一个？有些人会喜欢后者，“友善柔”，很好相处；因为和“友直”的在一起会有压力。但是，如果没有压力，人会进步吗？我们常说的“良师益友”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把“良师”与“益友”放在一起呢？老师是前辈，在许多方面可以给我指导。那么益友呢？我们与朋友相处的机会显然要比和老师相处的机会多多了。如果这个朋友正直、真诚，会帮助我们帮助很大。相反的，刻意讨好的、说话动听的，不能帮助我们进步，反而使我们安于现状。显然，“友直”之人才是我们生命的助力。再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谅”，很诚信，说话算话；另一个装腔作势，说话夸张不可靠，虽然听起来好像气魄很大。我就遇到过后者。无论什么事，都包揽在他身上，自谓能做这个、做那个，最后都没有下文了。后来，我接受了教训，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听听笑笑，就算了，谢谢好意；还是交个“友谅”的朋友吧。又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多闻”，什么事情都了解得很彻底，喜欢翻查百科全书；另一个是巧言善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许多事情说得很热闹，很有趣，听完之后，什么都没有。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交到“友多闻”这样的朋友。

我们在分辨益友、损友时，一定要记得先问自己，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类？益友呢，还是损友？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想交到好朋友，就应该

使自己先成为益友，让别人愿意与我们交往。这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第254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五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说：“三种快乐有益，三种快乐有害。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以结交许多良友为乐，那是有益的；以骄傲自满为乐，以纵情游荡为乐，以饮食欢聚为乐，那是有害的。”

这一章与上一章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类似。此处讲的是快乐，有的快乐有益，有的快乐有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害的快乐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先看三种有害的快乐。

第一种，以骄傲自满为乐。骄傲自满有什么可快乐的？与别人在一起时，吹嘘、自夸，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很羡慕，这不是以骄傲自满为乐吗？就好像孟子笔下有一妻一妾而处世的那位齐人。他每日出门到坟墓区，看到有人祭拜祖先准备的酒、肉，就向他们乞讨，吃饱喝足了回家，“骄其妻妾”，对自己的家人骄傲的夸耀说自己与哪些大人物来往。对他这个没用的人而言，只有在这个时候，骄傲自满的他才觉得快乐，其实很可怜。这是有害的快乐，会妨碍人进步。第二种是纵情游荡的快乐。我这一生，只去过一次赌城，不是著名的拉斯维加斯，而是加州的一座小赌城，叫做“Lake Tahoe”。人在里面，很难把持住自己，大多纵情游荡，不到钱输光绝不出来。因为总有一种幻想，觉得下一把就会被幸运之神眷顾。到了赌城，花花绿绿的好不热闹，的确很有吸引力，偶一为之便罢，若常常去，甚至沉溺于此，还有什么志向可说呢？第三种有害的快乐是饮食欢聚。就是吃喝，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隔几天，原班人马聚会一次。年轻人经常有这样的活动。我在年轻时也一样，当时觉得很有趣。满桌菜肴，不用费脑筋就有人帮忙准备好，每道菜的口味都不同，当然吃得很高兴了。但是，现在我发现它真的有害，对身体有害。年龄大了，身体因过度饮食出了毛病，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三种有益的快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一种，“乐节礼乐”，用礼来调节人我关系，用音乐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并因而觉得快乐。与别人来往的时候，要有礼仪、礼节、礼貌，保持适当的分寸。欣赏音乐会让人愉悦，而且，这种快乐对别人不会产生压力；对自己而言，能体会到生命的深刻意义。第二种快乐不容易做到，是“乐道人之善”，乐于诉说别人的优点。通常，我们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别人的缺点。现在要开始改变，说别人的优点了，并且要以此为乐，津津乐道。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的人，心胸会越来越开阔。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年轻时，有个同学被误会做了一件坏事。二十几年后，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问我，那个被误会的人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我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做这事；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做了，同学们都是猜测而已，他因此受了很多委屈。没想到，国外回来的朋友把我的话告诉了那个被冤枉的同学。他因此对我很感激。本来，我们也不太来往，此后，他见到我就很友善，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可见，讲别人优点，或者替别人“辩冤白谤”，辩明他的冤屈，是很好的事。如果有人在背后替我辩护，说我不是坏人，说我做了什么好事，大家想想看，我会怎么对他？当然是感激涕零了。同样的，如果在背后讲别人的好话，别人知道了，就会觉得你是个真朋友。因为，只有朋友才会在背后替你辩护，不是朋友的人何必出头呢？第三种是“乐多贤友”，乐于结交优秀的朋友。“贤”是杰出。如果我有很多杰出的朋友，向别人说起时自己也感到“与有荣焉”！但是，要结交杰出的朋友，首先要问自己：我够不够杰出呢？杰出的人愿意把我们当朋友，一定也是有某种判断，至少认为我们和他相差不算太远。所以，结交杰出的朋友，代表自己也是努力向上的，因此朋友看得起我们，认为还有机会提升，所以愿意和我们交往。天下没有便宜事，交了很多杰出的朋友，但自己偏偏不杰出，那别人不是被我们拖累了吗？不过，朋友们并驾齐驱，不见得都是一个标准，有些人有德行，有些人有才华，有些人有智慧，有些人有能力，总之，各有所长，互有启发。

我们要明白，有害的快乐对人的诱惑很大，要设法排除、化解；而有益的快乐，则需要配合某些修养与觉悟。

【第255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六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说：“与君子相处要注意三种过失：不到该说话的时候就说了，叫做急躁；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叫做隐瞒；没有看他的脸色反应就说了，叫做眼瞎。”

这段话讨论的是“说话”问题。首先，谁是君子？在这里，君子是指德行、地位、年龄、辈分比自己高的人，所以前面用了“侍”字。与长辈或是前辈在一起时，说话要特别小心，不要犯三种过失。人与人之间来往，总是要说话的，就算是长官，也要与周围的朋友、学生、司机等等说话。说话的时候，晚辈要遵守规矩。

首先，不该说话时说话，称为急躁。有些年轻人的个性很急，他要说话时忍不住，一定要别人都停下来听他说。其实，他的话也不是非说不可。我年轻时也有这种毛病，想到什么事情，怕忘记了，希望赶快说；或者，别人已经谈完了一件事，我才想到自己有话要说，就打断别人插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没修养了。人的一张口要管好，非常不容易。《易经》有个卦叫做颐卦，卦象就是一张口张开来，上下两个阳爻，中间四个阴爻。阴爻是空的，所以，一张口张开来，准备吃东西了。这一卦特别提到，要谨慎说话，节制饮食。颐卦的特别之处在于六爻中有三爻为凶。在《易经》中，大概只有四五个卦是这样的。这就要多多小心了。凶代表重大的困难。所以，谈到张口，就应该谨慎，不要急躁。第二种情况则到了另一个极端：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就是隐瞒。比如，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你那个单位出了一点事，我们聊天，该你说了，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说。别人就觉得你隐瞒了，太不坦诚了，尤其是，如果长辈问话，还不回答，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三种更有趣了，没有看别人的脸色就说话，叫做瞎子。我们应该知道长辈现在脸色不好，那就别提他不喜欢的东西。

《论语》中多次提到要察言观色。这绝不是虚伪。儒家一向强调，言语要表达心声，即“言为心声”。但是，说话时，还是要看对方能否听懂或接受，否则，即便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实，别人听不进去也白费。也有可能是，别人还没有准备好听这些事。结果，我们说了之后，对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就算讲的是真理，又有什么用呢？很多时候，说话需要判断——是说话的时机吗？该说什么话？孔子在这里尤其强调判断。儒家固然讲究真诚，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判断，如何显得出真诚来呢？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真诚是基础，要说真话。但是，如何表达是艺术。说话的艺术是要讲究的，有些人说话时，听者并没有压力，但是却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另一些人说话，会给听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令人越听越烦，即使明知对方所言甚是，仍不乐意听从！所以，说话别人能听懂，之后还愿意接受及实践，那就是高明的艺术了。

我们学习儒家，一方面固然要知道把握其根本，真诚使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另一方面，要学会方法。一般来说，方法就是礼和法律，就是守法而重礼的原则。所以，年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我修养。如果说话恰到好处，这个年轻人就是个人才了，因为他说话得体。说话得体，反映出人的细心，也反映出他的耐心。孔子有个学生，闵子骞。孔子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很中肯。中肯就是讲的是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了半天，别人都不知道重点何在，那有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们对某件事的看法。比如，最近有几位国学大师过世了，人家就问，你怎么看他们？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专业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怎么可能有什么意见呢？我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在这种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高寿——活了九十几岁当然是高寿了；其他的意见，我没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各尽其力即可。他们都忠于岗位，认真研究、教书，培养了很多好学生。但是，哪个老师不是这样呢？只是每个人的岗位不同罢了，有人教小学，有人教中学，有人教大学。不能认为只有教大学，当教授的才是良师。很多人教小学一辈子，认真勤勉，也培养出很多人才。

掌握说话的艺术，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和别人来往，除了说话，还有行为。而孔子就提醒我们：“敏于事而慎于言。”

【第256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七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有三点戒惕：年轻时血气还未稳定，应该戒惕的是好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旺盛，应该戒惕的是好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弱，应该戒惕的是贪求。”

本章谈的“君子”指的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如果已经是君子了，何必戒这个、戒那个呢？在《论语》中，很多词都要理解为“正在进行式”。人有血气，就有本能的冲动与欲望，就会带来相应的问题。

年轻时，正在成长，血气未定，很容易受到诱惑，甚至朝三暮四、想东想西的。孔子建议，这时候不要好色。为什么？因为美色让人眼花缭乱，怎么能把持得住呢？人到了壮年，血气方刚。这时，在社会上往往要分出高下，谁能继续往上走，谁只能留在原地踏步，竞争十分激烈。那就要小心，不要好斗，与别人争来争去。到了老年，血气衰了之后，缺乏安全感，于是贪得无厌，抓得越多越好。孔子的这三句话是对人的生命做了全盘的观察，说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论少年、中年、老年，每个阶段都要特别小心。可见，孔子确实是一位哲学家，他对人生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没有错过或忽略任何细节。

本章展示了人性的问题，说明了人性的确不可能本善。如果人性是善的，怎么还会有好色、好斗、好得这些血气带来的缺点？至于如何避免这些过失呢？儒家认为，一定要从真诚开始。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孟子扛起了儒家的大旗。孟子去见齐宣王，谈了几次之后，齐宣王对孟子很佩服，于是就坦白对孟子说：寡人有疾。说实话，千古之下，我们应该肯定齐宣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领袖会对学者说：我有毛病，病得还很严重。什么病呢？三个毛病：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好货。也就是好色、好斗、贪财。孔子本来只是说，人生的三个阶

段，要小心三种毛病。结果，齐宣王同时有这三个毛病，真的很严重。孟子说，大王好色吗？那要知道天下人都好色，如果让国家外无旷男，内无怨女，不就行了吗？不要只是自己一人好色，并到处去找美女；而要让老百姓都男有分、女有归，每一个人都有适当的归宿。大王好勇吗？其实，勇分两种，一种是小勇，一种是大勇。身为大王，要哪一种呢？小勇就是，在路上有人瞪了我一眼，我立刻拔刀喝斥你还瞪我吗？这和地痞流氓有什么差别？国君应该学周文王、周武王的大勇，一发怒、一生气，坏人灭亡了，天下安定了，这是大勇。如果喜欢的是大勇，恐怕老百姓还担心大王喜欢得不够呢。大王喜欢发财吗？那看看《诗经》中的一首诗特别提到，周朝的粮食充足，外出的人带着很多干粮，在家的人仓库里面很多食物。如果真的想发财，最好是藏富于民。把财富藏在百姓家里，国君还怕没钱吗？

本章很真实地反映出人生的状态，提醒我们绝对不要松懈。人一松懈，就可能发生错误，将来再后悔都来不及了。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引用了《诗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人这一生都要谨慎行事，自我修养。因为“不上则下，不进则退”，不真诚、不往上走的话，血气带来的问题就拖着人往下堕落。有缺点的人生是客观的现实，孔子所面对的是真实的生命，普遍的人性。

【第257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八章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所敬畏，否则就会肆无忌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是，应该敬畏什么呢？孔子明确提出三点，首先是天命。我们都记得，孔子曾经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所有人的共性。真诚的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主动行善，最终止于至善。第二是各人不同的特殊情况。以孔子来说，他的天命就以他的才华、他的学问来照顾百姓。孔子的天命是他的自我选择。他认为，自己就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来选择，应该往哪里走，要怎么样做某些事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其次，敬畏大人。“大人”是指政治领袖。也许有人会问，后来孟子不是说“说大人则藐之”吗？我要和政治领袖说话，要劝他一些事情，应该先看轻他。孔子为什么说敬畏大人呢？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越尊重一个人，他就越尊重自己；相反，别人既然不尊重他，他凭什么尊重自己呢？政治领袖做错了一件事，受害的是百姓。所以，出于为百姓着想的目的，我们宁可尊敬政治领袖，以便他好好照顾百姓。最后，还要敬畏圣人的言论。圣人是指古代的圣贤，他们留下的言论是他们的心得，我们也许还没有这样的修行，缺乏这样的理解，更谈不上这样的境界，看看圣人的言论就知道应该如何取法。

至于小人，可以对照来看。第一，小人不知道什么是天命，更不知道怎么去敬畏。他活在世界上，只是追求利益，有好处就做，根本没有原则，更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只要不被逮到就好了。第二，小人对于政治领袖是“狎大人”。“狎”是亲昵、亲热的意思。就是说，小人

设法拉关系，走后门，与政治人物交往热络，这样他才能得到各种方便的机会。第三，小人对圣人的言论是侮辱的态度，说圣人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还同样是人？一个人有所敬畏，就会有效法的楷模。比如，我尊敬一位伟人，自然就会效法他。如果我谁都不敬畏，会去效法谁呢？那就只能顺着生物本能，所谓的动物性去发展了。有所敬畏，才会有所约束。人生要追求快乐，但是，快乐是分层次的。如果只追求衣食住行这种简单的、低层次的享乐，快乐就会因重复而乏味。好比第一次吃大餐的时候觉得美味无比，但如果每天都这样吃，就受不了了。只有孔子的快乐才会持续不断。他敬畏天命，所以有一种使命感由内而发，永无止境。不管处在任何境地，总感觉到生命的动力，一直往上提升，像是火箭飞到空中，燃料箱燃尽即剥离掉，再继续飞。换句话说，只有把那些用完的，较低层次的燃油或者材料去掉，才能飞得更快。等到了太空中，不需要太费力，就可以绕行了。

庄子曾经说，一条鱼在水里，不能离开水，变成大鹏鸟之后需要空气，但是如果飞到九万里那么高，就连空气也不在乎了，因为空气在它下方。所以，天空中，老鹰飞的时候不用拍翅膀，称为翱翔。小麻雀要上树，就得拼命拍翅膀。我们羡慕哪一种呢？老鹰或者大鹏鸟并不是生下来就如此的。尤其在庄子笔下，要从鱼变成鸟，再往上飞，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儒家也认为，人生没有不经修养就可以享受的快乐。而那些生物性的快乐，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儒家对政治领袖是尊重的，并没有随便批评，但是，如果他没做好，孔子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我们看看孔子对季康子所说的话就明白了，很直接。你说盗贼很多吗？你本身没有欲望的话，怎么会有盗贼呢？归根究底是你自己没做好。可见，孔子对政治领袖不是一味地敬畏，也不是一味地批评。很多人常常讲，知识份子天生就是要批评的。这话基本上没错，但是要看情况而定。对于已经很努力的人，却抱持非批评不可的态度，那可能对人是个打击。恐怕以后真正需要批评时，对方已经不在乎了。

孔子没有要求我们一个做法一路到底，很多事情原则是这样的，但还要变通。至于说圣人的言论，我们应该敬畏，然后才能认真学习、努

力实践，最终得到提升的是我们自己。

【第258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九章的内容是：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说：“生来就明白人生正途的是上等人，学习之后明白人生正途的是次等人，遇到困难才去学习人生正途的是更次一等的人。遇到困难还不肯学习的就是最下等的人了。”

这里的重点是上下之分。一般讲，人分为上下，但标准不同。比如在学习上，智商若干，考试成绩如何，好像很容易就测出来了。其实也不见得，住在乡下的人，从没做过智力测验，第一次做的是这个分数；城市的小孩做过几次了，分数可能会不同。而且，智力测验只能测出语文与数学，但是，人的智商难道只有语文和数学吗？有些人天生就有舞蹈才能、音乐才华，这在智商测试中表现不出来。所以，现在讲智商，是指多元的智能，而不再局限于少数几种。人能生而知之的事，绝对只有：如何做人处世方可称为人生正途。有些孩子生下来真是冰雪聪明，非常敏锐，对于自己该做什么，好像天生就有一种知觉。我曾经见过一个男孩，才十一岁左右，念小学。他在家里非常孝顺，每天烧饭、洗衣服，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村里人都知道他家的情况，就捐钱给他。他把钱拿到班上，送给那些家境比他更穷困的孩子。是谁教他？天生的，他天生就有慈悲心。其实，所谓“生而知之”，也不是什么神秘之事。小孩本来就有一些天生的本能。西方人做过实验，把三四个月的婴儿放在一起，一个大人把几个积木叠在一起，只要给孩子们看一次，此后，积木倒下来的时候婴儿们就挣扎着，想来帮忙。这个实验结果也显示了人性向善。不用人教，小孩子看到有人摔跤会难过；看到别人哭，会指给父母亲看，并想去帮助。这种“生而知之”的故事与例子多得很。

第二种是比较普遍的“学而知之”，所谓的“人不学不知道”，到学校去接受启蒙教育。启蒙是什么？“蒙”本是蒙上眼睛，看不清。谁蒙上小

孩子的眼睛呢？所以，“蒙”引申为小孩子不懂事，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启”就是开，老师开导你，你就学会了，不管早知晚知，学会之后，大家都一样知道了。

第三种“困而学之”，就是我本来不愿意学习如何做人处世，后来遇到困难了，和别人相处不来，交不到好朋友，做事时有很多阻碍，这时候再来学习如何和人相处。现在很流行谈情绪智商，一个人很聪明，智商很高，但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呢？这就是情绪智商有问题，要学会控制情绪和别人来往。EQ书里有个例子，让几个四岁的小孩做实验。给他们两个选择：或者拿一颗糖，立刻吃；或者可以有两颗糖，但要等一等才能拿到。等多久呢？一个大哥哥去买东西了，等他回来时才可以得到两颗糖。什么时候回来呢？不知道，反正一定会回来。于是，小孩就分成两组。有的小孩说，我才不要等，先吃先赢，马上拿一颗糖吃了。有的小孩说，两颗比一颗多，值得等。等的时候，他就必须分散注意力。看别人吃糖好吃，别看，等一下我有两颗，两颗糖多好啊。人在忍耐的时候，内心就慢慢酝酿出更大的空间。人如果不能忍耐，内心就没有空间，任何事情都是立刻来、立刻去，情绪反应很直接，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人很难发展。相反的，在忍耐的过程中，心里慢慢想办法转移注意力，想像更美好的未来，内心的容量就会越来越大。这个实验就预测了小孩们两种不同的发展。第一种立刻就要吃糖的孩子，比较没有挫折忍耐力，情商也会低一点。第二种愿意等待，知道目标值得去等待。这样的孩子更有希望。如果在碰到困难时还不学，那就没希望了。这就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有困难还不学，到底想怎么办呢？比如，我发现自己做人处事老是失败，但还是不学，还是照老一套来做，那这一生要怎么办呢？要往哪里走？这种人，连孔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里谈到的所知、所学，是指人生的正途——我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该如何行善，而不是指其他的专业技术。

【第259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十章的内容是：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连续九种情况都提到“思”。“思”在这里是指“考虑”。这段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是否明白，听的时候考虑是否清楚，脸上的表情考虑是否温和，容貌与态度考虑是否庄重，说话的时候考虑是否真诚，做事的时候考虑是否敬业，遇到疑问考虑向人请教，临到发怒时考虑麻烦的后患，见到可欲的东西考虑该不该得。”

对君子而言，“思”是高度的警觉。就像宋朝学者说的，一颗心要放在手上，随时观察。喜欢比喻的宋朝学者还说，猫捉老鼠时，竖起耳朵，全身紧张，随时看老鼠有没有出来。修养也一样，要随时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

看要看明白，听要听清楚。一系列讲解的起点就是视与听。“色思温，貌思恭。”“色”就是脸色。有时候，自己脸色难看，自己也知道。等太久了，噘着嘴巴很生气的样子，脸色不好看了。你自己知道，别人更是看得见。容貌、态度要庄重。“思”表示与别人来往的时候，脸色是和人互动的，是高度敏感的。有些女明星出场时打扮得很漂亮，但有些素颜的照片，就是没化妆的照片，让人一看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她母亲呢——这可不是我说的话，记者就是这样写的。一定是明星在疏忽的时候被拍到了。所以，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容貌，因为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有人看，什么时候没人看。现在很多学生都有手机，老师上课发脾气的情况被都拍下来，在电视台一放。老师怎么骂学生、怎么打学生，都原形毕露！记者提问时，老师说不知道那时候有人在拍。当然，知道了还会这样吗？不会。那为什么要等别人看着你，才好好表

现呢？要对自己负责，这是一种修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言思忠”，说话要真诚。言为心声，最怕言不由衷。“事思敬”，做事的时候，要想是否敬业。很多事，可做可不做，既然做了，为什么不好好做呢？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做事就要认真，因为花的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从来不应付别人，任何事一旦答应，就把它做好。如果觉得实在勉强，下次答应前一定多想想，否则就变成轻诺寡信了。“疑思问”，有疑惑的时候，应该找专家请教。如果有疑惑而不请教别人了，疑惑一直存在，那不是办法。“忿思难”，愤怒的时候，要发脾气的时候，就要想到后面的灾难。发脾气谁不会？发脾气的时候多痛快！大声说话、摔杯子，好像什么都不用在乎。后果呢？后果谁负责？不少电影里都用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情节：夫妻两个吵架，拿起杯子要摔，一看杯子很贵；换一个，也很贵；再换一个别人送的，不要钱的。换了几次，就没有什么脾气可发了。想想看，还是不要摔了，摔了还要扫地，如果碎片把脚割破了岂不更麻烦？“见得思义”，是儒家所强调的。儒家不反对追求利益，但是强调，要反思是否该得。用孟子的话说，不该得的钱一点也能不要，这是一介不取。但是，如果该得的就要毫不客气。像尧把整个天下都给了舜，舜立刻接受，不嫌多。为什么？舜得到天下是要为百姓服务，有德行，又有心愿意替大家服务，你把天下给我，不是你施恩给我，而是我帮你的忙。所谓的取舍之间，就要问该不该得。孟子在这一方面拿捏得很准确。有人曾质疑孟子说，老师你也没有种田，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你这样不是白吃饭吗？意思是，你们当老师的人，动动嘴巴就拿薪水，好像不太对吧？孟子说，我们读书人和别人讲道理，国君听我的话就安富尊荣，国家安定，社会富足，他又有尊严又有尊荣；年轻人听我的话就孝悌忠信，请问还有谁比我们教书的人更应该拿薪水、拿工资的？教育是百年大业，把社会教好的功劳难道比企业家少吗？比政治领袖少吗？西方有一句话：教室关起门来，老师等于上帝。老师如果不敬业，随便讲一些偏差的观念，受害的是谁？小孩子，我们的未来。

奉行“九思”，人生怎么可能有任何一刹那分心呢？怎么可能有任何一刹那做错事呢？

【第260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十一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

孔子说：“看到善的行为就好像追赶不上，看到不善的行为就好像伸手碰到滚烫的水，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避世隐居来磨炼他的志节，实践道义来贯彻他的理想，我听过这样的话，但不曾见过这样的人。”

这段话显然分为两段。第一段，孔子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那当然比较容易了。看到善的行为，就觉得我好像赶不上一样，要拼命地赶上去，向他学习，亦即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也是一样的意思。看到不善的事，就好像“探汤”。“汤”在古代指的是滚烫的水。我们现在的“汤”，是吃饭时的一道菜，比如，蛋花汤、蔬菜豆腐汤。而日本人还是把“汤”作为烫水，比如，日语中的“泡汤”就是泡在热水里，洗个热水澡。要知道，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很深，很多日文保留了中国古代的用法，真是“礼失而求诸野”。“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看到不善的事情，就好像伸手碰到滚烫的水，赶紧避开，就是洁身自爱，又知道努力上进。孔子说，这种话我听过，这种人我也见过。

第二段，孔子说，我听过这种话，但没见过这种人。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什么样的人呢？避世隐居，磨炼自己。“志”就是内心的理想。比如，乱世之中，藏在深山里，不是每天逍遥自在地打猎，当樵夫，也不是梅兰竹菊、琴棋书画悠然自得，而是磨炼自己，做充分的准备，一旦有机会从政，就实践道义来贯彻自己的理想。在乱世中，想“达其道”是不可能的，最后会落得像五代时的冯道，历任四朝宰相，被封为安乐公，但历史评价很低。在这种时候，应该知道进退。所以，孔子说，我听过这种人，但是没见过。其实，孔子自己就属于这一类人。孔子曾对颜渊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只有我和你

做得到。有人用我们，我们就出来努力奋斗，贯彻理想；没人用我们，那就隐居起来。隐居不是每天在家里闲云野鹤，逍遥自在。后代有一个人的表现非常符合儒家的理想，他就是诸葛亮。诸葛亮隐居的时候，并不是每天过着悠闲的生活，而是研究天下大势。他只不过是等着有眼光、赏识他的人来发掘他、任用他。刘备比诸葛亮年纪大了一截，他跑来“三顾茅庐”。诸葛亮如果整天在休闲，没有准备好，三个刘备跑来也没用，怎么可能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呢？诸葛亮把该念的书都念了，准备妥当，将整个天下大势了若指掌，等有人来请他的时候，来人很有诚意，很有礼貌，他心里想刘备毕竟是刘家的后代，名正言顺。尽管他明明知道大势不可为，但还是努力做，这不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吗？到最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是和曾参说的一样，“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表现最耀眼，大家谈得最多的是他的聪明才智，让周瑜这么厉害的人都要感叹“既生瑜，何生亮”，但是很少有人指出，诸葛亮真正可贵的是他的精神，就是儒家的精神。诸葛亮的表现就是孔子所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但是奈何生在乱世，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乱世，才使得生命的精彩完全呈现出来。我们不能选择生在什么时代，也很难选择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天下太平固然很好，但是天下大乱的时候，不是更能显出英雄本色吗？

孔子的这段话中有其感叹。一般人做到第一步就不错了，就是在“善”与“不善”之间，该往哪里走？当然是向善了。看到别人的恶行，就如碰到烫水一般，迅速躲开。如果看到那些坏人好像活得很愉快，便也想去试试看，那就糟了。我们在前面讲过，快乐并不都是好的。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虽然是有害的，但不能否认它们也是快乐。所谓的有害，不是对快乐有害，而是对人生有害，对人性的正常发展有害。

孔子很喜欢说：“我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人。”最著名的一句，就是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的“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欢美德像喜欢美色的人。”这说明，天下人都喜欢美色。这不是坏事，是生物本能。孔子这样说的用意是强调，人有时

候会忽略人性真正的要求是向善，是行善，即“好德”。因为人会被外界的诱惑吸引而走入歧途，以至于忽略了人不只是生物，还是万物之灵。孔子说“未见之”，说明他非常希望见到，并且最好能够见到，不过，看到的例子实在太少了。

【第261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十三章的原文是这样的：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

陈亢请教伯鱼说：“你在老师那儿听过不同的教诲吗？”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伯鱼回答说：“没有。他曾经一个人站在堂上，我恭敬地从庭前走过。他问：‘学了诗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诗就没有说话的凭借。’我就马上去学诗。另一天，他又一个人站在堂上，我恭敬地从庭前走过，他问：‘学了礼吗？’我答：‘没有。’他说：‘不学礼就没有立身处世的凭借。’我就马上去学礼。我听到的是这两件事。”陈亢回去以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却知道了三件事：知道要学诗、知道要学礼、还知道君子与自己的儿子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段话显示了孔子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孔门的家教。陈亢是孔子的学生，年纪显然比较大。他问孔子的儿子说：“你在家里面，你父亲——也就是我们的老师，有没有给你特别的秘笈？”学生们有时候听孔子讲话，觉得太高深了，听不太懂。所以，孔子曾经公开澄清：“你们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完全没有隐藏。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的表现都在你们面前展现出来，我并没有保留什么特殊的见解。”这一次，陈亢找到了机会，就直接问孔子的儿子。“对曰”说明孔子的儿子一定比陈亢年纪小。接着就是做儿子的描写父亲对自己的教诲。孔子在家里，有时候大概也挺无聊的，两次都是他一个人站在堂上，儿子从庭前快步走过。他说：“且慢，你学了诗吗？”做爸爸的是老师，他怎么会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学过诗？所以，“你学了诗吗”问的是你在学

校学了，回家之后有没有好好地复习，把《诗经》的内容与道理重新理解？孔鲤很诚实，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和别人说话就没有凭借。”“不学诗，无以言”，不是说不学诗就不能讲话。天下人都讲话，有几个人学诗的？所以，不学诗可以讲话，只不过讲话没什么水准。学了《诗经》，和别人说话时就会很文雅，懂得引用哪一句诗来婉转地表达内心的情感，更容易与别人沟通。所以，孔鲤听了以后，立刻退下来学诗，去深入理解所学的内容。另一天，孔子又是一个人站在堂上，孔鲤从庭前经过。孔子说：“站住，你学了礼吗？”爸爸怎么会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学过礼呢？孔子问的是，你学过的究竟有没有真懂？是不是明白礼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加以实践呢？孔鲤又说：“没有。”可见，孔子在家里督促孩子做功课，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严苛。他也没有教训孩子说，我在教室教过你，你要好好写作业。他激励儿子自觉学习。听到否定的回答，他就说：“你不学礼，无以立。”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啊。从这里可以知道，孔子说他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就是“立于礼”。

陈亢听到答案，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个答案，知道了为什么要学诗，知道了为什么要学礼，还知道君子要与自己的儿子保持适当的距离。”第三点比较有趣。为什么君子要和自己的儿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孔子在家里教导儿子时，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儿子像学生一样，乖乖地遵守纪律，看起来好像缺乏一点儿亲情。但是没办法。其实，教育子女，最好是易子而教。易子而教，不是说不要家教。家教只是基本的洒扫、应对、进退，生活规范而已。而真正要教的是做人处事的大道理，应该换别人教。因为孟子认为，做父亲的，如果老是教儿子做好人、做好事，到最后，儿子可能会回嘴，说：“父亲大人，您要我做的这些事，好像您自己还没做到吧！”这不是伤感情了吗？让爸爸下不了台。孟子主张易子而教就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父子之间互相责善，互相以善来要求，就会伤害亲情。儒家的原则是：人一定要有真诚的情感，而真诚的情感以亲情为重，以亲情为先，无论如何，都不能伤害亲情。所以，完整而正确的理解是“易子而教，亲情为重”。

这段有关孔子家居生活的描述，在如何与孩子相处方面也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参考。

阳货第十七

【第262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一章的原文是：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意思是：

阳货希望孔子去拜会他，孔子不去，他就送一只烧猪给孔子，孔子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拜谢，不料，两人在路上碰到了，阳货对孔子说：“你过来，我要与你说话。”他接着说：“具备卓越才干，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样可以称作行仁吗？我会说不可以。喜欢从政做官却屡次错过时机，这样可以称作明智吗？我会说不可以。光阴似箭，时间是不会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会去做官的。”

这件事发生在孔子四十九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孔子五十一岁时出来做官。所以，之前的两年是一个关键时期。阳货当时是季氏家的总管，季氏则是鲁国最有权力的大夫，几乎控制了鲁国的主要事务；他的总管阳货又通过季氏几乎控制了大半个鲁国，权力很大。这样的人当然希望拉帮结派来巩固自己的势力。阳货也知道，孔子这个人是压不住的。他本身的学识、能力、智慧、德行全鲁国人都佩服。再加上他还有很多学生，而且个个都是人才，所以，孔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当然要拉拢了。所以，阳货找人传话说：“希望孔子来见我。”因为阳货是季氏家的总管、大夫，地位比孔子高，所以他直呼孔子为孔丘。

孔子找各种理由推托，就是不见。阳货就送了一只烧猪给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古时候有个规矩，地位比较高的人送礼物给你，你不在家，就一定要去他家拜谢。所以，阳货就故意送了一只烧猪给孔子，逼着孔子为了烧猪去阳货家拜谢。孔子也有所算计，立刻派人去查看阳货出门的时间。阳货一出门，孔子立刻去他家拜谢，主人不在，登记下来，阳货及旁人就不能指责他没有礼貌了！没想到，孔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阳货，这下走不开了。阳货当然是倚老卖老，上来就说：“来，我要和你说话。”孔子没办法，只好听他说了。其实，阳货的说辞也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你本身有这么大的才干，怀其宝(卓越才干)，但是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样可以算行仁吗？”有学问的人不要独善其身，而应该把自己的才学贡献出来，服务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不仁。其实，阳货是希望孔子能为自己服务。再则，你并不是不喜欢做官，但是屡次错过时机，这样可以算明智吗？既不仁，又不明智，这不好吧？“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时不我与”。时间过得很快，眼看就要五十了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赶快来做官吧！孔子只好说，好吧，我会去做官的。

后来，孟子对此事作了评论。孟子说，如果阳货以正式的礼仪，亲自到孔子家去拜访，孔子一定也以正式的礼仪去阳货家拜谢。但是，阳货先耍了手段。他怕吃闭门羹，下不了台，不愿意亲自去，只派人送了只烧猪，心想，送个礼物给你，你就必须来向我拜谢。阳货没有诚意在先。他端着官架子，不愿意放下身段，觉得孔子还没有做官，地位当然比自己低，先去孔子家好像有点吃亏。这说明阳货不真诚。若是真的礼贤下士，根本不会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就像后来刘备“三顾茅庐”一样。孔子主张“以直抱怨”，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耍手段，我也会。我派学生观察你什么时候出门，确定离开了，我再再去。结果，不巧在回来的路上碰到阳货了，这时毫无办法，只好听他讲了一顿。

孔子其实很讨厌阳货。后来，他还因为与阳货长得很像在匡城被百姓围困，差点被杀。不过，我难以想像阳货与孔子长得很像。孔子身高一百九十二公分，额头中间凹进去一块。这么特别的一个人，还会有人跟他长得很像？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初，阳货带兵去镇压匡城百

姓的时候，替他驾车的是颜刻，而颜刻后来成了孔子的学生，也替孔子驾车。他驾车到匡城的时候说：“当初我们就是从这个城门口打进去的。”别人听到了，仔细一看，这个驾车的人不就是当初替阳货驾车的吗？他居然还说，是从这里打进去的，肯定是阳货又来了，那可要报仇！其实，坐在车里的是孔子。所以，孔子一到匡城，立刻被包围。而且，阳货这个人名声确实不好。他在鲁国作威作福，明明只是季氏家的总管，却以为自己是鲁国最有权力的人，到处拉帮结派。孔子对此一清二楚。

后来，孔子确实出来做官了。鲁定公九年，他先做中都宰，也就是中都县的县长。一年下来，中都县成为全国模范县，孔子为这个县制定的典章制度，全国都来效法。以孔子的学问，要治理一个县，那是太简单了。别的县长有些就是孔子的学生，甚至比孔门弟子还差的人也当了县长，现在，孔子亲自出马，当个县长还会有问题吗？第二年，孔子立刻被升为小司空，就是负责国家建设的副长官；再隔一年，升为司寇，即负责国家治安的正式长官，位列大夫。孔子做官五年，表现非常杰出，不过，他很了解自己的处境。后来，鲁定公、季桓子不再信任他，他便找个理由辞职，开始周游列国。有些人说，假设孔子没有周游列国，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孔子就算留在鲁国，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因为鲁君无心于此；而他周游列国，正好使他一生的心得可以在游历过程中得到验证，更不要说他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还收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孔门弟子中有一批人比孔子小了四十几岁，很多都是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收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这一章说明了当时鲁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孔子出来做官的一些缘由。

【第263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章特别重要，但文字很短。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依本性来看，人与人是相近的；依习染来看，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近与远，一般指距离。人与人本性相近，就是大致差不多，但是后天环境使人的习惯产生变化。有一句俗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大家吃一样的饭，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是由于后天的作为所导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整个思想创建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一个哲学家如果不说清楚何谓人性，凭什么建构对人生理想的解读呢？凭什么教人行善避恶呢？这一章的重要性即在于此。今天，“性相近，习相远”是《三字经》的第二句，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孔子没说过前面六个字，孟子也没说过。荀子呢？他说，人之初，性是恶的。所以，很多人以为“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那就要注明是宋朝儒家学者的思想。一般人读《论语》，都看朱熹的注解，但朱熹的注解有一个大问题，就出在这一章。朱熹公开说，孔子在此处说的性不太单纯，把气质也拉进来了。因为，如果考虑到气质，讲人性的时候就不能说性相同。朱熹是宋朝学者，主张人性本善。如果人性本善，就必须说性相同。因为“相近”的意思是不相同、不相等。于是，朱熹就批评孔子说的不太对，至少没说清楚。朱熹的前辈，宋朝哲学家程颐对此也有一番议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章的注解里引用了程颐的话。他说，性就是理，理是没有不善的。

他还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性善，何相近之有哉！意思是人性本善，所以应该是性相同，孔子居然谈相近，何相近之有啊！老师教训学生的口气也不过如此。看到宋朝学者居然在注解《论语》的时候教训孔子，我们能接受吗？能忍受吗？我不行。如果孔子主张人性本善，当然会说性相同；正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不是人性本善，所以他才

会说性相近。道理其实很简单。何谓“性相近”？按照我的理解，人性向善。“向”代表力量，力量有强也有弱，这就是相近。孟子后来是怎样发挥孔子思想的？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慢慢爬到水井边，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恐惧、不安、不忍。他并不想与孩子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想乡村里受到称赞，更不是害怕听到小孩掉到水井里的可怕哭声，但就是很紧张，觉得不忍心。事实是这样的吗？有些人看到外国小孩跑到水井边，恐怕会觉得，关我什么事，那是外国人，但看到本国孩子爬到水井边，会觉得不忍心——外国人的孩子无所谓，本国的孩子我在意。有人是本国的孩子无所谓，本乡的孩子才在意。还有的人本乡的孩子也无所谓，邻居的小孩才会不忍心。更有人是邻居的孩子也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就很不忍了。如果有人连自己的孩子爬到水井边也无所谓，孟子就会说，这个人非人也，不是人。每个人在孩子有危险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忍，这叫性相近。但是，因为关系的远近，或者其他因素，外国、本国、本乡、邻居，或是自己的孩子，表现会有所分别。这叫习相远。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孩子爬到井边，都不觉得不忍心，他就不是人了。

回到这章来看，孔子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性相近”意思是人性向善。“向”就有强有弱，关键看你是否真诚。有些人一定要自己家里出现大问题才会不忍；另一些人，就像林黛玉，花落了她还葬花呢。葬得完吗？我们看了都觉得，这么多愁善感，太辛苦了，能活多久呢？但是，你不能否认，她很有爱心，她连落花都不忍，何况是小动物呢？在金庸小说里，杨康的母亲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杨康很坏，知道妈妈喜欢照顾受伤的小白兔，没事就弄伤一只，送给妈妈去照顾、包扎。人性相近，人对某种情况的反应各自不同，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比较迟钝，这其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很大。比如，同样父母生的孩子，一个在正常家庭长大，一个在孤儿院长大。后天的遭遇会让两个人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家人。孔子对人性有不少描述，如，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都是提醒人性软弱，要好好修行。如果人性本善，为什么还要接受教育呢？难道还不够善吗？我对《三字经》的第一句始终是有意见的。因为人性本善根本讲不通，它可以是一种信仰，但是不是哲学。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才是基于经验观察的哲学。哲学一定要基于经验观察，再做深刻反省。《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

初，性本善”，这不是事实，怎能作为教材？小孩年纪越大越发现，根本没什么人性本善，到处都有人在骗人、做坏事。那应该相信书上写的“性本善”三个字，还是相信亲眼看到的现实社会呢？这样的教育是行不通的。

【第264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四章的原文是：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孔子对学生们说：“各位同学，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啊。”

由此可见，孔子相当幽默。子游是文学科的高材生，曾在武城担任县长。之前，孔子问他，你当县长，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子游说，有一个澹台灭明，做事秉公处理，不会走捷径，抄后门。这一次，孔子又来到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古时候，《诗经》是合乐歌唱的，所以，弦歌之声一出现，孔子心情非常愉快。《庄子》的《渔父篇》里描写孔子在杏坛之上讲学，学生们吟唱着《诗经》，孔子弹琴伴奏，就是弦歌之声。而杏坛的典故就出于《庄子》。这一次，孔子看到子游把学到的那一套应用到县里，教化小小县城里的官员和百姓，不禁笑了。整部《论语》里面，孔子这个地方笑得最可爱，叫做“莞尔而笑”。《论语》很少提到孔子笑，其实，笑也不见得完全是好事。比如，孔子让学生谈志向，子路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当政治家、如何治理国家等等。讲完之后，夫子“哂之”，就是孔子微微笑了一下。后来，曾皙特别请教老师，刚刚听完子路的志向，为什么微微笑了一下呢？孔子说，治理国家需要礼仪，可是子路说话完全不知道谦让，所以我笑了一下。这笑有一点讽刺的意思，让子路警惕，不要事事抢在前面，治理国家要谦让、遵循礼仪。还有一次，孔子让学生漆雕开做官，学生答说，我还没有什么自信。然后，“子乐”。孔子很快乐、很开心，因为这个学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学得还不够，应该继续努力进修。本章夫子莞尔而笑，这真是打从心里面觉得高兴。孔子知道

自己年纪大了，但是他的理想就好像代表了光明的火，由学生传了下去。这时候孔子的开心是可以理解的。“薪尽火传”这个成语也出于《庄子》。火怎么传下去呢？柴火烧完了，没关系，火种传下去了。哪一个人的生命不会衰老、不会结束呢？只要思想被后代发扬光大就行了。

“割鸡焉用牛刀”现在也变成成语了，意思是小题大做，杀只鸡小小的刀就够了，哪用得着很大的牛刀？子游在旁边听到了，有点委屈，分辩说，我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的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如果学点人生道理，比较容易服从政令。君子、小人分别指的是做官的和老百姓。子游是县长，下面还有各级官员、公务员，最基层的就是百姓。上上下下学的就是《诗经》的道，人生的正途。说到让百姓服从政令，这是不容易的。《论语》有一句话常被误解，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史上，对这段话的解释分歧太大了。我认为它的意思是，孔子说：“对于老百姓我可以让他们照着我的政令去做，我没有办法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下令。”如果解释为，孔子说：“老百姓如果认同就让他们这样做，不认同就设法使他们了解。”但是有时间吗？今天这个时代要让老百姓完全理解政策尚且不太可能，何况是媒体不发达的古代，根本无法让老百姓都理解为什么这个房子要拆掉，要开一条公路。他们会吵个不停。这也就是提出“小人学道易使也”的原因。小人如果学会人生的道理，就比较容易服从政令。要老百姓服从政令始终是一个难题。因为政令是有要求的，现在要求这边的百姓做这些事，那为什么叫我们做呢？为什么别的地区的百姓不做呢？凭什么要我们牺牲呢？百姓看不到全局，只见自己的眼前利益，所以，他们只看到自己吃亏的地方，没想到将来全盘发展对大家都有利，他们看不到那么远。

子游明白了这一点，才设法让官员与百姓都来学《诗》，从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子游的回答以后，当然没话说，因为学生把老师的主张应用到实践中，还能有什么不对吗？怎么能说是割鸡焉用牛刀，小题大做，多此一举白费力气呢？孔子立刻道歉说，各位同学，我刚才和他开玩笑呢。子游不要介意，继续做吧，你做的是对的。

【第265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五章与第七章的主题非常接近，我们合在一起来讲。第五章的原文是：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起兵反叛季氏，他召请孔子去帮忙，孔子想要前往，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也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请我去的人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

这段话的背景已经不太清楚了。费邑经常出现，是季氏的封地。公山弗扰占据了费邑。公山弗扰本来是季氏的家臣，负责费邑，大概因什么事情与他的老板吵翻了，起兵反叛季氏，并请孔子帮忙。他当然知道孔子有本事，并且孔子很多学生又有谋略又有胆识。孔子想去。请问，孔子为什么想去？大概公山弗扰反叛季氏的目的是要支持鲁君。帮助他去反叛季氏，这样就可以帮助鲁君，使鲁国更为统一、更为强大，继而可以帮助周朝，让分崩离析的春秋时代走上统一。当然，孔子的想法真的是很天真。帮助公山弗扰成功之后，他会支持鲁君吗？说不定正好取而代之呢！这个间接又间接的手段，离目的太远了吧？子路没想那么远，他很直接，立刻表现得很不高兴，质问说，老师，没地方去就罢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话说得很难听，好像老师非做官不可，非要从事政治不可。孔子说，别人请我去有他的意图，这点我知道。但是，如果有人真的用我，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我的翻译与很多人不同，不少人把最后一句理解为，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在东方使周朝复兴。这话好像不太通，在东方就是在鲁国，让周朝复兴，如何复兴法？周平王东迁之后称为东周，东周的局势非常复杂、混乱。所以，孔子希望通过帮助公山弗扰反对季氏，再来支持鲁君，最后振兴周朝。转了好几个弯，所以他最后说，

难道我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这说明，孔子很希望有机会实现理想。

第七章的情况类似，只是形势更加复杂了。它的原文是：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召请孔子，孔子想要前往，子路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自己动手公然行恶的人那里，君子是不会前去的。’现在佛肸占据中牟，起兵反叛，您却想要前去，又该怎么说呢？”孔子说：“对的，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是也说，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也磨不薄的；我们不是也说，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也染不黑的。我难道只是匏瓜星吗？怎么可以挂在那儿不让人食用呢？”

这段故事与晋国有关。晋国的权臣赵简子权力很大。他攻打范中行。佛肸就是范中行的家臣。他身为中牟县长，就以中牟县做根据地起兵反叛赵简子。换句话说，晋国与鲁国一样，国君也是大权旁落。佛肸居然邀请孔子，而孔子竟然也想去——有人用我，我的才华可以发挥，最后还是要实现周朝的统一。这个弯绕得更远了。子路更生气了，他说，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坏事的人那儿，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为恶的，千万别去。你既然这样说过，今天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你知道什么叫坚硬吗？真正的坚硬是磨也磨不薄的，真正的白是染也染不黑的。孔子对自己很有自信，我是又坚硬又洁白的，我到任何地方去，别人再坏都不能污染我，我的理想很纯正，最后还是可以达到最高目标的。“匏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植物匏瓜，可以做菜吃；另一个是天边的匏瓜星。这里应该翻译成匏瓜星。意思是，难道我只是天上的匏瓜星吗？怎么可以挂在那边不让别人吃呢？换句话说就是，我如果是真正的匏瓜，就让别人拿来吃；就好像我是有用的人才，等待识人的明君来任用我。“坚”与“白”两字也是著名的典故。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的诗集叫《坚白精舍诗集》。精舍就是很精巧的房子。一般佛教居士，在家修行的人常把自己的房

子命名为某某精舍。我们年轻时，看到这个书名还误会了，以为老师喜欢名家。因为在古代，名家的公孙龙子在讲到坚白石时，有这样的论证：一颗石头，你用眼能够看到白色，但看不到坚硬；你用手能够摸到坚硬，但摸不到白色。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呢？所以，各种感觉器官要配合起来下判断，才知道这是坚白石。后来，把《论语》看熟了才知道，“坚白”出自《论语》，意思是，坚持自己的理想，真正的洁白，不论天下如何混乱也不能染黑它；真正的坚硬，不论外面如何折腾也磨不薄。这是孔子对自我的肯定。

这两段话都提到有人造反，想请孔子帮忙。这说明孔子有国际声望，很有能力。但是，说实在，去帮别人的忙，又怎么知道别人下一步怎么打算呢？孔子最后哪儿也没去。

【第266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做人处事能符合五点要求就是行仁。”子张说，请您教导我这五点要求。孔子说：“庄重、宽大、诚实、勤快、施惠。庄重就不会招来侮辱，宽大就会得到众人支持，诚实就会受人任用，勤快就会产生功效，施惠就能够领导别人。”

孔子的学生又一次请教他如何行仁。我们也多次强调，当学生请教什么是仁时，他们问的其实是，我在这个阶段要走什么样的路，才能算得上是择善固执呢？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孔子的回答从来没有重复的，他是因材施教。子张是目前所知孔子最年轻的学生，比孔子小了四十八岁。他也请教怎样行仁，孔子当然很乐意回答。

这一次的回答中，孔子提到五个字，在天下任何地方做到这五个字就算行仁。也有人说，这五个字能不能算是标准答案？不能，它们只适合子张这样的学生。我们学习儒家，不要希望有简单的答案，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话语，大概只有少数几句，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回答不同学生的话，目的是要让学生以答案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情况仔细推敲，择善的责任在自己。司马牛问仁，孔子对他说，你要行仁吗？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司马牛就不能接受，立刻反问，说话非常谨慎算是行仁吗？他总觉得行仁应该有某种行动吧，你现在却只叫我说话谨慎。司马牛不懂，说话也是一种行动。西方近代哲学有一派叫做语言行动哲学，认为语言就是一种行动。比如，教育部规定老师不能体罚学生。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如果老师真的对孩子不好，不需要体罚，不需要动手打，那是下下策。老师只要每天对学生说，像你这样的孩子没希望了，活着就是浪费粮食。讲到最后，小

孩子受不了了，赶快转班、转学。可见，说话是很可怕的力量，千万不要忽略。有一个西方学者说，笔胜于剑。写一篇文章，它的影响力胜过用剑去对付别人。这就是人类的思想特色。真正主导这个世界的，不一定是那些有武力的人，而是那些有思想的人。

本章孔子对子张的回答。有五点：第一，恭，就是自己要庄重，其行己也恭；第二，宽，当然是对别人宽大；第三，信，就是诚实，不仅说话诚实，而且能够做到自己所答应的事；第四，敏，做事勤快，绝不耽误时间；最后，惠，就是施恩给别人，对别人很好。这五点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逻辑性，但与子贡总结孔子的五个字“温、良、恭、俭、让”很接近。孔子只是告诉这个年轻的学生，应该在这五方面努力，并且一一说明理由。孔子有标准答案吗？其实没有。但这五个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立足于我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与人相处时的一种适当态度。可见，孔子从来不会脱离人际关系去讨论怎样立身处世。你要修养自己吗？你要走上人生的正途吗？那就在人际关系之中，尽你所能去实践。

【第267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八章的内容是：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说：“由，你听过六种品德与六种流弊的说法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你坐下，我来告诉你。爱好行仁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愚昧上当；爱好明智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游谈无根；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伤害自己；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尖酸刻薄；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胡作非为；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狂妄自大。”

这是孔子特别告诫子路的。不过，这六言六蔽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一般人都认为，谁不希望去修行、具备品德呢？但是问题在于，孔子指出，你如果只知道实践六种美德，而不爱好学习，就会有后遗症。比如，一个人喜欢做好事而不去学习，以至于不了解人情世故，那就是愚昧，可能会上当。骗子当然是骗那些老实一味做好事的人。我这一路走来，上当的次数多了。就拿这句话自我解嘲。但是，不能说我不好学，只是我学的不是人情世故，我学的是书本的学问，那是不够的。还记得我刚开始教书时，每次去学校，都会经过一座教堂。那里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乞丐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块毛毯，看到有人经过就乞讨说，给我钱吧！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不忍心，就给了他点散钱。之后，他就记得我了，每天我经过的时候，他就叫得特别大声，好像我欠他钱一样。到最后，我都不敢经过那个地方了，只好绕一个大圈到学校上课。直到有一天，学校一大早开会，我特别早出门，经过教堂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人开着房车把乞丐送来，放在那儿。我没有车，天天要坐公车，他却有轿车接送。我这才知道，

他们是一个集团。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他大声叫我，我就瞪他一眼，心想，你还把我当笨人吗？做好事是应该的，但是可不愿意受骗。不过，能怪乞丐吗？谁让我不懂人情世故。其实我心里应该知道，他一个残疾人，怎么可能一大早就到这里来，等着人给他钱呢？如果没有人接送，那他一定住在学校附近。这个地段的房子我都买不起，那他不是比我有钱多了吗？还需要我给他钱吗？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这种情况最好让国家、让政府、让社会福利来救助他，我们一个人每天这样给钱是没有尽头的。第二句，如果喜欢明智，但是不好学，就会有游谈无根的后遗症。好学是有系统地去了解、研究，而不是这边看一点，那边看一点。再看，你爱好诚实吗？你爱好诚实而不好学的话，就会伤害自己。因为你不了解别人什么时候诚实，什么时候不诚实，你不了解别人有时候说的是客套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幼稚，听别人说什么，都以为是真的。别人对我说仰慕已久，就以为自己名气很大。仔细想想，我有什么名让人慕呢？人家只不过说客套话罢了。再看，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没有学会表达，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可能会尖刻伤人。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就可能胡作非为了。孔子多次把勇敢和乱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很勇敢，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到最后恐怕就破坏了规矩，造反作乱了。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可能会狂妄自大。有欲望就不会刚强，没有欲望才能刚强。

这六种德行都很好。任何一个人拥有这六种德行里面的一种，都值得称赞。但是，如果不好学，不了解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中该怎么判断，那恐怕反而有害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学习儒家，除了真诚之外，还要学会适当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无论多么好心恐怕都会被扭曲，最后还会觉得很冤枉。我那么爱好仁德、爱好诚实、爱好直率，都是好事，最后的结果却都是负面的，那多可惜。

孔子特别和子路谈及此事，可能是因为子路对学习的兴趣比较低。我们以前也读过，子路听老师说什么事该做，他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做；还没做完，又听到新的说法了，赶紧停下旧的，去做新的，累计到最后发现，学得越多，距离目标越遥远。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学了，应该学了一件，再去学第二件。

有人问我，是否赞成让小孩子把《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不用讲解，只背就好。我们都知道，小孩子记忆力很好，很多孩子看三遍就会背了。我的意见是，背下来固然不错，但是不理解意思，第一，绝不会实践，因为既不懂意思能实践什么？第二，即便背下来，也很容易忘记。所以，我认为还应该选择某些篇章加以讲解，让孩子理解。有些人说，那样来不及，就好像煮汤圆一颗一颗煮，这一颗熟了再煮下一颗，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汤圆呢？所以，应该全部倒下去，到时候全部一起熟了。小时候背的很多经典，长大了，自然就懂了。我则认为结果是都混成一团了。当然，这是不同的见解。我强调的是，人固然可以追求许多美德，但一定要学习、了解别人的经验和实际状况，然后才知道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与方法去实践美德。

【第268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九章的原文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学《诗》的时候可以引发真诚心意，可以观察个人志节，可以感通群众情感，可以疏解委屈怨恨。学了《诗》，以近的来说，懂得如何侍奉父母，以远的来说，懂得如何侍奉君主，此外还能广泛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

这段话可以说是《论语》里面对《诗经》最完整的描述。孔子多次提到《诗经》。最早的一段是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就是思无邪，意思是，无不出于真实的情感。《诗经》不是谈思想，把它理解为思想纯正无邪，显然有些文不对题。《诗经》是文学作品，最重真实的情感，不能扭曲，不能矫揉造作，更不能只是堆砌一些辞藻而已，无病呻吟最是不可取。孔子提到《诗经》时，多次用到“兴”字，其字面意思是振作，引申为引发真诚的情感。《诗经》的内容都是真诚情感的表现，只有真诚才能引发真诚。我们在社会上待久了，难免变得有些世故。见面很客气，有没有真感情呢？那就不一定了。时间长了，连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都忘记了。一读《诗经》，内容有许多直接描写人在各种遭遇下的情感，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情感。引发真诚的情感，就是“兴”。第二，“观”是观察自己。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很有理想。只要有我在中国一定强，这话好多人都说过。但是，为什么后来只顾自己谋生活，慢慢忘记了国家、社会呢？“观”就是在引发真诚的心意之后，观察自己。所以，读好的文学作品，真正展现出来的是内心对自我的一种期许。第三点是“群”。我们是同一国家的人，读的是一样的《诗经》，有共识，听到别人一念《诗经》，立刻引发情感，甚至与之唱和。这就是群体情感。只有它才能凝聚一群人的共识。最后一点是“可以怨”。“怨”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二十次，是所有描写情感的词汇里出现最多的一个。人生难免会有抱怨，通常是觉得自己

受委屈了，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谁觉得自己得到公平的待遇？自觉委屈吗？读了《诗经》才发现，比我们委屈的人多得是。在《诗经》中，多少有才华的人受委屈啊。《诗经》中甚至有这样的词“视天梦梦”，看到天的时候，就像天在做梦，好人倒楣，坏人得意。换句话说，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认为自己这一生毋须抱怨，怨是很自然的情绪，读《诗经》即可化解。《诗经》让我们明白，不要抱怨，而应该珍惜所拥有的，我们有机会把这一生过得很精彩。

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成功人生》。编辑选了一句话放在封面上：“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握有一手好牌，而在于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人不就是如此吗？如果生下来什么都有，成功了有何可贵？如果这一生什么都不顺，一手坏牌，却照样打得可圈可点，这才值得称赞。孔子对学生的建议就是，读《诗经》吧，让人的情绪、情感、情操得到适当的调节。孔子最后提到，通过《诗经》，还可以广泛了解草木鸟兽的名称。有位学者做了个统计，《诗经》里面提到的草有一百一十三种，树木有七十五种，鸟有三十九种，兽有六十七种，虫有二十九种，鱼有二十种，《诗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姿的自然界。但是，说实在的，今天读《诗经》，知道这些也不见得有用。一方面，古今名称有很大变化。另一方面，不少生物都已经绝种了。况且，古书上用这个词，也没有画出来，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种生物。有一次，我讲到著名的翠玉白菜，说上面有一只蝗虫。学生马上告诉我，那不叫蝗虫，叫螽斯，《诗经》里面就有，寓意祝别人子孙满堂。因为这种昆虫繁殖很快，所以用来祝贺别人子孙满堂。但是，你再查什么是螽斯呢？就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蝗虫，还是蝗虫。如果研究生物分类，是可以分得很细的，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又不是生物学家，没必要读《诗经》的时候老想着生物分类。其实，《诗经》只是借各种生物的实际状况来描写人的状态。所以，孔子特别在后面加了这一句，让学生们多去了解生物的名称。知道名称的话，写作就方便多了。

但是，我们最应该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生。首先，要自我了解，兴观群怨，让情绪得以疏解，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

候会喜、会怒、会哀、会乐，也要知道别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如此。所以，在古代，《诗经》的教育效果非常特别，叫“温柔敦厚，《诗》教也”。它使人的情绪、情感得到适当的调节。

【第269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十一章的原文是：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说：“我们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在说玉帛这些礼品吗？我们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在说钟鼓这些乐器吗？”

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醒我们，礼与乐不只是有形可见的东西，玉帛与钟鼓只是形式而已。“礼”字，左边是示，右边是丰富的丰。左边的示代表天上的日月星三光，所以示下面有三条线。凡是与宗教有关的字，左边都是用示部。丰字是二玉在器之形，桌上两块玉，下面的豆字是祭桌。所以，礼字一看就知道，与祭祀有关。礼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要，它有三层含义：第一，宗教的含义；第二，政治的含义；第三，伦理的含义。先说宗教的含义。古代国家建构起来之后，一定是以礼作为基础。这时礼的功能类似于宗教。尤其是祭礼、丧礼，反映了对祖先的态度。古人强调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军事，祀始终排在前面。我们现在只知道国家需要国防武力，但除此之外，还需要祖先奠定的文化传统。后者可以用礼来概括。第二是政治的含义。商汤兴兵，就是以葛伯不肯祭祀为由，从葛伯开始，所以《孟子》里面才有“葛伯不祀，汤始伐之”的记载。换句话说，如果不肯祭祀祖先，别人即可以此为理由加以讨伐。如果对百姓不好，还可以商量改善，但如果不祭祀祖先，就代表数典忘祖，根本没得谈，只有出兵讨伐了。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礼还有伦理的含义，到最后变成了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在今天的《十三经》里，礼就占了三种，《礼记》、《周礼》、《仪礼》。《礼记》的内容很多是后来编的，但是《周礼》、《仪礼》保存了很多古代的材料，展示了古人的社会行为规范。

乐难道只是钟鼓吗？钟代表开始，鼓代表结束。早上敲钟，晚上打鼓，叫做暮鼓晨钟。演奏音乐时，钟与鼓也是重要的乐器，声音最洪亮，还可以与其他乐器相配合，钟鼓一响，大家知道，演奏要开始

了，或者演奏结束了。周公制礼作乐，只是有形可见的材料或形式吗？当然不是。那应该是什么呢？答案是真诚的心、真诚的情感。在路上遇到老师向他鞠躬，如果内心没有真诚的尊敬，便只是弯腰的动作。音乐演奏也一样。听人演奏音乐，可以感受到其中是否有真诚的情感。有些人纯粹是技术，没有感情，这样的人不能称作音乐家，而只是工匠。有感情的演奏，才能打动别人。再以唱歌为例，我很喜欢听西方一些男高音的演唱，尤其喜欢盲人歌者安德烈·波伽利。事实上，他的音色不一定比帕华洛帝好。帕华洛帝被称作意大利国宝，他的声音简直是上帝点化的，那么优美，很少有人比得上，在世界三大男高音中名列第一，但是，他演唱的很多歌曲我觉得比不上波伽利。因为帕华洛帝看得见。当他唱一首悲伤的歌时，看到观众热烈鼓掌，他脸上的表情好像蛮愉快的，结果歌曲的味道就变了。请问，是歌声重要，还是歌声内在的情感重要？我选择情感。相对的，波伽利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他演唱任何歌曲都能完全沉浸其中，充分表达内在的情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孔子的另一句话：“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恰好可以与这一段相参照。而这样的言论直接反映了四个字：礼坏乐崩。周公制礼作乐，到此时，礼乐只剩下空洞的形式。比如，我们现在行礼如仪，但内心没有感情，这个礼一定是虚伪的条文而已，就如同没有感情的音乐只是声音的集合，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乐曲。孔子的志向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承礼启仁，其中，“礼”包括礼与乐。也就是说，孔子接过传统，发现礼坏乐崩，就打开了新的路线称为仁。仁就是真诚的情感。礼乐的生命、内在依据，也就是人类真诚的情感，一切都要诚于中、形于外。礼乐就是外，人性是以内在的情感为中心。

尽管这段话很短，但是却表述了孔子思想中非常关键的看法。那就是，礼乐是一个社会文明教化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任何文明教化都要以人类真诚的情感做基础，否则，接受的教化越多，离真诚的情感越远。那就是所谓的人格分裂。西方世界有很多人在精神方面遇到很大的困扰，就是因为社会发展太过进步以后，各种繁文缛节让人忽略了内心真诚的情感，到最后变得内外脱节，人的生命就很难调和、统

一了。这个问题不单是西方的，也是普遍的。我们学习儒家，就要特别注意这样的问题。

【第270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的内容非常接近。

首先看第十二章，原文是：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孔子说：“脸色严肃而内心怯懦的人，可以比拟为小人，就像闯入门户里的小偷吧。”

脸色严肃而内心怯懦就是心虚。闯入家门的小偷听到任何声响都会很紧张，生怕被人发现。当人做错事时，和小偷没有两样，也许表面上装得很好，事实上，心里已经虚了。孔子的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这句话中提到小人。小人就是没有志向的人。一个人没有志向，并不代表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可能和我们一样也受过教育，也在社会上发展，但是他内心是虚的。我们有时候也知道自己修养不够。如果没有真下工夫读一本书，和别人讨论的时候，就会心虚，生怕别人问到细节。孔子把这种情形比喻为半夜翻墙闯进门来的小偷——明明知道不对，却还要做。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有些人不真诚正直，却侥幸得免，活了下去。孔子在这里批评的就是这种人。他们常常“色取仁而行违”，外表以为自己做的合乎仁德，其实行为是有偏差的；而且还“居之不疑”，在这种情况下以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这种人可以出名，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但并不是真正的通达，将来总会无路可走。这段话主要强调的是，要充实自己。人做事要本分，有几分能力就做几分事、说几分话，不要追求虚名。人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名过其实。我以前有个老师，名声很大。他有一次坦白说，我算名过其实啊。但是没办法，名声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儒家是赞成有名声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你要成名只有一个原则，要行仁。如果离开了仁，人生的正路，那还谈什么名声呢？

再看第十三章，原文是：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孔子说：“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真是败坏道德风气的小人。”

“贼”字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了，不是指小偷；前面的“穿窬之盗”，用的是盗字。一般来说，盗指的是大盗，贼指的是小偷。此处，“贼”的意思是伤害。孔子有一个老朋友叫原壤，孔子说他“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为什么？这样不做好事的人，活到很老对于人格是一种伤害，会教坏年轻人。乡愿在表面上很受欢迎，他专门劝架。两个人吵架，他来了就说，大家不要吵了，都是同乡，说到最后都是人。那不就是不分是非善恶吗？《孟子》对乡愿的批评也很严厉，他甚至说，孔子说：经过我们前不进来跟我讨论问题，我不觉得遗憾，就是乡愿了。如果要追问，孔子真的有教无类吗？错，孔子有一种人不教，那就是乡愿，因为他不真诚。这样的人，对他讲什么都没用，他只在表面上应付。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朋友、学生，无论说什么，他都会赞同，但是从没有真的接受或实践。他听到我说人性向善，觉得说得真好；听到别人讲人性本善，也说讲得真好；看到别人研究荀子，说人性是恶的，他也说讲得不错，实在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所以，孔子说这样的人就是德之贼。

一般做坏事的人，至少知道自己做坏事，会感到惭愧；被发现了，可能还会打算好好改过。乡愿不真诚，不觉得自己有错。他认为，大家好好相处，这样有什么不好？何必分那么清楚呢？有谁完全是白的，有谁完全是黑的？社会都是灰色而已，只是黑白比例多少不同罢了。这样讲好像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这样一来，人生又是为了什么？

第十四章的原文是：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孔子说：“听到传闻就到处散佈，这是背离德行修养的做法。”

前面讲到“德之贼”，本章讲“德之弃”。德之弃不是说道德离弃你，而是你自己离开道德，与前面说的伤害了道德风气类似。我们今天还在

用“道听涂说”这个词，有很多人对此极感兴趣，越是道听涂说、越是莫名其妙捕风捉影的八卦，大家越有兴趣，传来传去。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换句话说，就是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反对道听而途说，是担心混淆了是非。孔子曾经说过，所有人都喜欢的人，我要仔细地考察；所有人都讨厌的人，我还是要仔细地考察(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不能因为所有人都喜欢他，我也认为他是好人；更不能因为所有人都讨厌他，我便认定他是坏人。

《论语》中的一些章节我们没有特别介绍，不过，我们会与详细讨论的章节做参照。有时候，我们想对某一章做个充分的解释，但材料实在太有限了，所以，色厉而内荏的、乡愿、道听而途说的，三种人都有类似的地方，不真实、不真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表里一致，这才是孔子的要求。

【第271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十六章的原文是：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孔子说：“古代百姓有三点为人诟病的，现在的百姓连这些都比不上了。古代狂妄的人不拘小节，现在狂妄的人放荡言行；古代矜持的人不屑造作，现在矜持的人愤世嫉俗；古代愚昧的人还算直率，现在愚昧的人却只知耍弄心机罢了。”

这段话很明显是孔子的感叹。孔子所谓的古人是指商朝、周朝初年这些年代的人，他们与孔子隔了几百年，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孔子说，古代老百姓有三点让人诟病，只算是毛病，问题不大。任何一种毛病如果反映到性格特质，相对也有其优点，有时候，这个优点反而值得欣赏。古代的情况就是这样。第一种，古人狂妄，往往不拘小节，有很高的理想，根本不在乎细节。但是，现在狂妄的人放荡言行，完全没有任何约束，经常冲破礼仪法律的限制。举个例子吧，在魏晋时代，《世说新语》里描写的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极其狂放，他在自己家里一丝不挂，别人来访，吓了一跳，说你也算读书人，怎么在家里不穿衣服？刘伶怎么回答？他说，天地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我的内裤，你钻进我的内裤却怪我没穿衣服，无礼的人是你不是我呀。当然我们也无法说他全错，不过，确实有些偏差。刘伶认为自己是新道家，但是，老庄的思想是这样的吗？《庄子》固然对礼仪有所批判，不过，庄子绝对肯定真诚与真实的价值。在庄子笔下，还有一个故事：孔子派子贡去帮助几位老人家办理朋友的丧事，子贡来到门口，吓了一跳，两位老人家面对自己朋友过世，却一边编织窗帘，一边唱歌。子贡说，你们面对尸体唱歌合乎礼吗？两位老人家说，你懂什么礼？老人家把死亡当成回归于造化，老朋友走了，就唱歌欢送。庄子自己的太太去世了，他也鼓盆而歌。道家的理念不同，

我们很难用儒家的原则去衡量，但他们还是自有原则的。第二种，古人很矜持。一般讲矜持，就是君子自重，总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意同流合污，更不屑于造作。孔子说，现在矜持的人愤世嫉俗。自己洁身自爱，看到别人的作为时，便忍不住痛加批判。既然自己选择的是矜持，能自重、自爱的确很好，但不能因为自己自重、自爱就苛责别人，认为这个世界太混乱了，所有做官的人都有问题，所有学者都不够清高，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这说明你心中有忿戾，心中怀有不满。矜持就应该安安分分隐居，不要参与过多的事情，也不要借机讽刺别人，讲太多莫名其妙的话。我们看到社会上某些人出名，心里难免觉得他们好像没什么本事，凭什么出名，禁不住会出言讽刺。但是，很多时候，出名也是不得已的。出名不见得都是天遂人愿的，当天时地利配合起来时，想不出名也不行。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时运未到时拼命工作赚钱也赚不到，等到财运一来，挡也挡不住。如此说来，为什么要愤世嫉俗，对别人冷嘲热讽呢？一般讲而言狂与矜是对应的，有点类似孔子说的“狂者”与“狷者”。狂者总是目标高远，对别人不屑一顾。而矜持者总是珍惜自己的小小心得，洁身自爱。所以，狂者与矜者经常是对立的，狂者向外，矜者向内，各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第三种，讲的是愚昧者，就是智商稍差，比较难明白事理，也就是所谓的笨了一点。一般讲，笨的人都比较老实。古代愚昧的人直率，坦诚，不会耍弄心机，但是现在愚昧的人却只知耍弄心机。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明愚昧，还要什么心机呢？因为他自以为聪明。其实，明白了人情世故，别人耍什么诡计、什么手段，都洞若观火。换个角度说，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别人只是不点破而已。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白当时何以被称为乱世。孔子对一个正常的社会、稳定的时代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即便在那种时候，人也会有毛病，因为人性本来就不是完美的，毛病可能来自性格，也可能来自个人遭遇，但是，有这个毛病，相对就会有一种优点。可是，在孔子的时代，人们狂妄而放荡言行，矜持而愤世嫉俗，愚昧而耍弄心

机。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才好。所以，孔子常常觉得遗憾，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时代、帮助别人。

【第272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十九章的内容是：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我想不再说话了。”子贡说：“老师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学生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啊？四季照样在运行，万物照样在生长，天说了什么啊！”

这段话特别有价值，因为其中提到“天”的概念。孔子感慨说，我教了好久了，可是学生好像不太了解我，我想不再说话了。虽然孔子学不厌，也教不倦，但是偶尔也会发发感慨。如果要求每个人每天都要表现得乐观、奋斗、向上、进取，那太难了。即便偶尔感叹，只要继续努力，还是很可贵的。听到孔子的话，子贡在旁边立刻问，老师不说话，我们学生将来传述给后代、教别人什么呢？孔子说，天说过什么话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天又说过什么话呢？

天没说话，但是大自然照样运行。我现在不说话，难道人类社会就真的无路可走吗？当然，孔子也知道，天下不是靠一个人的，就如同政治不能靠一个人，教育也不能只靠一个人一样。如果只靠孔子一个人，那他的责任太大了。孔子把天拿来做对照，这个对照很有意思，因为天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天牵涉到孔子的个人信念，特别复杂。如果没有研究清楚“天”，“五十而知天命”岂不是一句很奇怪的话吗？孔子其实把天当做管理人间的最高的神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没有地方祷告了。我如果做错事，“天厌之”，天来厌弃我吧。我要欺骗谁呢？“欺天乎”，欺骗天吗？这几句话中的“天”都是最高的主宰。此外，天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四时行、百物生。孔子说“天何言哉”，暗示天是能说话的，至少可以表达意念，而天尽管没有说话，效果照样在。由于孟子的进一步发挥，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这段话。孟子说，一个国家怎样发展，要看天把天子的位置交给谁，“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天不讲话，但是用行动与事件来表达意思。比如在上

古，尧把位置交给舜；舜把位置交给禹；禹本来想交给伯益，但后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为什么之前是禅让，而禹却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呢？孟子说，这是天的意思，“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上天要把天子的位子给贤者，那就传给贤者；要把位子传给儿子，那就让儿子接班。天不说话，但四时行，百物生。“四时行”是说，天是万物运行的动力；“百物生”意思是，天是万物的来源。首先，孔子相信天是“造生之天”，能够创造万物。这些思想均可在古籍中找到根据。“天生蒸民”不是生吗？“天作高山”不是造吗？《庄子》里面更是直接用了“造物者”一词。我们看到“造物者”三个字大概总以为是翻译自西方的名词，指创造万物的上帝，其实不是。其次，天是“载行之天”，让万物继续发展。“行”就是四时行。谁维持世界运转呢？天。载就是承载。谁承载呢？《中庸》的最后一句话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上天承载万物，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真是最高的德行表现。孔子把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归之于天的作用。天不用说话，它的作用就是它的意思。孔子的主张是，如果一个人真诚从内而发，就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不一定非要有指南、宝典之类的指点。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之后的很多人都由于真诚而找到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说，不见得非得懂得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哲学才能善度一生。孔子认为，只要真诚就可以找到内在的力量，只不过，要一生坚持真诚，很不容易。不过，如果有人教导，社会上形成共识，大家一起真诚，再加上社会行为规范、礼仪的配合，那就会容易一些。

这段话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孔子明确提到天是四时行、百物生的基础。

【第273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十章的原文是：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来了，要拜访孔子，孔子托言有病拒绝见他，传命的人一走出房间，孔子就取出瑟来边弹边唱，让孺悲可以听到。

这段话很有意思。由于文献缺乏，孺悲的身份、背景我们不是很清楚。一般认为，他曾向孔子学习礼仪。这次，他想请见孔子，孔子为什么不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既然说生病了，今天不见客，那为什么传话的人一走出房间，立刻取出瑟来弹琴唱歌，让孺悲听到我孔子没病，在唱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见就不见了，为什么要唱歌让人知道我没病，我是故意不见呢？

孟子后来称之为“不教之教”，我不教你，其实就是教你。孺悲可能做错了事。做错事的话，就希望得到别人的谅解。他找老师，如果与孔子见了面，出去就可能向别人说，大家不要再怪我了，老师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他原谅我了。别人知道老师真的见过他后，就可能相信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找老师来背书，找老师来做担保以使自己能得到原谅。所以孔子不见。人如果犯了错那就应该改正。谁不会犯错？但如果以见了老师当借口，那可不行。老师能被利用吗？所以，孔子派人对他说，生病了，今天不见客，然后又弹瑟又唱歌，让他知道自己没病，就是不见他。其用意就是希望孺悲好好反省，自己有错、自己觉悟、自己改善，不要妄图找任何借口。

“背书”有两个意思，一是，把书背下来给人听；二是，我签名，有问题我负责。我一向认为，尽量不要替别人负责。不少学生告诉我，他们家家道中落就因为父亲替别人背书，担保做生意。结果，被担保的人跑掉了，担保人就要负责，银行找你赔钱，家产卖掉都不够。我年轻的时候，就有长辈劝我，三种人不要做：不做调人、不做保人、不做媒人。做调人，去调和是非，没做好就变成乡愿了。不管说谁对，

都会被另外一边责怪。再说，我们凭什么去调解呢？我们能确知双方各自的感受吗？很难。其实，社会上所谓的调解，往往是看调人的面子。但如果面子不够，打算讲道理的话，那调解就不一定有效了。第二，不做保人，就是我们这章所讨论的。别人买房子，我作保，将来难保不会吃不了兜着走。很多人都是因此而白白损失了一生努力赚来的钱。第三，不做媒人。这个学生很好，那个学生也很好，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很好。然后呢，他们在一起好的时候不会感谢你，坏的时候会抱怨，都是老师介绍的！人家就算结成夫妻的话，相处也是他们自己要去面对的挑战，你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比如老师看学生，学生当然把最好的一面表现给老师看，但是人格是多方面的，老师凭什么做媒人呢？不做这三种人，就减少了很多麻烦。

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是非常灵活的。孟子后来就很推崇孔子的这个做法，叫“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我不屑于教一个人，也就是教他了。就本章而论，有人觉得孔子好像不够真诚，既然说生病了，为什么还要故意弹瑟、唱歌？能唱歌当然代表心情不错，体力也好，孔子以生病为由不见孺悲，却让他听见自己弹琴唱歌，孺悲听了会有什么感受？他肯定明白，老师故意不理我；而且故意要刺激我，让我知道自己有错，不要妄想找别人来背书，也不要想找任何借口。更不用企图解释，自己改过就行了。人谁无过呢？“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今天犯了过错不去改，先找很多人帮忙背书，说这些人都支持我、都谅解我，那就没问题了。这样会改过吗？不会的。下一次还一样找别人来在背后支持你。这段故事虽然是生活细节，但是却反映了孔子的原则，他不会轻易被别人利用的。一个人有各种德行之外，还要好学。好学的人懂得人情世故，许多事情一看就知道了。比如，一个人见我，为什么见？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乡党第十□里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容易被忽略，“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就是说，有人请孔子吃饭，摆出很丰盛的宴席，孔子一定改变神色站起来向主人致意。人家为什么摆一大桌菜请客呢？如果没有特别的事，那就是确实对孔子很好，立即表达感谢之意。如果请吃了这顿饭，后面还另外有任务拜托，那要小心了，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既然吃了别人的，只好替别

人想办法了。孔子会这么做吗？不会的。他不会轻易被利用的，所以他先表明态度，你用这么大排场，这么丰盛的菜肴请我，我向你道谢。不过，我们一档归一档，其他的不要多说了。要是先说的话，依孔子的个性，饭可能都不吃了。这就是孔子，没有人可以欺瞒他，他的进退拿捏得非常准确。本章就是一个例子。

【第274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十一章非常重要。它的内容比较长：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请教说：“为父母守孝三年，时间未免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散乱。旧谷吃完，新谷也已收成，打火的燧木轮用过一次，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未满三年就吃白米饭，就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在守丧时吃美食不辨滋味，听音乐不感快乐，住家里不觉舒适，所以不这么做，现在你既然心安，就去做吧。”宰我退出房间以后，孔子说：“予没有真诚的情感啊！一个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丧三年，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予曾经受到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吗？”

宰我这位特别的学生又出现了。这一次，他的表现仍旧很耀眼。不过，通过他的质疑，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孔子对人性的看法。宰我提出的质疑很合理，因为在孔子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觉得三年之丧太长了。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孟子时代，滕文公即位时，要为父亲办丧礼，孟子建议他行三年之丧，结果遭到反对，三年之丧连鲁国都很难做到了，怎么要我们滕国来做呢？可见，在孟子的时代，不少国君都不实施三年之丧。

根据荀子的说法，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而止，而不是三十六个月。古人的算法比较特别，二十四个月是两年，第二十五个月是第三年的第一个月，守完之后就是三年了。听起来有点打折扣的样子，但是也

够长了。而宰我认为太长了，一年足够矣。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兼顾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两方面。在人文世界，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这个责任太大了。显然，三年也好，二十五个月也好，这么长时间不去行礼、不去演奏音乐，礼乐真的会荒废了。一个孩子学钢琴，中断三年之后再弹，手指僵硬了。礼仪有各种细节，三年不做，恐怕会忘记，这不是造成礼坏乐崩吗？三年时间太长了，对人文世界是一个危害。关于自然界则分为两点来讨论，第一，旧的稻米吃完，新的稻米长出来，就是一年。山东地区，古代的鲁国，一年收成一次。第二，古时候没有瓦斯可以用，钻木取火，一年中根据季节的不同，分别用五种特定的木头取火，轮用一次就是一年。可见，在自然世界，一年是一个周期。既然人文世界中，三年太长，两者相合取其公分母，一年不是正好吗？这种理由真是非常好，要与他辩论着实有些困难。

孔子毕竟是老师，他并不就伦理规范的外在规定，来讨论三年之丧是否合理，而是转移焦点，明确指出，外在的伦理规范只是内心真诚情感的表现形式而已，重要的是内涵，要看内心有没有真诚的情感。所以，他问宰我，如果你没有守丧三年，只守了一年就开始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不安？这时候，孔子已经把伦理规范的基础转移深入到人内心的情感。但是，内心的情感诉诸个人的自由心证来作选择。结果，孔子的教学失败了。他问宰我，你这样心里安不安？等于给宰我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不料，宰我是个坏学生，他居然说“安”！孔子当然对这个答案非常不满意，因为根据他的逻辑，这个问题对方是不能回答的。如果宰我的父母还健在，他答说安，父母知道了不是很伤心吗？将来孩子守一年丧，就要吃好的穿好的，心里还安，父母肯定非常难过。假设宰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则说明他替父母守丧期间，心不甘情不愿，说不定还偷吃了不该吃的食物。所以，孔子问你心里安不安，本来希望他不要回答，或者回答不安，那就让学生得到启示与自省。没料到，宰我说安。孔子只能说，你安，就去做吧，和你这种人，还有什么话好讲呢？他接着解释，君子居丧的时候，因为内心哀伤，吃再好的食物都没感觉；听音乐也不觉得快乐；即便不住在为居丧特别盖的简陋的房子里，住家里也不觉得舒服，所以他才要守丧三年。有内心的情感做基础，外在的规范才有价

值。君子会守丧三年，至于你，怎么心安就怎么做吧。这句话讲得很重。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宰我立刻离开了教室。宰我离开之后，孔子说话了，他严厉批评了宰我。之所以在背后批评宰我，是为了让留下来的同学有一个机会接受教育。孔子说，宰我真是没有真诚的情感，“予之不仁也”。接着是十二个字，“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是我年轻时读《论语》最受感动的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使我对孔子心悦诚服。孔子说，小孩直到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当然，这不是斤斤计较于父母抱孩子三年，所以孩子就回报父母守丧三年！孔子只是说明，人之所以要有伦理规范，是因为有心理上的需要，深刻的情感需要通过伦理规范来表达。人为什么会有情感上、心理上的需求呢？因为有生理上的依赖期，父母怀抱三年。

【第275讲】

前面谈到宰我对三年之丧的质疑。孔子的回答告诉我们，三年之丧是一个伦理的规范，它要表达心理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情感呢？因为人在小时候有特定的生理需求。从生理推到心理，再推到伦理，三者合起来，说明了人性发展的过程。这不是善或不善的问题，而在于有这样的生理需求，就导致某种心理情感，最后必然出现相应的伦理规范。

在此说明何谓生理需求。美国心理学杂志的研究表明，人与其他动物比起来，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就是人类的孩子依赖父母的时间占生命比例是最长的。举例而言，猫的平均寿命大约是十二年半，人的平均寿命暂定为七十五岁。三年占了七十五年的二十五分之一，换句话说，在人的七十五年生命里，有二十五分之一时间需要父母照顾。再看猫，十二年半的二十五分之一是半年。各位知道，一只小猫长到半岁的时候，跑得飞快，没有人抓得住。如果吃得很好的话，半岁的猫几乎可以繁殖下一代了。尽管三岁的小孩与半岁的小猫在生命周期中属于同一阶段，但是三岁的小孩才刚刚可以离开父母的怀抱下来走路，而半岁的小猫早就到处跑来跑去，独立生活了。作为高等生物的人类，其幼儿依赖期反而特别长。再看非洲野生动物园，一只斑马生下来，如果在四十分钟之内无法跑步，就被淘汰了。因为狮子、野狼、土狗转眼就来到。羚羊也一样。羚羊、斑马如果生下来健康的话，四十分钟之内一定可以跑，而且奔跑速度很快，一般土狼根本追不上，否则羚羊、斑马早就绝迹了。对于人类来说，四十分钟算什么？六个月算什么？小孩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因此他对父母有生理上的依赖，并由于生理上的依赖，心理上的互动特别强烈。再做比较通俗的解释，让大家明白，孔子讲的人性并不神秘。小孩生下来躺在摇篮里，他看到两张脸，一张叫爸爸，另一张叫妈妈。他很快发现，这两张脸如果是微笑，就能予取予求。他的幸福就基于这两张脸微笑的状态。他慢慢长大了，自然就发现，如果孝顺，这两张脸就一直微笑，两张脸中只要有一张不愉快，那就要什么没什么了。所以，他的孝心是希望父母快乐，因为父母的快乐是他个人快乐的保障。这

样说，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把小孩讲得太功利了，其实，这不是功利，是生物本能。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美国人做的科学报告。美国的社会福利办得不错，其中一项就是有医院专门收容弃婴。孩子生下来没人要，就往医院送，政府出钱来养。有一所医院收容了五十个弃婴，小孩们有吃有喝，有人照顾，但却躺在那儿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了无生趣，只有一个男孩子例外，见到人就笑。医生护士立刻开始观察他为什么与众不同。一个星期之后，答案揭晓了。原来，每天扫地收垃圾的时候，有个老太太经过这个小男孩身边，会逗他玩半小时。这个男孩与其他孩子的差别就是每天有半小时有人关心他。于是，在许多可怜的孩子中，他是唯一有正常反应的。显然，一个人的顺利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无限关怀。还有一所收容弃婴的医院做了另外一个实验，听起来真有点残忍。他们把小孩分为两组，第一组小孩每天由固定的护士照顾，第二组小孩每天换护士照顾。结果，半年下来就发现，凡是由固定护士照顾的孩子，智商及反应能力都比第二组每天换护士照顾的孩子高了一倍。因为固定人员照顾，让小孩心里有安全感。他对一张脸熟悉了，看到觉得安全。有了安全感之后，内心中人性的潜能，所谓的智商及反应能力才能正常发展。第二组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了。每天换人照顾，没有安全感，所以，其聪明才智无法顺利发展，智商与第一组差了一倍。外国人做这种观察实验，听起来虽然残忍，但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孩子能够正常、顺利地成长，是父母或是照顾他的长辈花了多少心血才实现的。离开了长辈的关怀，没有人可以顺利成长。印度和德国都有狼孩的事。孩子生下来后不久，不知道为什么，被丢到荒野去，狼叼走了，并把他养大，到十六岁左右，被猎人发现了。明明是人，为什么跑起来像狼一样，发出声音也像狼一样？德国人把这十六岁的孩子抓回来之后，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他才能够勉强站起来，用两只脚走几步。可见，人连直立行走都是父母照顾、训练的。在印度发现的是两兄妹，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救回来后，教了好久好久，他们才能说几个简单的单字。所以，孔子说的有错吗？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因而，我们对父母要孝顺、要感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有伦理规范都是创建于真诚的情感上。这就是本章的核心思想。宰我这个学生单是在这一章对老师质疑，促使老师把上述观点完整表

达，他的贡献已经很大了。

【第276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十二章的内容是：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对什么事都不花心思，这样很难走上人生正途啊！不是有掷骰子下棋的游戏吗？去玩玩也比这样无聊要好些。”

这段话使我们想起来另外一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难矣哉”指的是很难走上人生的正路。经济慢慢繁荣之后，有些人整天吃饱了没事干，无所用心，对什么事都不花心思，反正有父母照顾，社会又很安定。孔子很担心这些人，甚至建议去博弈吧。博弈在今天说就是赌博，就是掷骰子、下棋这类游戏。玩一玩也要费脑筋的，至少比无聊要好一些。我自己上中学时，最喜欢下棋。那时候，到街上，路边有人下棋我都看半天。后来还买了好几本棋谱，摆残局来研究，其中的一本叫《橘中秘》。那时我住校，上课很专心，写完作业后，就用纸剪了一个和书本一样大的棋盘，藏在书里，自己做很小颗的棋子，摆棋苦思破局方法。老师还以为我在看书。半年下来，我的象棋水准全班第一了。于是，我专找数学比我好的人挑战，你数学比我好吗？来下棋。这也算是创建自信。所以，我觉得自己上学的时候很懂得自得其乐。一个人最怕无聊。在《新约》里有一个故事，在耶稣的时代，经常会听说有什么人被恶魔附体。有一个人被魔鬼附体，苦不堪言，别人就请耶稣帮他驱魔。魔鬼被耶稣赶走了，没地方去，就到处游荡，最后发现原来的宿主现在很无聊，白天没事做，到处闲逛。于是这魔鬼就找了一群魔鬼都附在旧宿主身上。这个人就更惨了。这个故事说明，当一个人忙碌起来，魔鬼也觉得无懈可击。如果无聊的话，就会胡思乱想，多少罪过都是由无聊带来的。无聊与闲暇不同。古希腊时代有一个观点，叫做有闲暇才有文化。有钱又有闲，才能够进行文学创作比赛、举办马拉松、专注于哲学思考。但其前提是，有钱有闲之外，还要有文化兴趣，否则有钱有闲后，就

会变得很无聊，继而走上另外一个极端，胡作非为。所以，孟子讲到经济条件对年轻人的影响时，有一句名言：“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强调，人性是受环境影响的。经济繁荣的时候，年轻的朋友就可能懒惰。反正有钱，何必工作呢？可以当啃老族，那不是更轻松吗？经济萧条的年代，年轻人则比较粗暴，动不动就打人抢劫。一定要让自己觉得有事做，每天早晨起来有个目标，这才是重要的。

德国文学家歌德说过，一个人如果每天早晨起来，发现自己还活着，却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那种情况是很可怜，也是很可怕的。活着，还有事情做，那活得才有价值。比如，每天早晨起来上班，听起来很累，但是有班可上，用自己的时间、力气去赚得生活条件。工作的时候虽然很劳累，但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有明确的方向，很幸福。所以，很多人退休之后很快就衰老了。因为早上起来发现不用上班了，那就没事可做了，他又不愿意听演讲，也不愿意去参加各种进修活动，终日无所事事。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目标，永远要让自己过得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所成就的，不见得是外在的目标，更可能是内在生命的成长。所以，孔子希望一个人就算真的没事做，去掷骰子，下下棋吧，总比无所事事好。要掷骰子赢过别人，就像电影里的赌侠、赌圣、赌神，功夫也是练了半天，至少有事可做。有些人学变魔术，开始是好玩，最后也变成专家了，可以表演，也不失为一种专长。年轻人要记得孔子的话，不要觉得吃饱喝足没事做是一种幸福，不是的。那反而是对生命的浪费。相反，如果能够用心去学几样小技能，虽然很小，但就像子夏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人生是值得珍惜的。所以，孔子多次提醒我们，要好好努力，让自己走上人生的正路。

【第277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十四章的原文是：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说：“君子也有厌恶的事吗？”孔子说：“有厌恶的事。厌恶诉说别人缺点的人；厌恶在下位而诽谤长官的人；厌恶勇敢而不守礼仪的人；厌恶一意孤行却到处行不通的人。”孔子说：“赐，你也有厌恶的事吗？”子贡说：“厌恶卖弄聪明却以为自己明智的人；厌恶狂妄无礼却以为自己勇敢的人；厌恶揭人隐私却以为自己正直的人。”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儒家绝非乡愿，儒者有明确的立场，对某些行为非常厌恶。子贡问，君子也有厌恶的事吗？一般以为，君子都很友善，见到任何人都非常欢迎，尽量讲一些好话让大家开心，好像不做是非善恶的判断。其实不是的。孔子直接点了四种人，第一，我厌恶诉说别人缺点的人。孔子曾说，有三种快乐是有益的，其第二种“乐道人之善”，恰与此处针锋相对。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是有益的快乐。因为我的心胸会越来越开阔，越来越能欣赏别人，而被我称赞的人一定会觉得我对他很公平，因而对我心存感激。孔子不赞成在背后批评别人，因为指责别人的缺点，而别人不在现场，其中恐怕有些是冤枉的话。何必这样不光明呢？第二，厌恶身居下位而毁谤长官的人。在下位，就要尊敬长官。万一长官真的不好，也自有更高层的长官去指正，而不该由下级在外面说。况且，长官好不好，不见得是我的位置能看得清楚的。我认为他对我不好，也许长官是考虑全盘的要求；他使我有许多愿望不能实现，也许是考虑到平衡。在这一点上，孔子仍然比较重视长幼尊卑的次序。今天时代不同了，应该是有点弹性的。第三，孔子厌恶勇敢而不守礼仪的人。孔子一再强调，一个人如果很勇敢，但不爱好学习、不懂得规范，就会制造乱局，甚至弄得不可收拾。所以，勇敢很好，但还是要遵守礼仪，最怕一个人勇敢、

莽撞，对礼仪毫不在乎。第四，他厌恶一意孤行，却到处行不通的人。这种人做任何事，都认为自己对，拼命做却行不通。这说明条件还没成熟。人不懂得如何判断，有再大的能耐也行不通。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此不同，强调的是原则不能放弃，所谓原则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前面两种人不够真诚；后面两种是不会判断事情的发展，只求当下的个性表现，但事情弄糟了之后，又不知道该如何收十残局。孔子讨厌这四种人。

接着他问子贡，有没有厌恶的事呢？子贡说，我有三种厌恶的事情。第一，厌恶卖弄聪明却自以为明智的人。说到卖弄聪明，其实子贡仗着自己口才好，也常常侃侃而谈，比来比去。西方有句俗话说，彼得说保罗如何如何，就是彼得说自己如何如何。一个人有某种缺点，就特别容易发现别人也有这样的缺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种缺点，就不会感觉到别人身上的这种缺点。比如说，我从来没有浪费的缺点，不知道什么叫浪费，所以我看到别人浪费，没感觉。如果我自己说话时有点夸大，那么，一听到别人说话夸大，立刻就知道了。第二，厌恶狂妄无礼却以为自己勇敢的人。这和孔子所说的几乎一样，只是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而已。孔子说，我厌恶那种勇敢却不能够守礼仪的人。子贡反过来说，厌恶狂妄无礼却自以为勇敢的人。真正的勇敢不是狂妄无礼。谈到勇敢常常令人想起老子说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觉得老子实在太聪明了，居然还有人是勇于不敢的。勇敢经常联在一起，好像应该又勇又敢。老子却说勇于不敢。我也受到老子的启发，别人叫我爬山，敢吗？我不敢；叫我下海，敢吗？我不敢。勇于不敢，所以才能活到现在。真正的勇敢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最难。要改变别人很容易，从外面指指点点，希望别人改善。改变自己相对是更大的勇敢。第三，厌恶揭人隐私却以为自己是正直的人。今天这个时代，网络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用具名就可以上网发言，把别人的隐私加以夸大渲染，还以为自己很正直，把别人的秘密说出来。尤其是当一些人稍微有成就时，别人便开始挖掘他们的秘密。比如，在很多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任何一个人只要出来竞选，他祖宗八代的事情都会被挖出来，作为公众的谈资，号称是民众有知情的权利。这就是子贡所厌恶的，揭发别人的隐私，以为

自己很正直。固然，事实真相应该让大家知道，不过难道别人没有善的行为吗？为什么专就隐私来加以宣扬呢？这样是正直吗？不一定。

在这一章里列举了君子所厌恶的四种人以及子贡所厌恶的三种人。整合起来说就是，没有真诚的心，与别人来往时在后面耍手段，是要不得的。

【第278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十五章的内容是：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说：“只有女子与小人是难以共处的。与他们亲近，他们就无礼；对他们疏远，他们就抱怨。”

这句话两千年来，造成了很多困扰。记得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同寝室有一个日本同学，是学企业管理的MBA。他有个美国女同学与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一天，我俩去上课，一出大门就碰到了这位美国女同学。没聊几句，美国女同学忽然变了脸，指着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恶名昭彰，对女性太不尊重了。她恐怕听到了什么令人气愤的新闻，不过，日本社会确实到现在还是很明显的男尊女卑。结果，这个日本人反应也很快，立刻把矛头指向我说，你不要怪我们日本人，我们日本是受了孔子的影响，然后就引用了上面这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当时，我愣了一下，想向美国女同学解释，又快上课了，只好忍了这口气。

孔子究竟是什么意思？人说话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二是表达个人特定的主张。孔子的话当然是第一种情况，在描述他所见到的社会现象。他怎么可能提出个人特定的主张呢？《论语》里面几百句话，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支持孔子认为“女子”很难相处。他当然在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

我们读书，一定要知道时代背景。在西元前六世纪，世界是什么样貌？我们先看希腊，苏格拉底前后的雅典社会中，女性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能在家里带孩子、管理家务。男性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男士们一起打仗、从政，感情非常深厚。相对的，男人回家之后，面对自己的太太，反而没有话说，因为太太没有办法接触到社会事务，只注意到家务事，两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那时，雅典极盛时代的著名领袖伯里克勒斯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著名的妓女。当时，

只有妓女能够在社会上到处行走，知道很多事情，聊天时有很多有趣的话题，而一般的良家妇女什么都不懂。可见，在当时雅典社会，男女地位也是完全不平等的。再回到中国看看。古代女子确实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十五、六岁行及笄之礼，头发梳上去就准备结婚了，将来孩子一生，继续栽培下一代，也没有机会从事政治或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女子的潜能没有得到开发，无法独立就业，她的人格怎么独立呢？所以，她对别人对其态度的反应非常直接。难养就是很难相处。理由有二：“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比较好的教育，他的得意或者抱怨完全基于别人对他的态度。

我们姑且先把女子放在一边，专讲小人。如果同时提到女子与小人，那小人当然是男生了。没有立志的一般男生就是小人。这种人为什么难以相处呢？对他好他就骄傲，不理他，他就抱怨。只有小人如此吗？我可以坦白告诉各位，大学教授也差不多。我们大学里有些教授，校长对他好，马上得意极了，“近之则不孙”，到处对别人说，校长亲自来看他，校长与他很熟……等等。后来，觉得校长似乎不那么热络，于是又到处抱怨。高级知识份子不也和孔子说的一样吗？上级对你好，就狂妄自大；长官疏远你，就在后面抱怨。这不是人性的弱点吗？如果这是人性的弱点，孔子描述的不正是实话吗？我们何必以此责怪孔子呢？自古以来，多少将相不都是这样的表现？所以，孔子这话是对人性弱点的一种观察。我们在分析时不要过度诠释。

有人说，女子在这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南子。孔子专门骂一个女人，好像不太可能。还有人更离谱，说“与”当“嫁给”讲，意思是，只有当女儿嫁给了小人，那就很难相处了。这种想像力未免太丰富了。其实，无论女生或男生，内心没有志向就会如此。即便是地位很高，成就很大的人也一样难免这个毛病。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孔子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会怎样重说这句话？我想，孔子若看到女子与男子一样，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都可以在经济上、人格上独立，他肯定会修改说：“子曰：‘唯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但是，孔子会加个注解，小人包含女子在内。

以前的小人专指男子，现在的小人就男女都有了，大家一视同仁，既然有共同的机会，就要接受共同的检验。

这样一来就说清楚了，孔子完全没有歧视女性。他自己是妈妈独立抚养成人。三岁父亲过世，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带大，到他十七岁长大了，母亲也过世了。他何以会歧视女性？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证据。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超越时代。假设我们今天翻开某本《论语》一看，子曰：“男女平等。”你会吓一跳，这是哪儿的版本？谁说的？这书一定是伪造的。

我们不能希望一个人脱离他的时代，说出一些难以理解的话。孔子之后两千多年，才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和事实。我在耶鲁大学念博士，有资料显示，耶鲁大学在一九七〇年之前，大学部不收女生，研究可以收一些，一九七〇年以后才开放，男女平等。由此可知号称先进的美国是怎么样的状况，一九七〇年不是很远啊。如果人类所有的女性受到歧视，都要怪孔子，那就太冤枉了。现在中国男女平等，女性撑起半边天；而日本、韩国、越南等地方，还是没有注意到男女平等，这能怪孔子吗？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家七个孩子，爸爸是管灯塔的，经常要出差到外岛，家里七个孩子妈妈一个人管，不听话就家法伺候，管得很好。我们家里一向是妈妈说的话算，爸爸说的话可以参考。妈妈不但撑起半边天，简直将整个天都撑起来了。

如果有人说孔子对女性有歧视，我是不能苟同的。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一个描述而已。如果面对今天的时代，孔子一定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对人性的要求，无论男女，都是一样的。

微子第十八

【第279讲】

这一讲，我们要介绍的是《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一章，它的原文是：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劝谏而被杀。孔子说：“商朝末年有这三位行仁的人。”

这一段所讲的是商朝末年的悲剧。我们都知道，商朝灭亡的时候正值纣王当政，后来被周武王推翻，取而代之。孔子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首先提到微子，微子是商纣同父同母的哥哥。古代的制度很特别，母亲生微子时是妃；后来升为后，才生下了纣王，因此哥哥没有机会，弟弟反而当了天子。弟弟本来是不错的，从小在智力、体力方面都超过一般人，后来才渐渐变坏。我们说，权力使人腐化，商纣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微子屡次劝谏，弟弟不听，还把他赶出了朝廷。

箕子是商纣的叔叔。商纣小时候，箕子觉得他还不错，后来发现商纣喜欢玉做的筷子。他便知道这么发展下去必有恶果，君上喜欢象牙做的酒杯，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有人投其所好，从各地找来各种所谓的宝贝献给他。一旦他任用这些献媚的人，国家便危在旦夕了。可见，箕子很有远见。他从一个孩子开始喜欢奢侈品，就预知了国家的危亡。箕子后来多次劝谏商纣被拒，他察觉到危险，就假装发疯，但还是被商纣关了起来。

比干也是商纣的叔叔。商纣不但不接受他的诸多劝谏，反而声称“要看看圣人的心是什么样子”，将比干剖心致死。上述三人都是商朝王室的

重要人物，可是因为商纣这个昏君，都遭到迫害，不过他们各自择其善而固执之。

所以，仁有三个层次：人性向善；真诚带来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这里还涉及人之道的问题，就是打算怎样活在世上呢？要择善固执，其中最难的是如何择善。因为每个人的善都不太一样，要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做哥哥的该怎么对弟弟，做叔叔的该怎么对侄儿，有各自不同的要求。各自问心无愧，尽力去做。并非全部都要牺牲才能算是杀身成仁。后面，我们讲到箕子的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孔子认为这三个人都是行仁之人。在整部《论语》中，有六个人得到孔子的肯定，说他们是在行仁。这里提到了三位；另外两位伯夷和叔齐，也是商末周初时人，他们劝周武王不要革命，周武王不听。革命成功之后，这两兄弟就不再吃周朝的粮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最后一个是管仲。管仲与他们完全不同，富贵荣华享受不尽，但是为什么孔子认为管仲也是行仁呢？就因为他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不但保全了齐国百姓，也关照了天下百姓。所以，这样一种判断符合孔子对人性的理解。所谓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我们在念《论语》时，不要以为行仁，一定很苦、很惨、非死不可。管仲也算行仁。他靠的是智慧，他的功绩造福了百姓。所以，儒家思想并不是泛道德主义，并不认为除了道德外，其余都不用管。道德如何能脱离人世？又如何能离开事业与功劳？有人也许会说，像管仲这样，既享荣华富贵，又流芳百世，岂不是占尽了便宜？管仲造福了天下苍生，这功劳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评价一个人要看大局，不能抓住小毛病不放，天下谁没有缺点呢？可见，儒家的判断是非常全面的。

微子是商纣的哥哥。商朝被推翻之后，周朝就把微子的后代封在宋国，而孔子的祖先又是宋国的王室，换句话说，如果追根溯源，微子可能是孔子的远祖。后来，孔子的祖先来到鲁国，所以后人说孔子是鲁国人。周武王革命成功后，曾向箕子请教如何治国。他说，商朝统治了六百年，知道如何治国、平天下；而我们周朝从西部边疆来，文化水准有待提高，所以我们诚心请教。箕子当然通晓治国之道，但是

商朝被推翻了，他不忍心谈论商朝政治，于是就以夏朝为例讲解。这段很有名的话，记录在《尚书·洪范篇》中。箕子告诉周武王，当初大禹治水成功，上天为了肯定他的功劳，就给了他洪范九畴。洪范九畴就是大的规模，让他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洪范九畴留传了下来，周朝就以之为蓝本来治理，开创了周朝新的规模。所以，中国历史文献对箕子非常推崇。因为他身为商朝贵族，没有因为自己的国家被周朝推翻了，便拒绝回应周武王的请益。他是实实在在的为苍生、为天下百姓着想。箕子晚年逃到了朝鲜半岛，直到现在，朝鲜还有箕子庙、箕子墓，很多韩国人都以此为荣，他们还进一步说，孔子也是韩国人，因为他要传播箕子的理想，就从朝鲜半岛坐船到了山东半岛。这当然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说法，不过，我们也很能理解这种心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圣人只有寥寥几位，哪个民族不想跟他们拉上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儒家思想，好好珍惜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其实，孔子也曾经两次想移民，幸好没有移走，否则就是我们莫大的损失。

孔子有智慧、有能力，最重要的，他还有德行。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样度过一生。很多人没有受教育，或者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尽管他的一生也是几十年，但是他所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和动物差别不大。这样讲，没有批评别人的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只要物质一天丰富过一天，我为什么要修德呢？劝人修德行善要有理由，必须说明，人性真诚，就会行善，因为力量由内而发，所以人们行善时感到心安，为恶时心不安。但是，这需要有人教我们。此后，我们还会进一步发问，何谓善？怎么去判断？于是，就需要先知先觉之士启发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人生怎样才有意义、有价值；否则只是从生到死，哪一种生物不是这样？人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们分析孔子的观点，看他怎么去评价历史人物，要从中学习，得到启发。

【第280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二章的内容是：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担任典狱官时多次被免职。有人对他说：“您这样还不愿意离开鲁国吗？”他说：“坚持原则为人工作，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免职呢？如果放弃原则为人工作，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这段话很有特点。其中提供的一些材料，促使我们做进一步的逻辑思考。

柳下惠是鲁国的大夫。典狱官就是司法官，负责审判案件。审判者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公正，但一定会有很多干扰因素，如果有大官犯了错，该怎么判？会不会有人关说？老百姓受委屈时，敢替他伸张吗？这类问题不胜枚举。不过，柳下惠很有原则，所以在孟子的心目中他算圣人。孔子定义圣人，都是圣人加帝王连称“圣王”，换句话说，必须有能力当帝王，恩泽百姓，德行才能显现出来。而孟子认为圣王的标准太高了，自古以来有几个帝王同时也是圣人的呢？所以，孟子就稍作调整，把圣人分为四种，让大家都能看到希望。第一种最清高的代表就是伯夷。他们对任何一点点问题都不妥协。满朝文武中只要有一个坏人，他就辞职，实在是太清高了。第二种代表是柳下惠，处事非常随和，不在乎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是你，我是我。你就算是赤身裸体在我旁边，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我是清者自清，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柳下惠之所以如此随和，是不忍心看到老百姓没有人照顾。如果每个人都像伯夷、叔齐那么清高，坏人就会霸占朝廷，鱼肉百姓。这时候，就需要柳下惠这样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做我该做的事。结果就是“三黜”。“黜”就是罢黜、免职；“三”代表多次，并不是正好三次。正好三次，也倒可以忍了，至少没有第四次。但是，这里的“三”代表多次。被免职后又再次被任命。为什么？大概是免职之后换别人来做，评价更差，只好让他回来做，做着做着又得罪人，

再下台，如此多次被免职。于是有人劝他说，你在鲁国这样受委屈，为什么不离开鲁国，既然不受信任，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柳下惠说，我如果坚持原则做事，到哪里都会被多次免职！这话说得很痛心，反映出在春秋末期，各国的政治混乱的状况都差不多。他接着说，如果我放弃做事的原则，又何必出国呢？我在鲁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官，根本不会被免职。这种思维逻辑与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很像。苏格拉底在七十岁的时候被人诬告，说他腐化雅典青年，说他不信城邦的神。这在当时是两大重罪。他接受审判并为自己辩护，不过，他的辩护词完全是在教训别人。那时，雅典的审判由一个五百人的陪审团负责。苏格拉底的陪审团成员，大部分都是他的晚辈，因为他已经七十岁了。于是，苏格拉底教训了这些人一顿。陪审团投票判他有罪，并处以死刑。苏格拉底拒绝了学生们安排的越狱计划。他说，如果越狱，我到其他城邦去，别人一样视我为罪人。既然在外面，别人也不接受我，我又何必越狱呢？不管我是否冤屈，城邦都是按照程序正义审判我的，我就要接受。这叫做程序正义，但并不等于实质正义。所以，当时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流传至今：今天你们审判我，将来历史会审判你们。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愿意越狱？因为他认为，我现在被判有罪，无论逃亡到任何地方，大家都觉得我有罪，是逃犯。如果无罪，何必逃亡？这是一种逻辑。如此说来，我何必自找羞辱呢？这么大年纪还要流离失所，何必呢！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孟子说第三种圣人的代表是伊尹。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很有责任感，他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之士，有义务让后知后觉的一般百姓了解何谓人生的正路。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如果不受教育，我们就不知道人生的路该如何选择。如果按照自己本能的欲望为所欲为，眼里就只有吃喝玩乐这些享乐，生命就无法得到提升。如果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羡慕别人的财富、地位，不择手段去追求，人的价值又何在呢？最终就是人类世界毫无人道精神和人文思想。人之所以为人，最可贵的是有丰富的潜能，可以通过学习、锻鍊、成长，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光彩。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自身纯朴不难，但是很难抵挡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受过教育，虽然面临诱惑、心中有困惑，但会坚信自己是对的。在这个时代，也许找不到知音，但是在古代、或在将来可以寻觅到有志一同的

人。不但儒家有这样的观点，道家的庄子也一样。庄子很喜欢在文章的末尾说，自己这套道理即使当今无人理解也无所谓，万世之后，总会有人明白，就好比早上讲，晚上才有人明了一般。何必计较时间呢？看看整个人类历史，有多少伟大人物都是在后世找到了知音。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他自己也说，藏诸名山，传诸其人——即便当时没有人理解，后代有一个人明白也就够了。

人活在世界上，要设法突破时间的限制。不要因为得不到认同而随波逐流。人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有自己特别的尊严。

【第281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五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有一位狂放不羁的人名叫接舆，他经过孔子的马车旁，唱的是：“凤凰啊、凤凰啊，你的风格怎么变得如此落魄，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把握。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都很危险。”孔子下车想要同他说话，他却赶快离开了，使孔子没有办法同他说话。

这段文字相当生动，后代就变成了李白的一首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狂人”在古代是常用词，不是指发疯的人，而是代表非常狂妄，即狂放不羁的人。这种人对于世间的各种教训、各种规定、各种礼乐制度都不放在心上。他看重的是人的原始面貌。人在天地之间，任何地方都可以遨游，何必受限制？一旦做官穿上礼服，那就动弹不得了。何必呢？

楚狂，是楚国的狂人。“接舆”二字本意是紧跟在车后面，但是跟在车后的这个人没有名片，就姑且把他称为接舆。在古代，有些地方喜欢用一个人的特点来做他的名字。《论语》里面提到的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名字，于是根据其特点命名。比如说，孔子有一次在卫国击磬，外面有一个人。谁呢？荷蕢者，挑着竹筐的人。后来，提到“荷蕢者”，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人，因为他的行为特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中国人给小孩起名字，总是包含着父母的希望，算笔划、合八字、找谐音，十分费周章，其实名字取得好未必有用，关键要看本人是否奋发上进。显然，楚狂接舆知道孔子是谁，所以才吟唱“凤兮凤兮”。古人把凤凰看做百鸟之王。他把孔子比喻为凤凰，可见他虽然不是孔子的学生，但平常还是很留意孔门讯息，所以知道孔子了不起，知道这个人的才华、学识、品德都是第一流的，只可惜生不逢时，又

在当时的鲁国，再有本事也发挥不了，处处被掣肘不让发展。所以，接輿就说“何德之衰”，你的风格怎么那么落魄呢？“德”并非“道德”；而是指“作风”。我们都记得，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小人也讲德，这个德当然不是品德，而是说，君子的作风像风一样；小人的作风像草一样，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上行下效。那么，孔子是凤凰，风格怎么会落魄呢？凤凰飞天，所有人都会仰望，可是孔子今天周游列国，都被人说成丧家狗了，还不知警觉吗？所以进一步提醒他，“往者不可谏”。“谏”就是劝阻，就是别人要做坏事了，我来劝阻他。比如，忠臣就要劝皇上不要做坏事，对待父母也一样。孔子说过，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阻他们的不当行为。显而易见，儒家对父母不是无原则地百依百顺。那其实不叫孝顺。《孝经》里面就明确说，做父母的如果没有儿子肯去劝阻他不要做不该做的事，那就不算有孝顺的儿子。同样，对于国君来说，如果没有大臣敢劝阻他不要做不该做的事，那朝廷上就没有忠臣。所以，忠臣孝子不是百依百顺，一定要依理行事，这才是儒家的理念。楚狂接輿说，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来得及把握，他希望孔子及时停下脚步，悬崖勒马，不要在人间周游了。像楚狂接輿这样的隐士都很有智慧，他们在思想上偏向道家，对世事看得很透彻，知道天下不可为，就明哲保身，隐居起来过几年舒服日子。想要从政、造福百姓的心愿固然很好，但是在乱世中个人力量微薄，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楚狂接輿希望孔子最好能够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来隐居，隐士团体就会更有号召力。孔子听到这个人的歌声，知道他很了解自己，又对自己提出某些劝告。孔子立刻下车，想与他谈一谈。可是楚狂接輿很快跑掉了，才不想与孔子谈话呢！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是孔子自己的观点。

我们今天称孔子是至圣先师，但千万不要以为孔子当老师，就能把学生都感化。没那么容易！只有学生自己有心向上，老师才能够发挥作用。孔子强调启发教学，但是启发是有条件的，同学们想懂而懂不了的时候，老师再来开导；同学们想说而说不清楚，脸都涨红了，老师再来启发你，教你怎么说。如果学生自己不求上进，谁也帮不上忙。所以，孔子的教育原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代把孔子神化了，说他是“万世师表”，这其实只是后人的心愿。

这段故事，对孔子来说，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孔子非常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那就不妨各行其是吧，各人有自己的选择，心安就好。

【第282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六章的内容比较长，像是一篇短篇小说：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与桀溺一起耕田的时候，孔子路过，吩咐子路去向他们询问渡口的位置。长沮反问子路：“那位手拉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反问他：“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大水氾濫的情况到处都一样，你要同谁去改变呢？你与其追随逃避坏人的人，何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社会的人呢？”他说完话，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回来向孔子报告了这一切。孔子听后，神情怅然地说：“我们不能与飞禽走兽为伍，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从事改革了。”

这个故事生动地揭示了儒家与隐士的不同。长沮、桀溺是两位隐士。孔子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不认识路时，当然要问当地人了。既然两个老人在那儿耕田，他们一定知道最近的渡口在哪里。子路问第一个人。对方不但不回答，反而问拉缰绳的人是谁？孔子身高一百九十二公分，高大魁梧，他站在车上拉缰绳，一定很威武。所以长沮大概也猜到了。子路说，是孔丘。向别人介绍老师，不能说是孔夫子、孔老师，对方未必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只好直呼其名，答说是孔丘。长沮追问，是鲁国的孔丘吗？齐国、吴国、越国也许也有人叫孔丘

呢。鲁国的孔丘当然只有一个了。子路点头。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此话怎讲？这是反讽，长沮的意思是：孔子怎么会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他四十而不惑。如果他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你问我渡口怎么走，我说孔子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答非所问，故意给钉子碰。其实，孔子根本不知道此地的渡口何在，但是孔子知道人生的河该如何渡。可见，当时孔子的名声确实非常好，非常大，连隐居的人都知道。于是，子路只好请教另外一位老先生了。这位不但不告诉他渡口在哪里，反而追问你是谁？子路答说，我是仲由。那你就是鲁国孔丘的学生了？得到肯定答复后，桀溺劝子路改投隐居一途，不要跟着孔子了。天下这么乱，到处都一样，谁能改善？谁能拯救？与其跟随孔子这种逃避坏人的人，你还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逃避坏的世界的人，我们更彻底。你要逃避坏人，鲁国有坏人、齐国也有坏人，其他如卫国、晋国，哪一国没有坏人呢？所以，你想避开坏人，到处跑，是躲不开的。我们隐居是逃避什么？逃避坏的世界、逃避乱世。他居然想劝服子路投到他们这边来。隐士们大概也知道子路很勇敢，一旦同为隐者，可以保护他们。

子路听了之后当然没话说，没有问到渡口在哪里，反而被两个老人教训了一顿。回来之后，向老师报告刚刚发生的事情。整部《论语》里面，只有这里形容孔子“怵然”，就是怅然若失。他的心情显然受到干扰。因为人生本来就是选择。隐士很聪明，选择隐居，独善其身。耕田过日子，无论天下多么混乱都能事不关己，没有荣华富贵，但也没有杀身之祸。以孔子的本事要想平安过日子太容易了。学生们聚在一起，建个村子，孔子当村长就行了，何苦要周游列国，到处被赶来赶去，有两次还差点被杀？人与人就怕不同的观念或者行为来做对照。没有参照时，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很有信心。一旦比较，才发现别人那样过也蛮好，更没什么烦恼。这乱世又不是我造成的，谁规定我就应该去拯救？而且，我想改善，就能做到吗？所以孔子怅然若失。

但是，后面的话太重要了。孔子说，要我与飞禽走兽为伍是不可能的。我如果不与人类相处，又能同谁相处呢？这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基点。隐居与鸟兽为伴当然没有问题。鸟兽和人的利害关系不大，就算

人要打猎，也不过每天打一两只吃饱就行。所以，双方的互相伤害有限。但是，与人相处，危险就大多了。可是，我不能离开人群。儒家所谓的善，是指本身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离开人群，就不可能行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孔子为什么绝不隐居？因为隐居之后，和别人不来往，人性向善的愿望就落空了。看到天下那么乱，百姓流离失所，又帮不上忙，不是很难过吗？如果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一百分里只能做一分，但是这种努力精神会感动很多学生，会感召一批人，甚至后世百代。若认为天下这么乱，再努力也无济于事，还不如自己过个安定日子，这绝不是儒家的态度，也许较偏向道家。其实道家也不是消极避世，它另外有一套观点，与儒家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

谈到儒家与隐士的对比，要明白隐士不等于道家。表面上看，与孔子一比，道家好像只贪图自己的安逸，实在没什么好学的。学道家，谁不会？手一摊，什么都不管，不就是道家吗？没那么简单。道家的理论其实非常难，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在古往今来的学者中，便没有几人能真正懂得。儒家理论比较合乎一般人的需要。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做到了心安，做不到心不安，内心给我最好的指示。换句话说，不能只关心自己，天下哪怕有一个人的生活不安定，就觉得于心不忍，这才是儒家。

这个故事用隐士作为儒家的参照，更能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特质。

【第283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的第七章也是一篇短篇小说的素材。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随着孔子，却远远落在后面。他遇到一位老人，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他：“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你这个人四体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老人说完，就放下木棍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稍后，老人留子路在家里过夜，并杀鸡做饭给子路吃，还叫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报告这一切经过。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并吩咐子路回去看看他。子路回到那儿，老人却出门了。子路说：“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段故事更清楚地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特色。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时，经过的一些地方可能是荒野。我们以前提过，孔子曾经问学生，《诗经》里有一句话“非兕非虎，率彼旷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呢？这其实是孔子在自我解嘲，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里跑来跑去，怎么回事呢？子路很能干，也很勇敢，能完成一般人做不到的事。这在《论语》里面没有记载，但别的文献中留下了这类轶事。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们十分饥饿，子路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一只烧猪，众人大吃一顿。

有人就说，孔子为什么不先问问烧猪怎么来的？偷的、抢的、骗的，都有可能啊。孔子不问，先吃再说，吃完再问。先活命再说其他。如果换了另一个脑袋不清楚的人，看到烧猪，会追问怎么来的，如果来路不明，坚决不吃，那只能饿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儒家的变通之道，不要在危急时刻拘泥于小节。

这一次，孔子带着同学们大概走得比较快。子路可能又负责做什么事情，落在了后面，找不到老师了。这时候，就看见一位老人，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显然要下田干活。子路想，老人在路边，大概能看到行人，就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觉得这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就教训他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现在的读书人经常被别人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就是不劳动，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不是不运动。五谷，指稻麦黍稷菽等谷类。老人说了，不劳动、五谷不分，谁是你老师啊？子路这个人有一个优点，被人教训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位老人，他就很乖，拱着手，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老人一看，这人挺懂礼貌，又找不到老师，无家可归的样子，就让子路到他家留宿，还杀鸡做饭给他吃，并让两个儿子出来与子路相见。老人也许认为子路年纪较长，让两个儿子出来拜见。这说明他认同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第二天，子路终于追上了孔子，向老师报告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在哪里过夜、还吃了一只鸡，等等。孔子听了对子路说，这个人是隐士，你回去向他转达几句话。子路就回去向老人道谢，结果，老人出门去了。子路便迳自开始说话。子路的话是谁的意思？当然是孔子授意的。如果是子路自己的话，他昨天在老人家里过夜为什么不说？道理很简单，无需争论。而且，老人既然不在家，子路对空气发表宣言吗？当然是对两个孩子说的，父亲不在，我只好留话了——不是我要说，是我老师孔子让我转达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你不做官，出世隐居是不对的。我到你们家吃饭，你让两个儿子与我相见，长幼之序都不能废，君臣之义又怎能废除？没有国，哪有家呢？没有国家，谁保护你呢？你以为能隐居是你天生赢得的吗？不是，还是有国家在保护你。所以，你如果有能力、有才华却不做官是不对的。既然长幼有序的礼数不能废除，那么，君臣之义是更大的伦常关系，你怎么可以抛弃呢？“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你本想洁身自爱，却反而毁

坏了、弄乱了更大的伦常关系；你只注意到细节，却没有看到更重要的部分。所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最后八个字，除了孔子之外，谁都说不出来。大道无法实现，我早就知道了。这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道不行，但是还要尽力做。

不同学派、不同想法的人碰在一起，就会擦出思想的火花，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各自的主张。两相对照，隐者显然输了。如果是真正的隐者，不论是子路或是别人来家里，何必叫儿子与他相见呢？既然隐居，就不必在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适当的关系。隐居起来不管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让孩子依“长幼有序”的原则拜见一个陌生的客人，那怎么能自圆其说呢？可见，儒家思想可以流传下来，而隐士的思想却传不下去，自有它的道理。

【第284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八章中列举了七个古人，都是逸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不得志的人才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的是伯夷与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尽管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他还说：“虞仲与夷逸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廉洁，被废也合乎权宜。我是与这些人都不同的，我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这段话涉及很多上古轶事，我们没必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谈这一章是为了最后五个字：“无可无不可。”这一章，孔子比较集中地评论了前人。他认为古代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尽管不得志，但是仍然表现得很杰出。他列举了七个人，分为三组，各有特色。伯夷、叔齐我们都很熟悉了。他们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很清高。柳下惠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照样合乎规矩，行为照样经过考虑，他很随和。那另外一组呢？他们干脆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廉洁，所以，不让他们做官也合情合理。而孔子居然说，我和他们都不同。

孟子谈到的四种圣人其中包括伯夷和柳下惠，第三种是伊尹，第四种就是孔子，而孔子最伟大。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时间的时、时机的时。简单来说，孟子认为，孔子做事能与时机契合，该清就清，该和就和，该任就任。前三种圣人，能够清高的不能随和，能够随和的不能清高，能够负责任的不考虑清高与随和，都有局限性。其实，人活在世界上本来就只能选择一条路走，不可能什么都要。如果想什么都要，那就要有非常高的智慧作出判断，每一次选择都必须

是恰当的，这太困难了。所以，孟子说圣人有四种，对我们而言，反而是很好的参考。如果你喜欢清高，那就学伯夷；喜欢随和，就学柳下惠；喜欢负责任，就学伊尹。就怕你弄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人天生有一种性格特质，努力修练德行就能有所成就。

但孔子的境界一般人极难达成，他是该如何便如何，视情况而定。孟子用这样一个故事来描写孔子：孔子早期到齐国去，发现齐国国君不能用他。他离开齐国时是“接淅而行”，就是把正在淘洗，准备蒸煮的米捞起来就走。米都已经洗了，吃饱了再走不也多一些力气吗？不行，马上离开。因为齐国既不是我的祖国，又不能用我，所以米捞起来就走，离开齐国之后再吃饭。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而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就不同了，“迟迟其行”，慢慢走，慢慢走。这是自己的祖国，总希望当政者能够及时觉悟，把孔子追回来。结果，希望落空。他们看到孔子要走，反而说，赶紧走吧，免得看到你我们有压力。这是多让人难过的事！孟子后来真的学了孔子，他曾在当时的强国齐国担任国家顾问，做得不错，后来离开时，在齐国边境的一个小城多住了三天。有人就跑来说，你要走就走，何以又多住三天？他说，当初我怀抱理想来到齐国，希望齐国国君可以给我机会，推行仁政，造福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和国君谈不来，无论如何都无法影响他。有句名言是“一曝十寒”，晒一天太阳，然后在冰箱里冻十天，再好的种子也不能发芽啊。孟子把自己比喻为温暖的太阳，我一去就将齐国国君照耀得很温暖，让他愿意行善。但是，我一走，就有十个齐国大臣来当冰箱了，劝他说，何必去奋斗努力呢，享乐多好啊！既然无法实现理想，那我就离开齐国。为什么还要等三天呢？孟子说，我才不像那些小人呢，有人用，就高兴；不受重用，就怨恨，连夜赶路立刻冲出国境。孟子也有自己的解释。所以，有些时候，判断自己该做什么是很不容易的。

什么时候慢慢走，什么时候要赶紧离开，都必须有一个说法。孟子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说法就很多。他离开齐国的时候，齐宣王也知道对不起他，不希望孟子在外面乱批评，就送他上等的金一百镒。“镒”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上等的金，也不是金子，古时候把黄铜叫做“金”。战国时，老师都带着很多学生周游天下，所受馈赠往往是

给学生用的。所以，送钱给一个人，不能说送钱给您，而要说送钱给你的学生用。这样，别人才会接受。孟子当下拒绝这一百镒，学生便抗议说，老师你以前离开宋国时，别人送你七十金你接受了；离开薛国时，别人送你五十金你也接受了；今天离开齐国，别人送一百金你怎么不接受呢？如果以前接受是对的，那现在不接受就是错的；如果现在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以前接受就是错的。孟子说，我都对，都没错。我离开宋国时，要去很远的地方，客人临走前接受主人赠送的盘缠，并不为过。我离开薛国的时候，外面正在打仗，他送我盘缠说，你可以雇几个保镖，保护你的安全，合情合理啊。我现在离开齐国，又不去很远的地方，只是回到鲁国；外面也没打仗，我何必接受馈赠？难道君子可以被钱收买吗？我们从孟子的行为可以知道孔子“无可无不可”的意思。学习儒家精神，不能只看字面，说要和孔子一样“无可无不可”。如果每次都是投机取巧，那就不是学孔子了。

学儒家，要知道行善是原则，如何行善是方法，方法一定要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原则得以实现。

【第285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十章的原文是：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会疏忽慢待他的亲族，不会让大臣抱怨没有受到重视。长期追随的属下如果没有严重过失，就不要开除他们。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十全十美。”

这段话是周公对他的儿子伯禽所说。伯禽是鲁国的第一代国君，就是鲁公。周公告诉儿子为政的原则，也就是提示他治国方法。西周初年，姜太公的后代封在齐国，周公的后代封在鲁国。姜太公与周公两位大老就要研究一下怎样治理国家。周公说了，必须“尊尊亲亲”。尊尊，意思是要尊敬值得尊敬的人。值得尊敬的人不见得有本事，不见得有才华，但一定要有德行。尊尊其实就是要尊敬德行高的人。亲亲中的第二个字“亲”，是指亲戚，就是说，要亲近家族成员。可见，鲁国的治国原则是：做人要厚道，要有情义，要亲近家族的亲人。一家人就应该互相照顾，不要因为亲戚鲁钝便不理睬，而另外用人才。与此不同，齐国任用贤能的人，则无论亲疏，只要有能力就会被任用。齐国的强盛与此密不可分。鲁国任用自己的亲人，德行高的人，所以鲁国不会强盛。春秋五霸哪里有鲁国？他们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但是，鲁国可以维持比较长久。齐国很强大，春秋五霸第一霸就是齐桓公，直到战国时代，齐国还是万乘之国。但是，齐君只传了二十四代就被篡位，国君被杀。篡位之后，还是叫齐国，但是血统变了。鲁国传了三十二世，比齐国足足多了八世，多了三分之一。

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姓姬，名旦，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孟子有一段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周武王上台六年就过世了，然后，他的弟弟周公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治理天下。周公非常敬仰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政绩，决心要向他们学习。

所以，他晚上不睡觉，研究以前天子如何治理国家，有了心得体会后，希望天快点亮，以便自己能好好做事、照顾百姓。称为“坐以待旦”。周公的名字与此有关，“旦”指的是白天。周公的原则是，第一重视亲族，第二重视大臣，第三“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首先要尊尊亲亲，同时不让大臣抱怨没有受到重视。很多大臣曾经功勋卓著，但是年纪大了，或者是人才更多了，或者是政策的重点改变了，他们就会抱怨不受重用。国家是由君臣合力治理的。所以，君主就要任用贤臣来辅佐。“故旧”是我们常常讲的亲朋故旧。过去长期追随的属下如果没犯严重的过失，就不要开除他们。这样才厚道。比如说，创立一家公司的时候，有几个老员工一起合作，后来他们真是老糊涂了，没做好。如何处置呢？开除，用新人，公司发展得好。如果这样，公司发展得再好，为人也有失厚道。照顾几个老人能花多少钱呢？依儒家的观点，人都有生病、衰老的时候，既然你希望自己年老时别人对我们好，那现在为什么不关照老人呢？

周公的这个原则不但适合鲁国，而且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论语》中才要把这一段话记下来。最后一句更是我们平常做人处世要记得的。“无求备于一人”意思是，对一个人不要苛求十全十美，谁能没有缺点啊！

子张第十九

【第286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一章的原文是：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读书人看见危险，不惜牺牲生命；看见利益，要想该不该得；祭祀时，要想到虔诚；居丧时，要想到悲戚。这样就算不错了。”

子张在孔门弟子中年纪较小，比孔子小了四十八岁。他年纪小志气高，因而与同学们相处时不太合群。□子张第十九□在《论语》中是倒数第二篇，因为开头是子张说的话，所以就取名为□子张□，事实上，这篇中子夏说的话最多，此外，还有不少子贡的精彩言论，也记录了子张、子游、曾参的话。所以，□子张第十九□主要记录了孔门弟子的见解。我们曾经说过，孔子的话是我们学习的重点，而对孔门弟子的言论，我们应有所保留。这并不是对古人不敬，而是因为孔子的这些学生也是从年轻慢慢成长的，也是从无知变成有知的，其间，他们发表的言论未必正确。如果把《论语》里的所有言论看得一样重要，把学生的话看成和孔子的话一样重要，那是不对的。读书要有重点。

这一章中的很多观念均直接源于孔子，但学生的话比较含糊，没有讲完整，说清楚。所谓看见危险不惜牺牲生命，这是什么样的危险呢？难道不能避开吗？为什么轻易拿生命冒险呢？如果是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那可以理解。听懂了道，死了也无妨，因为人生本来就应走向光明。杀身成仁就更直接了，虽然牺牲了生命，但是完成了仁，也就是为道义、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不过，有的危险是不值得牺牲生命的。比如，孔子说管仲很伟大，学生就质疑了，管仲当初跟着公子纠，失败了。管仲为什么不自杀？孔子认为，管仲不必自杀，他应该保留生命，替齐国服务，造福更多的百姓。这时就不应该讲见危致命的话。

我们读书时，要保持比较平常以及正常的心态，千万不要盲目崇拜古人。古人与我们自己一样，也是人，只不过有些人很杰出，像孔孟老庄；但是，有些人和我们差不多，比如孔孟老庄的学生。所以，学习《论语》最好的方法就是，取性格相近者作为榜样。你豪爽吗？学子路；你口才好吗？学子贡；你巧言善辩吗？学宰予；想做官吗？就拿冉有当反面教材。不过，这只是学习方法，我们的目标还是要学习孔子。

“见得思义”这句话没有问题，因为孔子说得很清楚，“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见得思义，就是看到好处要想该不该得。该得的，天下给你都不嫌多；不该得的，一毛钱都不要，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一介不取”。这就是儒家的原则。该得就得，因为得了之后，才可以做更大的事、更多的事。比如，有大官可做，要不要做呢？有人主张要廉洁，宁可过平淡的生活。那一辈子读书何用？通过做官来照顾百姓，只要记得最终的目的是照顾百姓，做官有什么不好？孔子敬畏大人、敬畏政治领袖就是这个缘故。后来，孟子批评很多大人，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当时的大人只知道享受。

“祭思敬，丧思哀”，祭祀时要想到虔诚，居丧时要想到悲戚，这样就算不错了。

第二章的原文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说：“对德行的实践不够坚强，对理想的信念不够深刻，这样的人不是有他不为多，没他不为少吗？”

有时候，大家在一起，多一个，少一个没有感觉。原因就在这一章中。对德行的实践不够坚强，就很容易受影响，看到风气往哪边转，就往哪边去了。坚持才有力量，宗教往往告诉信众，坚持到底才能得救；其实修养也一样，只有坚持到底，才能成就自己的人格。孟子讲到仁时，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坚持的重要性。他说，仁就好像

挖水井一样，“掘井九仞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你挖水井挖到九仞，一仞七尺，九仞就是六丈多了，但还是没有挖到泉水，那仍然是一口废井。这说明，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有结果。信道不笃。“信道”，现在大多指的是信教；但子张的意思是，要相信理想。我们不要把“道”讲得太玄，“道”其实就是人生的理想，就是人性向善，止于至善。而善就是我与别人的适当关系。“信”字在《论语》里比较少见，因为儒家哲学不愿意多谈信仰。不过，“信”除了信仰，至少还包括以下内容：信心、信念。信心是个人内在的意志，“心”往往指意志；信念，“念”指的是观念，是有具体内容的。我有信心，虽然观念上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心里有意志，我相信它，我愿意相信它。信仰，“仰”是仰望。所以，宗教常常用信仰这个词。人仰望更高的神明，或者是觉悟的境界，这叫信仰，但是信仰不能离开我们的信念与信心。“笃”意思是笃实，实实在在的，具体做到，深刻地加以实践。如果对于德行不够坚持，对于理想缺乏信念，这样的人在团体里不会起作用，因为他这一生都无法真正走上正路，无法改善自己。

【第287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三章的内容是：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问：“子夏怎么说？”学生回答：“子夏说，值得交往的，才与他交往，不值得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君子尊敬才德卓越的人，也接纳一般福斯；称赞行善的人，也同情未能行善的人。我若是才德卓越，对什么人不能接纳；我若是才德不卓越，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凭什么去拒绝别人？”

子张真是聪明，也有点调皮。他先问，你是子夏的学生，你的老师怎么说的，然后再做点评。显然，子夏与子张的意见不同，是因为孔子因材施教，对子夏和子张的指点不尽相同。《论语》记载，子贡曾请教子夏与子张两人的差别。孔子说，子张比较激进，有些过度；子夏比较退缩，有些不及。就是“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追问，那子张比较好吗？因为子张虽然说话过度，但比较积极进取，像外国人形容的较有侵略性，这在西方会得到肯定的。子夏则不够积极进取，西方人会说太退缩了。所以，子贡就问，子张比较好吗？孔子说了句千古名言：过犹不及。过度与不及都不好。千万不要以为过度好，到最后可能演变为不可收拾。

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同他交往，不能交往的就拒绝他。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子曰：“无友不如己者。”子夏显然是把“无友不如己者”理解为，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所以才主张，可以交往才交往，不能交往就拒绝。但是，交朋友之前，怎么知道谁能交往，谁不能交往？怎么知道谁比我好，谁比我差？很多时候就是不打不相识。孔子知道子夏比较退缩保守，就经常鼓励他，甚至说过很重的话：“女为君子

儒，毋为小人儒。”儒分两种，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孔子提醒子夏不要做小人儒，要气度开阔一点，不要退缩只求个人身家性命的安顿。后来，子夏当了国君的老师，算是不错了。可是，他的儿子先他过世，他哭得眼睛都差点瞎了。曾参就批评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父母过世，我们都不应该哭到眼瞎，儿子过世你哭成这样，太过分了。子夏说，我就是平凡人，有什么办法呢。这说明子夏对许多事情都无法准确地控制，这就是他的个性，所以他也只能这么去交朋友。

志气很高的子张则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听是指听老师孔子说。子张听到的是：“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这话讲得漂亮：君子尊敬贤者，包容众人，鼓励那些能行善的，同情那些不能行善的。他接着分析子夏的错误。他说，我如果才德卓越，对什么人不能接受呢？我如果才德不卓越，别人会先拒绝我，我凭什么拒绝别人呢？大家不要忘记，“无友不如己者”之前还有三个字“主忠信”。所以，不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而是不要与自己志趣不相投的人做朋友。读书不能断章取义。如果你拒绝与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那比你好的朋友凭什么要与你做朋友？那是不是只能“有朋自远方来”，与从远方来的，还不太认识的人做朋友？这种狭隘的看法根本就不是儒家的理念。志趣不投的人，确实很难做朋友。一到放假，我去爬山，你去游泳；我下棋，你打球，根本没见面机会啊。在评价交朋友这件事上，子夏的说法显然太保守了，最后会让自己无路可走。子张志气很高，说出来的话很好听，但是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曾经有几个学生批评子张说，我们那个朋友“子张堂堂乎”。“堂堂”两个字，可以解释为这个人理想很高远，但是别人很难与他一起走上人生正路。我们讲这些事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盲目崇拜古人，读《论语》要学习孔子；至于孔门弟子，我们要学习他们各自的优点。

【第288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四章和第七章，都是子夏的话，意思也比较接近，所以合在一起讲。第四章说：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说：“就是一般的技艺，也一定有它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过长期专注于此恐怕会陷于执着的困境，所以君子不去碰它。”

所谓的小道，就是一般的技艺，相对于大道而言。儒家学者认为自己讲的是人生的大道理，人生的正道。小道就是诸如现在很流行的魔术之类的东西，也就是某种专业技能。但不能否认，它们也有可观之处。举例来说，很多年前我在北欧荷兰教书，有天打开电视一看，一个人上电视接受访问时，居然戴了一个鼻套。原来，这个人是品酒专家，他的鼻子保了一百万美金的险，如果摔了一跤鼻子断了，就可获赔一百万。所以，他就要精心保护鼻子。无论什么酒倒在杯子中，摇一摇，他一闻就知道是什么年份、何地、哪一个酒厂产的酒，连那一年下了多少雨都知道。这就是小道。英国哲学家休谟，也讲过一个有趣的品酒故事：有兄弟二人来自品酒世家。一次，一个贵族新开了一桶酒，请这两兄弟来参加宴会并品酒。酒打开了，第一杯给哥哥，哥哥一闻，这是好酒，不过有一点儿皮带的味道。大家笑了，觉得莫名其妙，葡萄酒何以会有皮带的味道，肯定是胡诌！然后请弟弟来品尝。弟弟拿来一喝，酒是好酒，不过，除了皮带的味道，还有铁锈的味道，大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葡萄酒怎么会有铁锈味儿呢？兄弟俩真是浪得虚名，往好里说，也是马失前蹄吧。结果，这桶酒喝到最后，两兄弟笑了，因为酒桶底下发现了一条皮带，上面还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环。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人才。《世说新语》里提到一位叫荀勖的音律专家。有一天，大家一起吃饭，他吃着吃着就说，这个饭是用旧木材作燃料烧的。别人说，开玩笑！饭熟不熟可以吃出来，怎么连什么柴火你也知道？就私下派人去看，果然是旧车轮辘开当柴做的饭。品酒厉害吧，我们还闻饭知柴呢！

提到小道，多不胜数，但是与人生的正路关系不大。所以，子夏这话确实很有道理。

在第七章，子夏是这样说的：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说：“各类工匠要长期留在市场观摩比较，才能善尽他们的职责。君子则要靠努力学习，才能领悟他的理想。”

本章的工匠，与前面所谓的小道可以配合起来理解。如果要成为一名好工匠，就要多接触市场，了解客人的意见与需求。顾客的意见往往是最实际、最实用的，工匠只有接受了顾客的建议，才能改善。即便是科技进步，也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而君子要靠努力学习才能领悟他的理想。子夏对经验观察得非常深刻，并用简单的话把其中的奥妙说了出来。这说明在老师指点之后，要靠自己思考、揣摩。孔门弟子中最杰出的几位皆是如此。孔子过世以后，学生分为八派。子贡做官做得很好，让老师的名声可以广传各国、广传天下、留传后代。但是，能够承接孔子衣钵，把他的思想传下去的则是忠厚、勤恳的曾参。子夏也独立一派。不过，除了曾参这一派传到后来出现了孟子，其他派别就鲜有人才了。虽然也有一些资料显示，子游这一派传到后世出现了庄子，但是，庄子毕竟属于道家，列于老子这个系统，他讲的“道”与孔子讲的完全不同。孔子的“道”一定不能脱离人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弘道，道是人类的正路。而道家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来源及归宿，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儒家强调仁，是立足于人类的需求；道家讲“道”，则是放眼于万物，坚持不能因为人类而影响或者伤害万物。

【第289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五章和第六章都在谈学习。第五章是：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不要忘记自己所已知的，这样就可以说爱好学习了。”

这是子夏的具体心得。第一个词就是“日知”，学习应该天天坚持，每天知道一点新东西。后来，明朝末年，大儒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便得名于此，就是把每天知道的学问记下来。

平凡人总喜欢找借口。本来想每天看书，可是今天太累了，那就明天多看一点儿。一旦这句话出口，便明日复明日，日日推拖。明天也一样很累，那就以后再多看一点儿。推来推去的结果是，“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高气爽郊游去，冬去春来又一年”，好像根本没时间读书。如果找借口，那永远不可能开始读书，时间是要自己去寻、去挤的。我现在也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有半小时的时间，一定看书，或者听音乐。千万不要以一小时为单位，时间稍长，读书会累；但三十分钟正好，而且也确实读到了东西。所以，所谓的秘诀就是坚持每天学一点儿新东西，持之以恒，人生的成败往往就在于恒心。

一般来说，一开始大家都很有劲儿，但有几个人能坚持到底呢？我在小学毕业二十几年后，回到母校参加同学会。我小学时最好的同学说，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却觉得自己与小学时比起来没有长进、改变也不大；但他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当然，如果没有继续求学，就只能靠个人生活经验去得到一点儿教训，稍微调整一下观念与行为，的确不会有大的改变。小学时，我说话口吃，老师一叫，更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到处上课演讲。所以，我的同学很感慨。改变生命的秘诀就是学习。即便是一般的上班族，也要养成习惯，每天看二十分钟书，要让自己的观念保持流动。读书时，两三个新观念进

来，就会挑战脑中的旧观念。我们遇到事情，最怕不能理解。要想理解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就必须有新观念做基础。所以，学习让我们的观念保持活泼、流动；让我们的心思更为灵巧，下判断的时候更加准确。

第二句话讲的是，每个月不要忘记所学过的东西。人最怕忘记。很多人常常抱怨，如果不会遗忘该多好。说实在，就因为忘记，人们学习才要用心。假设真能过目不忘，也是很累人的事。经过一条街，招牌看一遍，全部记得，请问出门旅游，一辈子只来一次的街道，全都永远不忘，脑袋里不是装了很多垃圾、废物吗？所以，忘记不是坏事，忘记之后你才能筛拣，选择重要的来记，并反复思考，加以理解。子夏说，这就是好学。

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这讲的是行仁的方法。

子夏说：“广泛学习，同时要坚定志节，恳切发问，同时要就近省思，人生的正途就可以找到。”

这段话也是子夏的个人心得，讲得非常好。宋朝学者朱熹的《近思录》就是据此而得名。要想了解儒学在后世的发展情况，朱熹的《近思录》是必读之书，它系统阐述了宋朝的理学。后代学者不少人摘取先儒的名言作为书名或斋名。王阳明的《传习录》就源于曾参说的“传不习乎”。可见，学习之后，人就会比较文雅，措辞就不限于今天、昨天的事，而是借用两三千多年前古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生命就有了一种悠远的情调。学习的意义就在这里。

“博学而笃志”，博学并坚定我的志节。“切问而近思”，恳切发问并就近去省思。孔子说过，行仁之方就是能近取譬。“近”就是近从我身来了解别人。换句话说，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当自己来看。如此便会尊重、关怀别人。人最怕的就是我是我，你是你，分得

清清楚楚。如果我觉得自己很健壮，就去欺负一个比我瘦小的人，这其实是暗示如果有人比我高壮，他也可以同样的理由欺负我。

所以，做事的原则并非只有我可以；我用，别人也一样用，这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290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十三章是：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夏说：“从政之后行有余力就该学习，学习之后深有心得就该从政。”

很多人不但把子夏的话安在孔子头上，而且断章取义地引作“子曰：学而优则仕”。结果，很多读书人就将这五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真是一个悲剧。

理论上，“学而优则仕”并没有错。不过，学而优之后，还有别的选择吗？学而优应该行道。如果不能行道，只知道做官，当“学而优”不能做官时，可能就会不择手段了。做官是儒家的理想，但其目的是为了照顾百姓，并最终成就自己。

自古以来，有很多言论被误植的例子，孔子常常被人误会说过另一句话，那就是“食、色，性也”。其实，孔子从来没有说过这话。“食色性也”四个字，出自《孟子·告子篇》中告子之口。不仅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误会，连外国人也跟着我们犯糊涂。我在美国念书时，一到礼拜六，一定逛书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消遣活动，因为一进入书店，就觉得人生充满希望，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为青年。后来，我发现很多书店门口都摆放着一些书签，上面大多写着警醒世人的箴言。一天，我发现一张书签上用英文写着：孔子说，食色性也。我看了真是很生气。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它买下来作为罪证，今天就可以秀给各位看了。“食色性也”基本上没错，讲的是人的生物性。人与动物一样，没有食与色，就无法生存、繁衍。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心。所以，孟子把心当做大体，把身当做小体。身体那么壮硕，却是小体；心看不见，却是大体。为什么呢？大小指的是主要与次要。做人重要的是心，心很敏感，能够引导人去行善。

在“学而优则仕”前面是“仕而优则学”，做官之后心有余力就该学习，这种好学知长进的官很少见。做官做得好，通常就去做更大的官。其实，子夏的话不是强人所难，不是要人离开官职，去考硕士、博士，而是指应该自己去读书，这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政府官员很有学问，那是因为一直学习。如果从学校毕业开始从政之后就不再念书，就不可能有符合时代需求的表达能力与学识。所以，子夏也是一番好意，希望如果做官做得好，行有余力，那就好好学习，因为学无止境。尤其是身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了解新的思潮、新的观念、新的管理方法、新的学说，如何面对挑战呢？同时，官员还应了解传统文化。因此现在很多企业家、政府官员也一样在学国学，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不过国学是什么？有一个国学班把他們要学的东西列出来，工程真是太浩瀚了，经史子集全包括在内，就算读到博士，也只能学到其中很少一部分。做企业的或者是从政的，需要念这么多东西吗？宋朝的宰相赵普说，我就用半部《论语》帮助太祖治理天下，即“半部《论语》治天下”。有半部《论语》的话，就可以让自己这一生非常自在，又非常自信。因为《论语》讲的道理确实精彩，从人性一路讲开来，直到人生的发展、人生的理想。

【第291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十七章的原文是：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一个人没有自己充分显露真情的机会，如果有，那一定是在父母过世的时候吧！’”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曾参引述孔子的话。孔子说，人平常很少有显露真情的机会，因为进入社会之后，往往不敢表露真感情，与别人来往都客客气气的。越真诚与人相处，越有可能受骗上当，时间久了，人就学到处世保守一些，与人也保持一点距离。所以孔子希望学生们能学《诗》，以便引发真诚的情感。假设这些都做到了，但平常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真诚，孔子说，在父母过世时，就会显露真情了。如果一个人在父母过世时，还没有真正的悲痛，还要去装腔作势、摆个样子，那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了。讲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因为非常不幸，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有了深刻的体验，我才明白，孔子的话真是有道理。我在大学教书，系里一向分成两派，双方互相指责，很少来往，甚至有点敌对。平常见面的时候，表面上说你好；心里想的却是，你怎么还在，不如早点退休吧！尽管是高级知识份子，但人的各种劣根性也一样会表现出来，我也不例外。在我父亲过世时，几位几十年都不讲话的同事，也来到灵堂拜祭。就在那一刹那，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哭泯恩仇。对方在我父亲过世时，愿意来灵前鞠一躬，这就是情分了，一握手，从此恩怨一笔勾销，从头开始。不再在乎彼此学问主张上的正确与否，他人对我的长辈尊重，比对我尊重重要多了。所以，人常要反思自己的生命，有源有本，懂得感恩。

孔子与朋友来往，朋友送他一辆车，一匹马，孔子说一声谢谢，拿来就用。但是，如果朋友家里祭拜祖先，杀了一头猪，分了一块祭肉给孔子，孔子便作揖拜谢，鞠躬九十度。祭肉不值几块钱，一辆马车恐怕几十万，但孔子的反应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可见，孔子重视的是精

神上的价值，而非物质上的价值。一般人恐怕做不到。我也设想过，如果有人祭拜祖先，送了一些祭品给我，我会嘀咕，我又不缺这个，我也不想吃这么多糖，大概只会简单感谢罢了。但是，如果有人送我一辆宾士车，那就不同了，什么鞠躬九十度，双膝发软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学儒家其实很不容易，看孔子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但自己很难做到。永远是，孔子归孔子，我是我。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的重点常放错了，把重点放在物质上，而忽略了对祖先、对父母的情感。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三岁时父亲过世，十七岁时母亲过世。也就是说，孔子还没有成年，就已经父母双亡了，但他居然把孝顺讲得这么贴切。那是因为他哲学家。能够全面了解、掌握具体情况，并进行高度的总结、概括，提出对别人有帮助的共同的经验。

这一章虽然很短，而且是曾参引述的，但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西方人把它称为祖先崇拜，并将之看作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佛教，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也不是道教，道教是东汉以后在民间慢慢形成的。祖先崇拜与儒家的思想可以完全配合。在古代，天子祭天，天的儿子独占天的祭祀权；诸侯则祭山川，比如鲁国国君可以祭泰山；一般老百姓只能祭祖先。“天”是最后的，最终的源头。中国人一强调天，就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因此，西方人把儒学称作国家宗教。儒者做官之后遇到国家领导人天子，读书人就好像遇到宗教教主一样。直到今天，我们仍要关注祖先崇拜对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的重大影响。

【第292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十九章的原文是：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氏任命阳肤为典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现在政治领袖的言行失去规范，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你如果查出罪犯的实情，要有难过及怜悯之心，不可沾沾自喜。”

这段话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鲁国由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掌权，此外还有鲁君。孟氏本来称仲孙氏。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古人取名字的规则。古人取名字，“伯”与“孟”代表老大，“仲”是老二。孔子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孟皮，孔子是老二，名丘字仲尼。鲁国的鲁桓公有四个儿子，嫡长子继位，就是鲁庄公；另外三个儿子则封为大夫，世代传袭，就是仲孙、叔孙与季孙。仲孙觉得，既然不能与国君平起平坐，称兄道弟，那就在下面三兄弟中当老大，何必与国君一起排行当老二呢？所以就改为孟孙。“孙”意思是后代子孙。孟氏、叔氏、季氏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又称三桓，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季氏，老么的势力反而最大。

孟氏要派阳肤为士师。在古代，士师就是典狱官、司法官。柳下惠在鲁国就当过士师。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诉讼之事，不要认为中国人历来怕打官司。那是因为在以前的专制社会中，打官司不见得公平，老百姓往往受委屈。上面官官相护，一般百姓总处劣势。阳肤是曾参的学生，这时候，孔子显然已经不在世了，所以曾参给他指导。曾参说，政治领袖的言行失去规范，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看到老百姓犯错，就要考察社会的大环境。哪有人喜欢犯错呢？如果可以过太平日子，谁愿意去偷、去骗、去抢呢？所以，罪犯也是有苦衷的。作为负责刑狱之事的士师，应该查出实情。如能勘明情况，要有难过及怜悯之心；千万不能沾沾自喜，觉得又破了个案子，抓到了罪犯。罪犯生下来就是坏人吗？不是，只是因为受到好的教育、没有交到

好的朋友，再加上金融风暴之类的困难，才走上歧路。所以，我们要同情他、怜悯他。

“哀矜而勿喜”很符合孔子的精神。不要把犯罪当做个别现象，而要从整体来看。如果只是将之作为个别现象，抓一件是一件，整体情况丝毫得不到改变，新的案件层出不穷，将使司法人员疲于奔命。何不从政治制度上，从社会各方面来做一个完整的反思和改革呢？这就是儒家的理想。儒家坚信，不能把责任归在个人身上，任何一个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误入歧途，变成盗贼杀人放火，很多人都要负责任的。儒者更会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因为是自己没有将他教育好，或者自己做得不够，以至于没能感化别人。所以，当老师的压力其实很大，每当出现各种案件，看报纸时首先会想是不是自己教过的学生，是不是从我这个大学毕业的，如果是，赶快查有没有教过他。如果我教过的学生去做坏事，我会觉得自己有责任。他以前听我的课时，我怎么没有好好教呢？当然，可以自我解释说 he 上学时年轻单纯，变坏是进入社会之后的事。但我还是不安，为什么我教的东西没有让他有坚定的意志，可以抵抗社会的种种负面影响呢？为什么一个单纯的学生，进入社会就一定会被污染呢？

身为老师，责任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教书是良心事业，没有止境。好老师的标准是没有上限的，而且教了这一批学生，还有下一批呢！所以，身为老师的人学儒家，更是要掌握这样的重点。

【第293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都是子贡的言论。第二十章的原文是：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说：“商纣的恶行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严重，所以君子讨厌处在下游的地方，以免天下一切坏事都算在他身上。”

子贡是言语科的高材生，说话很讲究。他说，大家提到夏桀、商纣这些亡国之君，好像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做的，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坏。我们现在很难找到足够的资料来说明商纣到底有多坏，或者究竟有多好。我们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后来受到诱惑，喜欢一些珍奇的物品，以至于最后走上偏邪的道路。“酒池肉林”形容的就是商纣的奢侈生活。据说，他对自己的亲人手段也非常残酷。

河水向下流，脏东西通常都漂到了下游，而上游的河水比较清澈。在《易经》里有蒙卦，山水蒙，山下有水成为清泉，但是越往下游越糟糕。这个卦用来形容小孩的启蒙教育。孩子就好像山中刚刚流出来的清泉，本性单纯，这个时候需要启蒙。蒙卦强调，应在启蒙时好好教育孩子，为他将来走上正路，打下好的基础。反之，如果没有好好进行启蒙教育，一路下来，越往下游越肮脏，所有秽物都聚在了一起。

不过，道家的老子有不同的理解。老子说：“大国者下流。”意思是，作为大国，要能够容纳百川，尤其是河流下游的这部分。若要做大国，又要很清澈，那就无法发展了。大国接纳了许多小国，其中就包括了人民表现出来的种种缺陷与困难。领子与袖口是衣服最重要的部位，也是最脏的地方。既然是国家的领袖，就要能够包容所有的污垢。这与儒家所谓的圣王观念基本上是相通的。古代帝王分两类：圣王与昏君。圣王就像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他们有一种观

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万方”就是各方的百姓。他们有罪的话，我一个人负责，因为我是天子，老百姓的问题我应该负责；我如果有罪，绝不去怪各方百姓。这才是好的天子。昏君会觉得，我有什么灾祸，都是百姓害的；百姓如有任何灾难，可不要怪我。这样的帝王完全没有担当，也没有责任感，所以就没有资格担任天人之间的中介。既然称为天子，人民都相信天，天子就得代表天照顾百姓。《孟子》中记载了夏桀的话：天上有一个太阳，国家有我一个君主，只要天空在，就有太阳。结果，老百姓抱怨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毁灭呢，我们要和你同归于尽！这说明，帝王应该对乱世负责。这一章反映出子贡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我们在社会上做人处事，要爱惜羽毛。如果越过了临界点，到了众人皆曰可骂的时候，别人就会编派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恶事在我们身上，这时也就无可奈何了，有些人可能因此心一横，反正债多不愁，再骂也一样，那就全然没有回到正途的希望了。

第二十一章的原文是：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贡说：“君子所犯的过错，就像日食与月食。犯错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到；他改正了以后，大家依然仰望他。”

这里说的“君子”可以理解为孔子这样的人。因为身居高位，有这么多学生、百姓追随与效法，一旦犯错，就如同日食、月食一样，谁看不到呢？完全无法隐瞒。但是，一经改正，也与日食、月食过去一般，日月仍是一片光明，别人照样仰望它。这说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就改，别人依然尊敬。

我们都知道，孟子对领导者有很高的期许。他说，有仁德的人方才适合居于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坏人在高位上，是把他的邪恶散播给众人。因为上行下效。在上位者做坏事，老百姓眼看做坏事无罪，就依样画葫芦。这相当于把罪恶散播给群众，后果不堪

设想。所以，儒家认为，政治领袖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是具有示范作用的。君子改过之后，老百姓会觉得领导者也是人，也会有缺点，只要愿意改正就行了。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人不犯错。在读《论语》的时候，我们发现，孔子经常提到过失。有过失没关系，过失正好可以反映性格的缺失，可以由此知道应在哪一方面去提升、改善自己。最重要的是教育方法。所以，老师教学时，最怕学生是完美的样子。很有可能就是学生隐瞒得很好，任何问题都显示不出来，如此老师就无从教起，等到真出问题时，就是大问题了。

【第294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二十二章的原文是：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卫国的公孙朝请教子贡说：“孔仲尼在何处学习过？”子贡说：“周文王与武王的教化成就并没有完全失传，而是散落在人间。才德卓越的人把握住重要的部分，才德平凡的人把握住末节的部分，没有地方看不到文王与武王的教化成就。我的老师在何处不曾学习过，他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呢？”

最后一句就是现今“圣人无常师”的出处，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别人问子贡，孔子在何处学习过？天下人都知道孔子的学问大，但他在哪里学习的呢？出于什么门派？哪些人教过他呢？子贡答说，周文王、武王之后，他们的教化散落在人间，如果想学习，到处都可以学习。有时候，一个地方的文化水准很高，但是“礼失而求诸野”。礼乐教化在本土失传之后，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甚至外国，还可能找到。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一本书出版时印量不多，将来可能由于某种缘故，在出版地找不到了，而流传到国外的几本也许还保存下来。所以，要找古书，常要到偏僻的地方。比如说，欧洲文化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复兴，原因之一就是修道院里保存了很多古代文献。这些资料如果放在城市里，一经战乱，早就全烧光了。所以，子贡的回答是合情合理的。文武之道遍在四方，才德卓越的人掌握了重点，平凡人掌握细枝末节。孔子这样的人到处学习，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呢？《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一个叫郯子的人来到鲁国。他很有学问。孔子就向郯子学习，之后说了一句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失官之后，这些学者就逃到各地去了。在《论语》中也有记载说，天下大乱后，乐师都逃到各地去了，中央反而无法再组建优秀的乐团。不过，这些人才散落各处，文化即向外传播、扩散了。

在孔子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中，“故”有两个意思：第一，同样的材料，重新去看，叫做“故”。“故”与“新”相对照。看过去读过的书籍，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会与心得。第二，“故”指的是国故，就是过去的材料。我们能够从过去的材料中获得新的体会，这说明经典可以与经验相结合。我们今天学国学也一样。大家看到过去的材料，文言文读起来觉得困难，没有专家注解都看不太懂，但是，如果随时反思今天的生活经验，就会有很多收获。

《论语》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几章中有一些总结性的评论。由子贡来说明孔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子贡本身才华够，能力强，而且对孔子很了解。子贡已经意识到，人性与天道是老师的两个重点。学术界一般认为孔子所谈的人性，在《孟子》中得到发挥；孔子的天道观则在《易传》里得到发挥。儒家既然关注人生问题，如果不了解人性，凭什么让别人行善避恶呢？行善避恶隐喻着适当的报应。如果行善避恶，没有好报；而另一个人作恶多端，最后却没有恶报，那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避恶？而且，儒家讲报应是以家作为单位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即来自《易传》。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因为家不是道德主体，道德主体是个人。佛教传入中国后，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佛教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不能推给家族。家族是一个群体，不能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主体是个人，个人要负责。中国人以前太重视家庭，并以之作为一个基本单位，以至于忽略了个人生命的特色。其实，儒家非常重视个人，强调自己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儒家强调行善的报应就是当下的心安，当下的快乐。为恶能心安吗？孔子面对像宰我不守丧三年依然心安理得，不可能说出“将来会有恶报”的诅咒。他只是问，你心安吗？儒家强调的是真诚。儒家碰到一个不真诚的人，就一筹莫展了。比如说，乡愿不真诚，和人打马虎眼，不分是非，好好先生，儒家实在没有办法。这也是我们不承认儒家是宗教的原因。宗教讲到死后的世界，很复杂，无论是否理解，只能选择相信或不相信。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很难要求大家都来信服。而儒家是哲学，是大家都应该接受的。所以，儒具有宗教情操，但并非宗教。

儒家思想启发我们认识到，人活着，永远有向上提升的动力，这就是宗教情操。它推动人要求自己一定要比过去更好，永无止境。宗教的意义在于让人超越各种低层次的欲望，超越人间各种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而儒家思想在这一方面有类似的功效。

【第295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二十三章的原文是：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的才德比孔仲尼更卓越。”子服景伯把这句话告诉子贡，子贡说：“以住屋的围墙作比喻吧。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这么高，别人可以看到屋内摆设的美好状况。老师家的围墙却有几丈高，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去，就看不到里面宗庙的宏伟壮丽与连绵房舍的多彩多姿。能够找到大门的人或许很少吧，叔孙先生这种说法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孔子过世后，子贡表现杰出，在鲁国当了大官，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你老是讲你的老师多伟大，我看你比你老师孔子还伟大。子贡很了不起，他用一个巧妙的比喻展示了孔子的伟大。他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你一看就知道里边的几栋房子很漂亮；但老师家的围墙几丈高，从围墙外面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到孔庙去，一进门就会看到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万仞宫墙”，典故就源于此。但是说实在，有时候太过夸张的言辞，反而让人看不懂。原文其实是数仞，一仞是七尺，数仞是好几丈。一般人顶多身高七尺，好几丈的围墙，根本看不到墙另一边的情况。如果用“万仞”，那可是连飞机都飞不过的高度。尽管“万仞”的修辞是好意，但把孔子讲成无人可及，绝对违背了孔子的本意，孔子希望每个人都和他一样。孔子自己承认，他也是学习修练得来的，从十五岁开始，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们将某人作为榜样来学习，首先必须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和榜样一样。如果我们要学的人像神，那我们再努力也无法企及。找不到门，从高高的墙外什么都看不到。而能找到门进去的人很少。所以，子贡说，叔孙先生这样讲也

很合理，因为他根本没有找到门，不知道门内的辉煌灿烂，竟敢随便评论孔子，作为同时代的人，或许见过孔子，但是听得懂他的话吗？

孔子教了一辈子书，但最后说了一句话，没有人了解我呀。尽管子贡是他的高材生之一，也一样。所以孔子感慨地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真正了解他的人，反而是一些隐士，很聪明，很有智慧，但他们与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知道孔子是一位高人，但真的了解孔子的思想吗？也不见得，否则他们恐怕也会追随孔子了。所以，要学习孔子这样伟大的哲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在连续几章中都看到子贡赞扬孔子的话，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学生关起门来称赞老师。这时老师已经过世了，学生的表现就靠良心了。一般学生看到老师过世就自立门户，觉得总算轮到该自己上台了。如果人人皆如此，人类文化恐怕就很难发展了。西方有位哲学家提出，人类文化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就是以它为核心，以它为标准，前后有了质的不同。轴心时代的标志就是印度出现释迦牟尼、中国出现孔子、希腊出现苏格拉底、犹太教出现许多大先知，耶稣算是最晚的。这些人出现之后，使得人类历史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他们之前，世界上没有人格价值的呈现。在阶级社会中，普通人的生命是没有独立价值的。但是，这几位智者的出现使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修行，或是觉悟，或是解脱，或是成为仁者。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耶稣创立了天主教、基督教。在全世界人口中，他们的信徒加起来超过了一半。而苏格拉底在西方可以说是科学、哲学，乃至整个知识界的领军人物。苏格拉底的反诘法至今仍是教育良方。无论你说出什么观点，苏格拉底都会反问，这是什么意思？非要问清楚不可，逼着你去思考，去掌握正确的概念，这样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孔子的伟大在于他出生的背景很平凡，但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完全掌握了主动，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他能做到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关键要看自己是否努力。我们今天学习《论语》，就是希望掌握孔子的思想，希望尽可能通过第一手材料直接掌握他的思想精髓，而不是经过他人的转述。子贡是经常随侍在孔子身

边的重要弟子之一，他与颜渊、子路在《论语》里面出现的频率最高，由此可见子贡评价的分量。

无论我们读多少遍《论语》，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有位前辈学者，真正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他到九十几岁的时候，还说自己每年至少要重读一遍《论语》，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收获。宋朝的一位学者，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读《论语》中的一篇，《论语》总共二十篇，所以他二十天就把《论语》读一遍，一年可以读几十遍呢。《论语》真是百读不厌，每一次看都会比以前懂得更多了。随着你生命的进展，《论语》是陪着你成长的。

【第296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二十四章的原文是：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说：“不要这么做。仲尼是没有办法毁谤的。别人的才德表现像是山丘一样，还可以去超越。仲尼则像是太阳与月亮，没有可能去超越的。一个人即使想要断绝他与太阳、月亮的关系，对于太阳、月亮又什么损害呢？只是显示了他不知自己的分量而已。”

这位叔孙武叔以前就曾吹捧子贡，说子贡比孔子更了不起。看来，这个人一方面很喜欢吹捧子贡，因为大家同朝为官，子贡的表现非常优秀；另一方面，他对孔子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老喜欢讲孔子有什么问题。子贡这次说话更直接了。他把孔子比喻为日月。他人无论怎样批评太阳与月亮，都丝毫不能影响它们的光辉，反而暴露出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别人的卓越像丘陵，还可以跨过去；而孔子的伟大像日月，古时候没有航天飞机，登月只是幻想。这样比喻或许稍微夸张了一点，好像我们永远赶不上孔子。但是，不能怪子贡，因为他眼中的孔子确实如此。

颜渊就比子贡高明很多。他这么评价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孔子似乎不可捉摸，太了不起了。《庄子》里的描述更妙：颜渊跟在孔子后面走，孔子慢慢走，他也慢慢走，孔子快步跑，他也快步跑，最后夫子奔逸绝尘——孔子跑得太快了，以致后面的灰尘都停下来了，找不到踪迹可以跟随了。由此可见，孔子在他学生心目中的伟大超凡，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今天，我们还能在孔庙中看到“生民未有”匾额。这四个字出于《孟子》，意思是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像孔子这样的人。言下之意，孔子是天下第一。他的三个学生，子贡、宰我、有若都有类似的想法。宰我说，依我看来

我们老师超乎尧舜之上。尽管孔子非常推崇尧舜，但他过世以后，学生们开始说，我们老师比尧舜好多了。尧舜是天子，对百姓来说，尧天、舜日，地位极其崇高；但是，孔门弟子认为孔子更伟大，因为孔子是一位创建完整系统理论的哲学家。尽管尧舜尽心尽力照顾百姓，但真正影响人类的是思想系统。一个伟大的帝王，虽竭尽心力，至多照顾百姓五十年，五十年之后呢？隔两三代之后呢？后人就感受不到当时的恩泽，不知道伟大的事迹了。所以，仅仅作为一个好国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原则，让世世代代都受到恩惠。子贡从这个角度加以议论，宰我也一样。

那时候，孔门弟子不知道印度有释迦牟尼，即使知道，二者也很难比较。儒家并非宗教，但各宗教之间最好也不要互相比较，否则就伤感情。比如，有人说，佛教讲“十地品”，修成佛要经过十个阶段，孔子在第七个阶段，耶稣在第八个阶段。如此一来，不是要吵架吗？因为中国人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其实，最高层次的文化都是相通的，只不过各有传统与背景罢了。孔子之所以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因为他知道天命，并能够顺从天命。也就是，天命与人心结合起来，成为一体，这就是孔子的境界。所以，我认为，《论语》里的“六十而耳顺”的“耳”是多出来的字。孔子五十岁知道天命，六十岁顺从天命。你看他周游列国，碰到危险就把天提出来，别人也评价他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就是顺从天命。只有长时间顺从天命之后，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知天命、顺天命，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是“耳顺”，实在徒增困扰，在其他儒家经典，《孟子》、《荀子》、《易传》、《中庸》、《大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朵顺不顺的。

《孟子》只谈到顺天，《易传》只谈到顺天命。大家读朱熹的注解习惯了，就接受了“耳顺”是听到什么话都顺了的解释，但这其实背离了孔子的原意。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要看孔子自己怎么说，并参考相关的资料，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不能盲目崇拜后代学者的解读。其实，宋朝学者和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他们不也一样读书吗？他们离孔子也有一千多年了，凭什么他们说的都对呢？读书应该参考注解，但是不能被它所困。我们学习儒家，直接学孔子，如果中间需要有人解释，

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就是孟子。孟子的确将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后代很多学者就问题重重了，包括汉代的董仲舒。董仲舒利用儒家为儒术，把儒家当做统治的技术，罢黜百家，使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变成阳儒阴法，表面是儒家，里面是法家。所有的尊君卑臣，只是为了让老百姓听话而已。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论语》，一定要返回原典。在这一章中，子贡义正词严，一个人如果想离开太阳、月亮，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太阳、月亮并不在乎！我们今天学习孔子，固然不必像子贡那样，把孔子看得如天一般，但我们也非常理解子贡的良苦用心。

【第297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二十五章的原文是：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陈子禽对子贡说：“您太谦让了吧？仲尼的才德难道比得上你吗？”子贡说：“君子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明智，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不明智，所以说话不能不谨慎！老师让我们赶不上，就像天空没有办法靠楼梯爬上去一样。老师如果能在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任职，就会做到我们所说的：他要使百姓立足于社会，百姓就会立足于社会；他要引导百姓前进，百姓就会向前走去；他要安顿各方百姓，百姓就会前来投靠；他要动员百姓工作，百姓就会同心协力。当他活着的时候，人们以他为荣；当他不幸辞世时，人们为他悲泣。这怎么是我们赶得上的呢？”

在《子张第十九》的最后一章中，有人再次对子贡说：“孔子怎么比得上你呢？”说实在，一般人听到这种话，大概都会飘飘然。还好，子贡不简单，面对接二连三的奉承，仍然很冷静。他对孔子怀着深深的敬意，并谨守弟子之礼，所以我对他特别欣赏。我在二〇〇七年八月，第一次到曲阜参拜三孔，印象最深的是孔林，也就是孔子与他后代的墓地。在孔子坟前，摆了一个埴子和两盆花。我很自然地跪下，默思了三分钟，心里十分感慨，我这一生学习、传播孔子思想，崇拜这位万世师表，今天终于来到他的墓前。我站起来之后，陪我去的一位官员说，这个坟墓是空的。我说，只要是孔子的坟墓，空的也值得我们表示敬意。接着，我看到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栋很简陋的房子，房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五个字：子贡庐墓处。这一路走来，有人专门替我拍照，好像我是什么重要人物似的，我其实觉得很尴尬。但是，这时候，我主动要求帮我拍一张照片，我要和石碑合照。“子贡庐墓处”说明，子贡就是在这儿替老师守墓的。《孟子》里记载，孔子过世

以后，弟子们很难过，而且因为孔子的儿子比他早两年就过世了，没有人替他守孝，所以，几十个弟子聚在一起，为孔子守丧三年。就是说，他们把孔子当作自己的父亲来看待。根据荀子的说法，守丧三年其实是二十五个月。三年之内不能上班，不能赚钱，大家每天见面就讨论，老师以前对你说了什么，对他说了什么。我们今天在《论语》中看到的材料，孔子的学生们早就背得很熟了。三年时间到了，同学们各自都有家室要照顾，都有事业要发展，于是，大家抱头痛哭一场，各自回家去了。而子贡又回到坟旁，盖了一间简陋的房子，独自住在里面，再守第二个三年之丧。这就是孔子坟旁“子贡庐墓处”的来历。你看到石碑能不感动吗？守了两个三年之丧，可见子贡对老师的感情有多深。

子贡后来做了大官，别人称赞他，拍他马屁，说他比老师还要伟大，他怎么可能听得下去？他说你们这些人说话到底有没有用心用脑思考呢？你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你聪不聪明了，我的老师“让我们赶不上，就像天空是没有办法靠楼梯爬上去一样”！我们理解子贡的心情，但还是要澄清，孔子本人是不愿意被这样比拟的，他希望人人都与自己一样。子贡对孔子的解读比较重要。他说，如果老师有机会在诸侯之国、大夫之家任职，他要老百姓怎么做，老百姓一定跟着做。他有原则、有方向，还有方法，这是孔子了不起之处。“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一个人活着时，大家觉得能与他生在同一个时代，真是一种荣幸啊。但是，孔子并没有受到当时人的珍惜与重视。才过世没几年，马上就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比来比去，说子贡比孔子好。我们读《论语》便知道，在孔子心中，子贡是一个孩子，需要慢慢成长，慢慢去教育。尽管子贡有他的优点，做官没有问题，但距离好的程度，尚有一段路呢。而子贡也很有自知之明。孔子曾经让他自己和颜渊比较。结果，他说出了那段有名的答话：我怎么敢和颜渊比呢？他闻一知十，我闻一知二。孔子当时就表示嘉许，你是比不上颜渊，我和你都比不上颜渊啊。前一句话肯定了颜渊，后一句话是对子贡的鼓励。这就是孔子。

孔子在乎别人比自己强吗？他不在乎。如果别人比他杰出，比他聪明，他就加以称赞并学习。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从来不会在乎别人比

他在某一个方面表现更好。看到有学生比自己杰出，高兴都来不及呢。所以子贡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像孔子这样的人一旦过世，那真是莫大的悲哀。这样的人，百代难遇啊。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最后说，孔子以一个平常百姓的身份，可以做到《中庸》所说的：“言而世为天下则，行而世为天下法。”孔子说任何一句话，天下人都要设法去记住、理解；孔子的任何行为，大家看到，都要好好向他学。一个平凡的百姓，却成为百世之师，这就是孔子。

尧曰第二十

【第298讲】

这一讲，我们介绍的是《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第二十的第二章。不介绍第一章，是因为第一章全部是历史材料，可能是孔子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不但离我们太过遥远，而且没有直接表达孔子的思想，所以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原文相当长，内容是这样的：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勦。”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勦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张请教孔子说：“要怎么做才能把政务处理好？”孔子说：“推崇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行，这样就可以把政事治理好了。”子张说：“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要做到的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役使百姓却不招来怨恨，表现欲望但是并不贪求，神情舒泰但是并不骄傲，态度威严但是并不凶猛。”子张说：“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顺着百姓所想要的利益，使他们得到满足，这不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吗？在合适的情况下，役使百姓，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想要行仁，结果得到了行仁的机会，还有什么贪求呢？不论人数多少或势力大小，君子对他们都不敢怠慢，这不也是神情舒泰却不骄傲吗？君子服装整齐，表情庄重，严肃得使人一看就有些畏惧，这不也是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说：“四种恶行又是什么？”孔子说：“不先教导规范，百姓犯罪就杀，这叫做酷虐；不先提出警告，就要看到成效，这称作残暴；延后下令的时间，却要求按

时完成工作，这称作害人；同样是要给人的，出手却吝惜，这称作刁难别人。”

这段话的内容其实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子张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至少在《论语》里面出现的他，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将近半个世纪了。孔子对这个年轻学生寄予厚望。子张多次提出很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别人没提过，只有他提了。本章的问题倒不特别，问怎么样从政？很多学生，包括仲弓、子路、颜渊，都问过孔子这个问题。不过，孔子的回答都比较简单，只有这一次特别详细，一一列出尊五美、屏四恶。

要争取拥有五种美德。哪五种？这就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智慧地判断。比如说，我希望老百姓按照我所想的去做，那就一定要能够判断，什么时机让他们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有欲望但并不贪求。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是欲望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中心的，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既然从政，当然就有欲望，但是这欲望不是自我中心的，这样的欲望就不能叫贪求。沿着这个思路下来，泰而不骄、威而不勦，都是以前我们讲君子的时候提过的，君子泰而不骄；讲孔子的时候，形容他威而不勦，温而厉，恭而安，等等。所以，孔子把以前零散的思想综合起来，概括为五种美德，供这个年轻的学生参考。

对四种恶行的归纳则是第一次出现。当你从政做官的时候，就要避免做四种坏事。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一种：不教而杀谓之虐。我教书的时候，常常对学生说，你们要好好准备考试，我先教，我如果没教就考，把你当掉，那是虐，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我如果教过了，叫你准备你不准备，那把你当掉，不及格，就不能怪我了。不戒视成谓之暴，是说，我没有事先提出警告，就要看到成效，这是暴。虐与暴当然都不好了。“慢令致期”意思是，延后下令的时间，比如，我命令你修一座桥，本来一个月前就应该下命令的，但是晚了一个月下命令，却要求你如期完成。命令下晚了，你的工作时间少了，但是完成时间却不能延后，这不是害人吗？故意让别人做不到吗？孔子所说的四种恶行，用现在西方政治学者的话来表达，其实非常简单。政治一定要

想尽办法避免残酷。何谓残酷？儒家认为，从事政治活动，一定要避免残酷。出现残酷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把别人当人来看。像美军在越南打仗，死了五万多人，有必要吗？反正受害的不是我，反正受约束、被管教、坐牢的不是我，或是说，打仗反正没我的事。这就是残酷。所以孟子后来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梁惠王不仁。因为君子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而梁惠王却倒过来了。比如说，我是君子，我爱我的子弟，不忍心他们冒着危险打仗，那么，就要把这种怜悯之心推及别人的子弟，这就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本来没有什么爱心，但是我爱护自己的子弟，我家子弟打仗有危险，别人当兵也同样有危险。这就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梁惠王却反过来做事，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他派兵打仗，打输了之后，就叫自己的长子亲自率领军队再去打。有人说，太子领军，应该可以打得好一点，结果长子也战死了。所以孟子说他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可见，对问题的基本判断，孔孟的认识是连贯的，这也是儒家的基本原则。所以，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推己及人。孟子后来讲得很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呢？我尊敬我家的长辈，继而推广，也尊敬别人家的长辈；我爱护我家的子弟，推而广之，也爱护人家的子弟。

儒家谈爱有差等。我们不要把这个观点拿来与墨家相比。墨家讲爱没有差等，谁能做到呢？爱护我的父母，与爱护别人的父母完全一样，那我的父母怎么受得了？是我把你养大的，结果你照顾我和照顾别人家的老人完全一样，父母心里会多难过！而别人的父母应该觉得很意外吧。儒家认为，爱一定要有差等。人的真诚情感表现出来时，就一定有差等。我和比较亲近的人，感情自然深厚，见面三分情，日久生情，这是很自然的。怎么可以要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是个理想，却不可能做到；能够做到的一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差等的。但是在公事公办时，需要一视同仁。因为这时候，有共同的规范作为的行为底线。在此之外，与人来往，一定要按照亲疏、远近来安排。

可见，儒家思想是合乎人情的；而我们在这里谈的孔子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所谓最后，是说谈到政治，进入了应用领域。思想是一个连贯的系统，它对人生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人的生活不能脱离政治环境而存在。我们再回忆一下，曾经有人请孔子做官，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说，《尚书》有一句话说，好好地孝顺父母，好好地友爱兄弟，把“孝”、“悌”的作风推广到社会上去，不就是做官吗？这是儒家的基本观念。有人说，学儒家一定要做官，“学而优则仕”。这是子夏的话。请问，有几个人有机会做官？做官之后，又有几个人可以真正实现抱负？很少。所以，孔子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这就是为政。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家里面，按照适当的方式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创建合理的秩序、和谐的关系，再把它推广到社会上去。政治不能离开个人的现实生活。这就是孔子崇拜周公制礼作乐的原因。礼乐制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把国家当做学校，把政治等同道德。把国家当做学校，谁是老师？政治领袖都是老师，身教重于言教，至少也是二者并重。把政治等同于道德，所有的政治措施都有道德含义，而不能只求事实上的效果，忽略了道德上的影响力。国家和学校，政治与道德，两相结合，这就是周朝初年周公的理想，显然也是孔子的理想。可见，儒家从事政治活动，目的绝对是为了造福百姓。忽略这个目的，就不是儒家。

【第299讲】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论语·尧曰第二十》第三章，也是整部《论语》的最后一章。它的原文是：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不了解命的道理，没有办法成为君子；不了解礼的规范，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不了解言辞的使用，没有办法了解别人。”

我们念书要有始有终，不但要知道《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要理解这最后一句。它放在书末，并不代表是孔子最后说的话，只是正好放在这里。其实，这句话也很重要。一开头就说不了解什么是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成为君子是一个人、一个读书人的终极目标。《论语》对于君子的描述都非常理想化。为什么要先知道命呢？命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命运，第二是使命。所谓命运，代表无可奈何的遭遇。我生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社会、在什么家庭成长、遇到什么老师、有什么样的朋友，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正好碰上的，这称为遭遇，就是命运。第二个含义更重要。一个人不可能脱离命运，但一定要承担自己的使命。使命就是一生要完成的目标。讲到儒家的使命感，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人性向善，所以使命就是要择善固执，以求止于至善。善就是我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只要我和别人相处，就要创建适当的关系。那么，怎么判断是否适当呢？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他所知道的既包括命运，又包括使命。很多人说孔子通过学《易经》而知道自己的命运。这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他有使命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君子。人的使命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平凡的生命成长为君子。如果不了解人生的使命，何必要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很辛苦的，因为要做到无私。君子与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小人私心太重，总是先考虑自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这样说，不是说小孩子不好，而是说小孩子比较单纯，什么都只想到自己，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君子不同，没有私心，任何事都能够秉公处理。所以宋朝的学者把心分为两种：私心与公心。人应该去掉私心，秉持公心。公代表公开的、普遍的、公平的，这样的心就是无私的，其人的修养必然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只有懂得什么是命，让自己有使命感，才能让自己成为君子。

第二句话“不知礼，无以立也”比较容易理解。在《论语》里，类似的话出现了两次。□季氏第十六□中，孔子问儿子学《礼》了吗？儿子说没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两处的意思差不多。“立”指的是，在社会上立足。要在社会上立足，首先应懂得什么叫做礼？礼这个字我们也强调过，它包括礼仪、礼节、礼貌，一定要由内而发，用适当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真诚情感。如果只有好心、有情感，却不懂礼，如何能表达？有时候，我们会表错情。我本是好意，但是表达出来之后，别人却不理解，甚至误会。学习了礼仪规范，大家就有了共识，知道一个行为动作所代表的意思。所以，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一定要懂得礼仪规范。

最后一句话，“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说明儒家是不能离开人群的。与别人相处时，怎样才能了解对方？如何分辨好人和坏人？我们得从对方的话去分辨。孟子有一个学生，曾直接问他说，老师你和别人有何不同？孟子说，我与别人有两点不同。第一，我知言；第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看来，第一点知言，正是来源于孔子。在《论语》最后一句话中，孔子说，不懂得分辨言论，就很难了解别人。而孟子自述自己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知言。可见，孟子很清楚，他应该接过儒家的接力棒。如何而能知言？如果对方说出一些偏颇的话，就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误区；听见太过分的话，就知道对方的执着所在；对方说话闪烁其词，就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逃避；说话很偏邪，也凸显了他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分辨言论。孟子说，如果不能听言识人就很麻烦，做官一定会出现差错。所有的人际活动都以政治作为最终极的目标。政治活动往往来自于心思，有什么样的心思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从开始就要进行分辨，不能等看到结果再补救、再改善，那就来不及了。儒家很强调知言，听一个人说话就掌握了问题所在。所以，这三句话，都是用“知”来说明的。

《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讲的是学习。而这里讲的是“知”。可见，儒家确实很肯定人的理性；他们认为，通过教育，一个人可以循理而行。只要把道理说得清楚，说得透彻，然后再配合适当的行为表现作为示范，一定有很多人会愿意跟从。儒家不是教条，不是八股，不是封建，不是落后的思想，而是讲道理。《论语》的最后一章，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想要成为君子吗？整部《论语》不都是希望大家成为君子吗？那就要知命，了解了人生的使命，由不得你不成为君子。

也许有人会说，了解了儒家之后觉得成为君子太累，放弃算了。这样说表示你并没有了解儒家对人性的看法。一个人活在世上可以选择去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吗？天下有什么不善不恶的人吗？没有，人生的路只有两条，或善或恶。不选择善，那就是恶了。例如孝顺，只能选择孝顺或是不孝。如果选择的是既不孝顺，也不是不孝顺，那其实就是不孝顺。和父母相处时，既没有孝顺，也没有不孝顺，这个念头就已经是不孝顺了。和父母相处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孝或不孝。和朋友来往也是一样，对朋友既没有守信，也没有不守信，那就说明没有守信。

所以，人生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正确的，另一条是偏邪的。学儒家就是要了解正确的路何在，然后由内而发，透过真诚的力量促使自己走上正确的道路。这就要从被动、被要求，转变为主动去做。这个关键，就是儒家思想的秘诀所在。

【第300讲】

总 结

大家学了《论语》之后，一定会有一些心得。我们首先要想一下，为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者说，我们学习《论语》之后，会有什么具体效果？我们希望《论语》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启发。我们现在重新回顾一下全书开头提到过的孔子思想的特色。

第一，温和的理性主义。此处的理性主义，不用考虑西方人的观点，仅就儒家而言。温和的理性主义是说，每个人都有理性，表现为有学习能力、有选择的要求。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去学习某种道理，选择某种生活。儒家认为，既然人有理性，那就好好学习吧。凡是重视学习、重视教育的学说，都肯定了人的潜能是可以开发的；人是从无知到有知，从不懂到懂，逐渐进步的。

第二，深刻的人道情怀。儒者对每个人是普遍的、平等的关怀。全世界都知道孔子的八字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仔细揣摩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孔子的思路：因为别人和我一样都是人。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是不分阶级、不分背景、不分国籍，也不分贫富的，其着眼点是普遍的人。这样的人道情怀，是全世界都需要的。

第三，乐观的人生理想。我常常建议朋友们一定要在春天读《论语》，因为春天是一个立志的季节，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每年春天都要重新立志。或者，要反思以前立的志向做到了多少？还有什么可以精益求精的？

儒家思想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很多人都想问，到底什么是儒家？《论语》就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其后的发展，有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与荀子。但是，这两个人的观点并不相同。荀子比孟子晚了大概六十年左右，对孟子很不满意。比如，孟子说性善，荀子就说性恶。孟子说的性善，不是性本善，而是向善。他说，人性是一种力量，像火向

上燃烧、水向下流淌、野兽奔向旷野。孟子采用的比喻都是动态的，说明人性是由真诚产生出来的向善的力量。

孟子之后的荀子故意把孟子的性善解释为人性本善，在他的《性恶篇》里曾经四次提到孟子说性善，并把它解释为本善，然后加以批判。

我介绍孔子思想的时候，从来不谈荀子。孟子的向善说，把孔子的思想发挥得很好。而荀子的性恶说则有失偏颇。他受到道家的某些启发，但其系统不够完整，难以自圆其说。荀子有两大弟子，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是秦始皇的宰相。好好的儒家，居然教出来两个法家人物。这说明，荀子的思想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学生走上了偏路？所以，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到底什么是儒家？

儒家有三点外在特色：第一，尊重传统；第二，重视教育；第三，关怀社会。传统代表过去；教育代表未来；社会代表现在。可见，儒家思想对于时间的三个向度，过去、未来与现在，都紧紧地把握着。每个人都活在传统里面，你能不尊重吗？没有传统会有我们吗？每个人都知道，子子孙孙都要靠好的教育。你能忽视吗？每个人都知道，活在社会上，要承担社会责任。这就是儒家的外在特色。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读书人通常都具备了这三大特色。只要念过儒家经典，就会有所表现。

此外，儒家还有三点内在主张：第一，肯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君子。重点在于“可能”两个字。因为人性向善是天生的，人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只要真诚做事，就会发现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

第二点更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如果只讲可能性，那我可能成为君子，也可能不成为君子。但这第二条指出，既然身为人，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为君子，便为小人。这么说算是客气的。孟子是说：不为君子，便为禽兽！成为君子，是无需选择的答案。因为人只要真诚，就会发现不做君子，自己的心永远不得安宁。

第三，当一个人成为君子时，一定会带动相关的人也成为君子。这是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既然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行善，而不影响周围的人呢？孟子为什么极其推崇舜？因为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的父亲不明事理，他的弟弟胡作非为，都是有问题的人。但是舜孝顺父亲，使父亲受到感动，从一个不好的父亲变成慈父。他对弟弟友爱，使弟弟改邪归正，慢慢走上了正途。如果舜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他的德行也不一定这么高。为什么在这么复杂的问题家庭里，德行反而高呢？因为周围的环境正好让他修练，而修练的结果一定影响到相关的亲人。

所以，儒家思想的关键就在于这三点：人人都可能成为君子，人人都应该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就要带动别人也成为君子。

儒家思想与西方观念的立足点完全不同。西方的宗教徒有一种罪恶感，总觉得我没有成为一个好人，心里很愧疚；或者，无论如何，我都难以成为一个好人，因为我的本性有很多缺陷。相对于此，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感，却有一种羞耻心。《论语》就常常强调“耻”。羞耻心，是指和社会标准相比时，觉得自己达不到标准，很丢脸，那就要奋起直追。人如果不学习儒家思想，很容易变成有怨而无耻，就是一生都在抱怨，怪这个怪那个，就是忘了自我检讨，毫无羞耻之心，得过且过。掌握了儒家精髓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先自我检讨，改善自己，并且有羞耻心。

中国历史上有孔子这样一位圣人是我们的幸运。我们今天有机会学习孔子的思想，就要把握这个机会，让自己的生命走向光明大道。所以，我常常说，认识孔子就是认识传统的开始，就是了解人生的方向，也就是正确实现理想人生的第一步。



作者 / 傅佩榮

出版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數碼出版、發行 /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udn 讀書吧 <http://reading.udn.com>

E-mail / ebook@udn.com